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釋

釋常照 著

目錄

一、前言	一
(一) 什麼是真正信仰、真正宗教	一
(二) 般若心經的重要性	八
(三) 般若對修道人的重要性	一五
(1) 有般若的人，才能夠明白，三世諸佛皆以法為師。	一五
(2) 有般若的人，才能夠明白，怎樣行持六度萬行。	一六
(3) 有般若的人，才能夠明白，法有大小乘，世間法，出世法。	一七
(4) 有般若的人，才能夠明白，怎樣斷煩惱，了生死，成佛道。	一八
(5) 有般若的人，才能夠明白，成就佛道的三大要素。	一九
(四) 智慧和知識的差異	二四
二、經名解釋	三一
三、翻譯者玄奘法師求法譯經精神	六五

四、經文解釋	八五
觀自在菩薩	八五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一一三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一四二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一五八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一七〇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一七三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一八七
無苦集滅道	二〇三
無智亦無得	二二〇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	
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二二五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二四二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	
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二四八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二五二
五、後記……………	二五五

一、前言

諸位同修菩薩，非常感謝大家護持，使這次經典研究能夠順利舉辦。

今天要與各位研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這本經是二千五百年前，釋迦牟尼佛在靈鷲山開示眾生的智慧法門。

諸位一定明白，研究佛學的目的，是為了學佛。學佛的目的，是為了斷煩惱、了生死，以至將來成就佛道。

在研究本經之前，我們先來探討幾個問題：

(一) 什麼是真正信仰、真正宗教

首先，我們來明白宗教的本義是什麼？什麼團體才夠資格稱為宗教團體。

宗教這個名詞，一般人認為有拜拜的團體，就是宗教團體；有信仰的對象，也是宗教團體。到底「拜拜」和「信仰」，是不是宗教，我們來探討一下。

拜拜算是宗教嗎？

從台灣的民俗來看，台灣人拜拜的次數實在太多，做生意的，每個月農曆初二、十六，一定要拜門口；養豬的人，一定要拜豬舍；養雞的人，也要拜雞欄。目前一些黃色理髮廳，竟然拜起豬八戒。在鄉下，常看到松樹上綁紅布條，樹前放著香爐，很多村民就拜起來了。如果問他拜的是什麼？他會說拜「松仔公」，如果再問他「松仔公」是什麼？他根本不知道。

目前各縣市的街頭巷尾，到處都可以看到寺、廟、宮、殿、壇、府、堂，如果問堂的負責人，拜的是什麼神？這尊神的歷史如何？他們未必會知道。台灣民俗這種拜法，有的是有信仰意識，有的根本沒有信仰意識。

信仰的意義是什麼？

信仰就要對所崇拜的對象有所仰慕，和有所尊敬。既然有所仰慕和尊敬，就應該效法他們的精神和行為。我們拜關聖帝君，就應該效法聖帝的忠義。

拜觀音菩薩，就應該效法菩薩的大悲。
拜彌勒菩薩，就應該效法菩薩的大慈。
拜文殊菩薩，就應該效法菩薩的大智。
拜普賢菩薩，就應該效法菩薩的大行。
拜地藏菩薩，就應該效法菩薩的大願。
拜十方諸佛，就應該效法諸佛的大慈憫心，救度法界一切眾生。
因此，眾生對於信仰，必定要有效法的意念和行為，否則，就談不上信仰。

信仰和拜拜不同，信仰的人，對他所信仰的對象，一定會出自內心仰慕、尊敬，所以會有拜拜的行為。而拜拜呢，一般是對所拜的對象有所企求，並不是出自內心尊敬而拜，可以說拜拜的意念，多數是出於自私的迷惑心理，也是為自私的貪欲求取。所以有了感應，他們就會拜，一旦沒有感應，他們不但不拜，甚至會將神像毀掉。像這種心思和行為，當然談不上信

仰，更談不上是宗教。

宗教的意義是什麼？

在一般人認為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天主教、孔孟儒教，都是宗教團體。而這些團體，雖然有信仰、有教育、有禱告、有吟詩、有說法、也有唸佛，但是團體裡的信徒，未必有宗教的基本認識。

宗教二字，從字面上解釋，宗可以解釋為本，也可以解釋為主，也可以解釋為「人所歸往的」。

什麼是人的主？什麼是人的本？在人生的旅途上，走到盡頭的時候，人到底歸往何處？

這幾年來，諸位由經典上的探討，知道這個身體是五蘊四大的和合體，是眾緣促成的，是不實在的。有一天，人死了，四大水、火、風、土分散，又歸於空，到那時候再也找不到你了。

相信諸位了解，我們的起居動作，是依賴這個自性，才有思想、念慮、

動作。「性在人在，性去人亡。」因此，人的根本，是天性作主人翁。這個天性，是法界眾生的本源，它遍佈虛空法界。

佛陀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證悟「它」，成佛、成聖、成菩薩；迷失「它」墮地獄、為鬼、作畜生。因此，自古以來，諸佛、菩薩講的是「它」，千經萬典寫的是「它」，「它」無來去，也無大小，非生滅，放之瀾瀾六合虛空，卷之納諸芥子，它在螻蟻，也在屎溺，說也說不成，寫也寫不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它可稱謂心，也可稱謂道；它可稱謂佛，也可稱謂天命。它是人的本性，古來聖人傳的是它，授的也是它。

佛陀將入涅槃的時候，在最後一次法會，向大眾開示。當時佛陀拈花暗示，而頭陀迦葉破顏微笑，師徒在歡歡喜喜中「心心相印」，然後佛陀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不立文字，微妙法門，教外別傳，付囑大迦葉。」

孔夫子以「一貫之道」的心法傳於四配。

邱長春說：「吾宗唯貴見性。」

話說到這裡，相信諸位已經明白宗教的本義。宗教家的責任，是引導眾生明白自我天性。

當初達摩祖師入東土時，以理入和行入的理念來教導眾生。

行入：是四行住。報冤行、隨緣行、無所求行、稱法行。

理入：是藉教悟「宗」。他說：「深信含靈同一佛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達摩祖師的意思，是囑咐眾生藉文字語言來證悟自己「佛性」。也藉文字語言，來引導眾生證悟「真理大道」。因此：

「道」的本意是「通」。「道」的本意是「性」。是通往「自性」之道。「道」的本意是「導」。「道」的本意是「我」。是引導眾生認知「自我」之道。

古來諸佛、菩薩，講經說法不離心、不離性。因此在宗教立場，講經內

容遠離「心」「性」則非真理。

普照禪師說：「不識本心是真佛，不識自性是真法，欲求法而遠推諸性，欲求佛而不觀己心，若言心外有佛，性外有法，堅執此情欲求佛道者，縱經塵劫，燒身煉臂，刺血寫經，敲骨出髓，長坐不臥，一食叩齋，乃至轉讀一大藏教，修種種苦行，如蒸沙作飯，只益自勞。但識本心，恆沙法門，無量妙義，不求而得。」

五祖弘忍說：「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

因此，任何一位說法者，當他登台演法，在演說的內容，假如違背了心、性、佛的真實見地，就可稱謂外道，也可稱謂旁門。因為這些語詞，不能使眾生有正確的途徑可「歸往」，歸往該歸的世界「無極」。所謂「無極」就是斷煩惱、了生死、到彼岸，是涅槃的境界。

因為方針不正確，不能證悟「自性」，再怎麼認真修行，到最後不是落

在善界的天道，就是得到人間福報。因此，真正的宗教，所教育的道理，一定要有聖言量，眾生修行才不會有所偏差，才能真正達到解脫。

所謂聖言量是指聖者所言之真理，佛經是大覺聖者「佛陀」所講的「法」，是隨眾生因緣和根基所說，是為度眾生離苦得到究竟解脫，凡是眾生想成就佛道，都必須要研讀它，必須依照佛法修持。

話說至此，我們可以明白真正的信仰，是以聖者作為對象；好的宗教，也必須以大覺者為主。也唯有大覺者所教，才能使我們找回本心，使我們體解大道。

(二)《般若心經》的重要性

為什麼要和大家研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因為這本經的重點是說明「心」。「心」這個名詞，對修道人來說，實在太重要。宇宙間，自上諸佛菩薩，下至鬼道地獄，都是這個心所化現。所以這個心，在修道的立場說，實在是昇墜的關鍵。無論是上升光明世界，或者墮落黑暗世界，都是由心所

造。所以修道者不能不明白這個心，也不能不親證這個心。

因為心佔了太重要的地位，所以當初佛陀在說法四十九年的生涯中，竟然為這個心講了二十二年。佛陀說法分為五個時段，謂之五時教，即：「阿含十二方等八，法華涅槃共八載，二十二年般若談，華嚴最初三七日。」

佛陀所講的「般若心經」，就是經典中所記載「般若經」其中一部，為了使眾生能夠證悟「般若」，佛陀竟然費了二十二年的時光講「般若」。

根據佛教「天台宗」，智者大師所解釋。當初佛陀在世的時間共有八十年，但是說法的時間是四十九年。在四十九年的說法，分五段時期，謂之「五時教」。用五時說法，來了解佛陀說法的時間如何安排，以剛才所說的這首偈言，來分析就能明白。

當初佛陀在菩提樹下的金剛座上，夜觀明星，得大覺悟，證無上菩提時，嘆曰：「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無師智、自然智，即得現前。」

既成正覺，第一個七日默默思惟，自受法樂，第二個七日至第四個七日，在七個地方共開九會，為十方菩薩，闡述事事無礙，重重無盡的法門。這九會又稱謂「華嚴會」，就是「華嚴最初三七日」的華嚴時。

因為無礙無盡的法門，有很多根基淺的人聽不懂。也有很多聲聞緣覺聽不懂。

既然聽不懂，就不能迴小向大。這樣，小乘聲聞就沒辦法成佛。因此，佛陀流露慈悲心懷，開發權教，也顯露實乘。所以講了二十一日《華嚴經》之後，開始講方便法，總共說十二年時間。這十二年叫「阿含時」。因為講大乘華嚴藏，根鈍機淺的人好像聾啞，聽也聽不進去，聽不懂也不會發問。因此，費十二年時間講了四部小乘教理，來誘導三乘中小根基的人。「阿含」譯中文叫做小乘經，共分為四部：一、增一阿含，二、長阿含，三、中阿含，四、雜阿含。這四部阿含，就是佛陀在鹿野苑說的。經中所談的就是持戒、六根為六賊、十二因緣、四諦法、十善業等道理。這是佛陀演法的第

二個時期。

方等時，就是佛陀說阿含經十二年以後，再用八年的時間說了方等經。在這八年的時間，漸漸引導眾生對中道真理的認識。所謂方等者，就是「方正、平等的實相道理」。因為眾生根基的關係，方等期竟然說了八年。這八年所遺留的經典，就是《維摩經》、《楞伽經》、《楞嚴經》……這幾類經典。佛陀在這八年的時間，漸漸排斥小乘，讚歎大乘，以及褒揚圓覺。佛陀的目的，是要這些只修小乘的人，恥小慕大，而漸入佛乘。這就是佛陀演法的第三個時期。

至於第四個時期，就是般若時。佛弟子既然能夠自我彈斥小乘，漸進中道，又能夠分別大小乘，因此費了二十二年的時間說「摩訶般若」，就是「般若經」。這些《般若經》，由玄奘大師所譯，共六百卷。所謂「二十二年般若談」，就是用二十二年的時間，講空理妙慧。使大乘行者更加成熟，而進入佛境。因為空理比較深妙難懂，因此一些執相的人漸被淘汰，所以又

名淘汰期。這就是佛陀演法的第四個時期。

由此可見佛陀對於「般若」是非常重視。這六百卷「般若經」，包括「金剛經」，以及今日要研究的「般若心經」。

至於法華涅槃時，是佛弟子經過四段時期的引導。因為佛弟子有的被淘汰，有的自我除去小乘，根鈍機淺的人也漸漸進入佳境，智慧也成熟了，已夠程度聞真實法門了，佛陀就在最後八年，二處三會說「法華」，暢談出世法，顯露真實法，會三乘歸一佛乘，令一切眾生開佛知見，然後授記作佛。《法華經》說：「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法華經》授記品：「摩訶迦葉為未來光明如來。須菩提為未來名相如來。迦旃延為未來閻浮那提金光如來。目犍連為未來多摩羅跋栴檀香如來。害佛的提婆達多為未來的天王如來。」

佛陀在圓寂前一晝夜，說「涅槃」大道理，就是大藏經的「涅槃經」。這是為八年聽聞法華，而未開悟佛知見的弟子說的，令諸弟子知「真常之

道」，而後佛陀入大涅槃。

佛陀示寂後，又從棺木起來，再叮嚀一偈：「諸法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然後圓寂。

華嚴宗一位賢首國師，把佛陀的時教，用太陽照大地作為比喻：

一、太陽初昇：先照高山，如佛陀初證，以無礙智慧照大菩薩，所以先說華嚴。

二、日昇轉照：1、初轉，2、中轉，3、日正當中。

1、初轉：接引凡夫外道，教他們轉凡成聖，所以講四諦、十二因緣法，又制定戒律。

2、中轉：接引小乘入於大乘，教心量較廣闊者學菩薩道。因此佛陀講圓覺、維摩、大寶積經等。

3、日正當中：此時太陽已經普照大地，如佛光正照利根菩薩，因此佛陀講般若性空的真理，就是大般若經六百卷。

三、美好夕陽：太陽將要下山，這時又照高山，表示佛將涅槃。因此，重新開示圓滿妙法，就是所謂「人人皆有佛性」。所以佛陀講法華、涅槃。以上是華嚴宗三祖，賢首國師的說法。

道統的傳授，就是佛陀在世最後一日，在涅槃會上付囑摩訶迦葉，成為道統的開端。而摩訶迦葉為「禪宗」的初祖。

至於「禪宗」乃是傳佛心印為宗，故又名「心宗」。

從上面所談的實況看來，佛陀共花了二十二年的時光講「般若」。在這段時期，啟示眾生空理妙慧，叫一些有根基的人漸漸進入佛意的境界。因為實智沒有開發，是不堪聽聞真實法門。因為這種人不會相信真理，不會相信我空、法空的道理。所以般若智開，才堪受佛知見。

因為講般若的時間，幾乎佔去一半。因此，表達道理是最深的，也是最徹底。可見佛陀非常重視「般若」真理。因此也可以了解般若在修道中的重要性。為什麼？因為修行，如果沒有般若智是不能成佛的。

(三) 般若對修道人的重要性

(1) 有般若的人，才能夠明白，三世諸佛皆以法為師。

《大智度論》：「般若為諸佛之母。」《大智度論》是龍樹菩薩所著。他說：「諸佛是以般若為母，以法為師。」因此，佛陀也說過：「我不攝眾，是以法攝眾。」佛陀的意思是，是要弟子尊重法，依法修道。依法修道，便是尊重佛陀。佛陀的意思是，法是我說的，法不是我創造的。因為法是宇宙真理，三世諸佛以法為中心。所以三世諸佛是共同尊重法，因此佛要弟子們以法為師，不是以人為師。是以法修行悟道，不是因人來修行悟道。該崇拜法，以法為主，因為法是不變的，人是多變的。法是有原則，因為法是真理，所以不變。人是多變，人是憑個人的意識、心情、學識，和有限的知見、經驗、是非、分別心，所以多變。因此以人為法是會誤人，也會害法。除非是大覺者，證得宇宙真理的大覺者。不然的話，他所說的，所定的都不足為法，要能證得宇宙的真理，必定要有智慧，就是「般若」智。可見般若

對修道人是何等重要。

(2) 有般若的人，才能夠明白，怎樣行持六度萬行。

《大智度論》說：「五度如盲，般若如眼。」學菩薩一定要行六度萬行。不修六度萬行，是不能度己度人；不度己度人，就無法成就佛道。但是行施六度，如果沒有般若智作為前導，恐怕落入世間法，得到人天福報。換句話說，就不能處無為之道，而計較功德。假如有這種異計心思，是不能做到慈、悲、喜、捨。因為執人我之相，所以心理就不能平衡。計功計德的心思和作為，不是菩薩該有的。如果沒有般若智，不能透視我空、法空的道理，就沒辦法證得六道眾生同體，因此修行才會執功德相。所以一定要有般若智，才能大覺悟，也才能引導布施等五度，入無為的行持。沒有般若智，就好像眼睛失去光明，既然失去光明，又如何向前精進呢？《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要達到無所住，又能生菩提心，廣行六度，一定要有般若智。可見般若的重要性。

(3)有般若的人，才能夠明白，法有大小乘，世間法，出世法。

「法」有大小乘，也有世間法與出世間法。說嚴重一點，有誤人的愚法，也有害人的惡法和邪法。得未來人間福報，有福報法。得三界天人，有天人的果報法。前段有說過，眾生因為根基不同，有深淺，因此佛陀在四十九年度生說法的生涯中，有講深的道理，也有講淺的道理。但是當初未出世前，印度就有外道，傳邪妄的道理。因此，佛陀為了度外道和根基淺的人，所以講小乘法十二年，就是阿含時。再說，同樣的修道，有不同境界，如「天人」、「羅漢」、「辟支佛」、「菩薩」、「佛」。當然這些不同的結果，是由不同的修持而造成。這個問題，在儒家方面也有層次的分別。就是聖人、賢人、君子、善人、有恆心的人，最差的也有假道德的鄉愿。如，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又曰：「有教無類，道不同不相為謀。」在經典的說明，有修道者，結果成阿修羅。也有修道的結果，墮地獄道。也有成天魔，上魔界。為什麼有這種結

果？是因為沒有智慧，修邪妄法所造成。由此可見「般若」對修道人是何等重要。

(4)有般若的人，才能夠明白，怎樣斷煩惱，了生死，成佛道。

修道的目的是為「了生死、成佛道」。但是了生死，必先斷煩惱，因為一切煩惱，正是生死的主因。所以不斷煩惱，是不可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佛陀說：「眾生因為執著五蘊、四大的色身為我，所以才造諸惡業。」這些惡業就是身有殺盜淫，口有惡口、綺語、妄言、兩舌，心有貪、瞋、痴，因此墮落三惡道受生死的痛苦。所以貪、瞋、痴又名三毒，就是毒害的意思。在四聖的層次，無論是將來要成就羅漢、辟支佛、菩薩、佛，必定要先斬斷十惡業，使「藏識」的業種子淨盡。但是煩惱要斷，不是說斷就斷。有人體就有欲望，有欲望就有爭取和煩惱。藏識中業種子不是說要淨盡就能淨盡的。當然也不是漫無目標的修持，說成道就能成道。一定要有具體的認知和修持才能成功，更不是外德的建立，內性就能夠圓融的。諸位一定知道「一惡語

是一惡業，一惡口是一惡緣，一惡念造一地獄，一淫慾成一生死。」有很多修道人做錯事後很後悔，但過二天後又犯了，犯了又後悔。無論怎樣改，都改不掉，不能有顏回的境界「不二過」。為什麼會這樣呢？就是沒智慧去明白因緣和我空的道理。由此可見「般若」對修道人是何等重要。

(5) 有般若的人，才能夠明白，成就佛道的三大要素。

成就菩薩的條件，是要有大悲、因緣、智慧三大要素，這三種條件要完全具備。當初佛陀為什麼講苦、空、無常的小乘道理，就是要使一些初學佛的人，和根基較淺的修道人，首先認定世間是苦，六道的生死輪迴是苦，叫這些人生起厭離心，遠離痛苦的世間，而後才能達到解脫。但是這種自我解脫不是佛陀的本意，佛陀是要那些成就解脫的聖者，還要做救度眾生的工作。做救度眾生的工作，一定要證得大乘佛法。因為小乘只能自度，如羅漢懂得我空，不證法空，所以得到有餘涅槃。有大乘佛法的覺悟，才能做利他的工作，假如一心只求自我解脫，那就是不明白大乘佛法。再說大乘佛法，

是自利又利他。就是在利他的工作上，來完成自利。站在整個修道的立場說，一個修道者不但不可輕視小乘法，更要依賴小乘法為基礎來完成自度，遵照大乘法來度他，由自度與度他的努力，而達到佛道的完成。因此，無論是自己了生死也好，或是度他也好，一定要有智慧深造大乘佛法。佛經常說：「不為自己了生死，但願眾生出苦淵。」這正是大乘菩薩的精神。那麼大乘菩薩的重點在那裡？

在前面講過，菩薩度眾生必要具足三項要件。一、般若。二、因緣。三、大悲。有這三項要件，才能完成度眾生的責任。這三項要件不齊全，當然不能完成度眾生的工作。這三項要件以般若為首，然後才能夠通達因緣法，也順通大悲心願。換句話說，般若慧眼開，就覺悟因緣法，也顯露大悲心願，可見般若是諸法之眼。所謂通達因緣法者，就是了解宇宙人生萬有緣起真相。佛經說：「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比喻人是四大、五蘊的和合體，世間一切物質也是一樣，隨著成住壞滅，最後一切皆空。這正是一緣

生緣滅的真相」。假如能夠透視清楚，你就放得下，不執著也不受環境所縛，也不因為得失、生死，而產生煩惱與痛苦。要有這種境界，必定要有般若慧，不然的話，修道二十年或是四十年，世間一切還是看不破，發生一些小事情，還是會有恐怖和顛倒，以及對問題執著不放。菩薩在人間成佛以前，一定要完成十善的功行，還要完成大悲救度廣大眾生的心願。要完成救度的工作，一定要透過般若智，觀察洞澈眾生的根基和因緣，才能決定以何種道理度他，也才能識別眾生程度，到底是適合何種佛法，這是非常重要的。諸多眾生的因緣和根基各有不同，假如用同一種，我學、我識、我見的道理來度眾生，當然就不能完成平生的大願。假如菩薩要度眾生，但是因緣差而無眾生可度，將來是難成佛道。所以沒有眾生可度是很麻煩的，因為成就菩薩、佛道，和眾生是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平時要親近眾生，多結善緣。有一句話：「未成佛道，先結人緣。」

再說，有的人曾經立大願度眾生。當然因緣好就有眾生可度，可是接觸

了頑固的眾生，難於度化或常常無理取鬧，就心灰意冷，這樣是很難成就佛果。為什麼？因為大悲心不夠，而且對因緣法也認識不夠。

假如有「般若」智，知「因緣」法，也有度眾生的「大悲」心願，這三項條件都齊全了，即使眾生違逆，頑固不順教，或是故意攪和，或是離我而去，就不會悲傷，也不會恚恨不滿。假如有眾生認真修行，也認真學佛，有這種弟子或是同修，當然很高興。其實也不必過份高興，好與壞都是因緣促成。因緣是有主緣，也有副緣，個人的造化是主緣，旁有的人事和環境是副緣。所以好與壞，都不可以過份執著，因為稱讚和傷感都是罣礙，一切該處之泰然。居於上面所談的三大要件為理由，因此，成就菩薩不可沒有「般若」。

菩薩是大悲、因緣、般若三要件具足，才能圓滿大乘佛法，假如有所偏向，便成為過與不及，這樣不算完美佛法。

如偏重大悲心，而不明「因緣義」和「般若義」，雖能做救世利人的工

作，因為沒有般若智，照見諸法緣生、萬相如幻的真諦，難免會從所做的事，和所知的事理，計是計非，執我執法。說嚴重一點，可能因爭功果而心神不事，後來弄得好事未成，反而造了很多過失，而受功德名相所害，這樣就不能做救世利人的工作。

目前有很多不當的論調，產生道業利害參半團體混亂。諸位應該明白《金剛經》說：「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般若是諸法空相，假如修道人偏向空理，誤認一切皆空，不明空中妙有的真義，就不明白因緣和大悲，這樣他所談的空理，更容易落於虛無斷滅空，不能明白空不礙有的真義。同時趣向斷滅，則撥無因果，便沒有罪和福的立論。這樣救世利人的工作就會失掉。

再說，若偏重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心理上會產生各有因緣，順其自然。有這種心理產生，就會失去般若和大悲。甚至不肯修諸善行，也不捨煩惱，不求解脫，這樣一切所學的變成一種學識知見，而成為一般哲學。因

此必要證「般若」，知「因緣」法，立「大悲」願。三要件具足，才是圓滿的大乘佛法。

佛法廣大「般若」最為第一，學道的人不能不明白因緣法，但是沒有「般若」，不能了徹因緣性空的真義。學菩薩的人，不能沒有「大悲」願力，但是沒有「般若」，就不能啟發菩提心。可見般若在佛法中的重要性，因此說明「般若」為佛法的眼睛。

(四) 智慧和知識的差異

當我們了解「般若」對修道人，是比什麼都重要，接著我們一定要明白什麼是「般若」，然後才能夠慎重去會悟它。內心既然顯露「般若」，才能順延而證悟「涅槃實相」。不然的話，修道終生也是空忙一場。到底什麼是「般若」？

《大智度論》四十三說：「般若者秦言『智慧』。一切諸慧中最為第一，無上、無比、無等更無勝者。」

但是所謂智慧者，常常被人誤解。將「聰明」誤為「智慧」。世人對事理透徹，或是思考敏捷，判斷正確，就被人認為是「智慧型」，事實只可稱謂聰明。

無論是「智慧」也好，「聰明」也好，所牽涉的都是「心」的作用。學佛的人，對佛理的參悟是心。聰明人對事物原理的研究、思考也是心。但是一般人對事理研究，有假設、有思考、有判斷，或者有覺知，當然這些都是「心理功能」。而這些心理功能，不是所謂「般若妙心」。

從佛學的八識理論來說明，心是屬於第六識叫做「意識」。八識就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意識的功用，是思考、分別、假設，所以又叫做「分別識」。但是，分別後一定要有判斷、決定、執著，這就是第七識「末那」的事了。因此「末那」又名為「執著識」，又名為「固執心」。由這點的分析，就了解這不是「般若」智慧。為什麼？

因為「分別意識」和「執著意識」人人不同。所以對一件事，三個人同來研究判定，會有不同的看法。為什麼會這樣？是三個人平常所累積的經驗不同的原因。比喻，一古董拍賣場，正在拍賣一件古董，所有的買主所喊的價錢，絕對不一樣。為什麼？因為各人從經驗中所得，對這件古董的價值觀不一樣。牛墟拍賣場拍賣牛時，同一情形。再說，如果有三人同時入山裡，去看一棵傳說中有幾百年的老樹，假使其中有一位藝術家，絕對是以審美的態度去看這棵樹。而物質學家，他一定拿一支尺來量直徑，研究樹的內輪廓，考證樹的壽齡。木材商呢？他一定也是拿一支尺，量樹的直徑，然後算出才數，再決定它的價錢。這三種人為什麼對植物的看法，會有不同的結論？他們是以過去的經驗來分別，而後再作決定。這就是第六的「分別意識」和第七的「執著意識」。學道的人由經驗、學習所得的執著，就是「所知障」。以上這二種心各有不同見解，它不是眾生共有的『般若妙心』。

再說經驗上的「分別意識」和「執著意識」是從那裡來的？當然是從學

習得來。但是學習所得的，分為今生習得的，這叫做「表層意識」。也有無始劫以來所蒙蔽的種子識，叫做「深層意識」。

「表層意識」是當世習染心。人自誕生，漸漸長大，也漸漸學習。比喻，中國人就按照中國的生活習慣學習，西洋人當然是照著他的國情生活習慣學習，將來生活習慣、起心動念，就離不開學習所得的慣性，這就是「表層意識」的習慣情形。再說同樣中國人，但是在不同環境、不同家庭、受不同的教育，長大後起心動念，向外追逐物質，都是不一樣，這就是「表層意識」。

「深層意識」，是累劫以來，每一世的生活經驗所殘餘的影像。每個人假如「表層意識」暫時停止活動的時候，「深層意識」的種子影像就開始活動了。這時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起心動念和動作，有時念頭所生的，覺得非常可怕，也有時覺得非常可笑。如佛陀有一位弟子叫憍梵波提，由於過去世，見一無齒老僧念佛，譏笑他如牛吃草，並學他的動作，因此報了五百世為

牛，報了一萬五千年。後來雖然出家，也證得果位，但是餘習未盡，稍有空閒，口中就有牛食草的動作。

佛弟子中一位難陀尊者，是佛陀同父異母的弟弟，他是往昔惟衛佛出世在世間時的國王，當初這位國王有五百夫人服侍。有一天，國王聞法發心修道，那時五百夫人也發心，後來在國王的身邊得解脫。後來這位國王轉世為難陀，而五百夫人就是當時出家的五百位比丘尼。難陀因為累世的色欲習染，當他入講堂，兩眼都向女眾先看看，這種「深層意識」的影像，是人人所有的。但是有的善，有的惡，而這種對待善惡心，不是『般若妙心』的流露。

假如諸位對於佛學中的「唯識」有研究的話，就應該清楚人的意識中是非常複雜，分為「心王」有八識，「心所」有五十一種。但是「心王」和「心所」不是「般若妙心」。

至於「般若妙心」必須透過心經的研究，才能夠完全明白。而所生起的

心念和行為，才不至於落在對待的善惡中。

二、經名解釋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經名，也可稱謂經題。共有八個字，而這八個字可以分為四段來解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有人說：經題不是正文，所以不必解釋。事實經題是一種綱領，假如經題的本意能夠明白，就能夠了解經中內容的大意。如整理魚網先提其綱，眾目自伸而整齊。衣執其領，則全衣筆直。再說經名，有以人為名，如《阿彌陀經》、《維摩詰經》。以法為名，如《涅槃經》、《法華經》、《般若經》、《金剛經》。也有以人法共為名，如《六祖法寶壇經》、《仁王般若經》、《仁王護國經》。其他還有共為七喻。

般若：是名詞是指「法」的意思。要讀梵語「般若」，因為印度人自認為是色界大梵天的天人，下凡降世人間，因此自稱印度民族的語言為梵語。「般若」假使勉強翻譯，是可稱謂「智慧」。但是用智慧的字義，當做「般若」就不對了。在前言曾經講過，假如譯作智慧，會被人誤會是一般聰明。

所以自古以來翻譯經典的諸大德，就保留原音，只有保留原音，才能保留原意。因為華語找不到相當名詞可以代替，只有勉強說為智慧。但是以智慧來表達般若，似乎又太牽強。

《大智度論》說：「般若定實相，智慧淺薄不可以稱。」因為世人已將聰明當做「智慧」，若將般若翻譯為「智慧」，可能會被混淆不清，這樣就失去「般若」的特殊意義了。

自古以來譯經的諸大德，如唐玄奘、鳩摩羅什、安世高、不空、義淨等大德，他們譯經時有五大原則，佛學上稱謂「五種不翻」。

一、多含不翻：就是一種名詞，但是有多種意義。如婆伽婆（佛的尊稱）含有六種義，自在、熾盛（光明）、端嚴、名稱、吉祥、尊貴。南無阿彌陀佛，譯為皈依、無量光，亦可稱無量壽的大覺者。所以翻譯一種名詞，就失去其他的意思，若全部翻譯實在太長了。

二、尊重不翻：就是恐怕翻譯後失去本意，所以尊重原有名詞。如「般

若」，就是為了保持原義，所以不翻譯。

三、順古不翻：就是順於古例。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類。

四、祕密不翻：就是咒語。因為咒語有祕密的本意，如「往生咒」、「大悲咒」、「楞嚴咒」等皆有神祕作用。

五、此無不翻：如菴摩羅果，是印度一種水果名，可是中國並沒有這種水果，所以不翻。

「般若」不翻的原因，就是屬於尊重不翻。其實「般若」可譯為「妙智慧」或是「真智妙慧」，就可以分別世上所稱的「智慧」。

世上雖然很多有智慧的人，如科學家、哲學家、大學問家、藝術家，這幾種人都是世間所公認有智慧的人。但是這幾種人的成就，對世人的造福來說，實在未臻完善，甚至有些利害參半，有利有害。

所謂未臻完善者，如哲學、文學、思想學說，再怎麼盡善盡美，總不能令人「明心見性」了脫生死，獲得究竟安樂和幸福。

所謂有利有害，如科學家發明電腦、飛機、浮游火車、有線無線電話等等，這些都給人類帶來很多方便。但是科學家也發明了很多禍世害人的武器，如核子武器、原子炸彈、生物武器、化學武器、鎗、炮、飛彈等等，這些都會製造人間巨禍。

再說科學家帶來工業革命，因工業的發展，而帶來工業污染、生態變化。所謂工業污染，就是污染大海、河川、空氣、破壞臭氧層。（臭氧層就是地球上方的一個氣層，大氣層是從地球表面開始，可區分為對流層、平流層、臭氧層、中間層和電離層。臭氧層是在平流層上，中間層的下端，大約在地球上方十六至三十二哩的高空。臭氧層對人類及一切生物的生命非常重要，太陽強烈的紫外光，使天然的氧分子分裂，再組成臭氧分子。從氧分子變化到臭氧分子的過程，消耗了大部份的紫外光，否則紫外光全部照射到地球，會嚴重傷害到地球的一切生物。人受到紫外光照射，最容易感染皮膚癌。這幾年生皮膚癌竟然增加七倍，前年美國有五十萬人。）工業帶來酸雨

的下降也破壞生態，因生態變化，而導致氣候寒熱變化，也導致山林火災的發生，這些災害都會造成人間巨禍。

因此，世間所謂智慧結晶，事實是一種邪正兼雜，利害參半。而本經所談的「般若妙智慧」，是宇宙真理，是人的天性，本來具足的無漏智慧，完全由真心流露出來的，是人間最真實，甚至純淨無染。人們能夠用它，不但可以斷惑證真，離苦得樂，將它發揚光大，更能普渡眾生超出生死苦海，也能使人間成為一片淨土，這就是「般若妙智慧」的特色。

《大智度論》說：「般若者，一切諸智慧中最為第一、無上、無比、無等、更無有勝。」

再說明詳細一點，通達有為的事相為「智」。就是能夠堪破世間諸有為法。先從自己身上談起，就是能夠徹底明瞭，自己身體乃是四大、五蘊和合。是由父母精血所造成胚胎而生，由一切物質養活而長。而精神方面，是四蘊遷流，剎那多變，無實我存在。外境一切形像，山河大地，繁華都市，

複雜人群，皆是緣起幻化，沒有真實，也沒有實我。

地球上地形地貌，因外來因素，地震、火災、水災、颱風、戰爭，都會使外形變化，甚至破壞。地球壽命再長，一定經過生、住、壞、滅，然後再由滅而空。人因生、老、病、死的法則，經孩、童、少、青、壯、中、老的遷流而死。死後，我們就從這個世界徹徹底底的消失了，這些幻化物體，能夠堪破實相，才能夠稱謂一位大智者。

通達無為空理為「慧」，就是覺悟「佛、眾生」本無差別的真理，證悟六道眾生人人有具足「真如佛性」，才算是一位有慧的人。但是這種慧不是來自文字的理解，因為理解會產生見仁見智的看法。所以學佛不求理解，只求證悟。理解是一部份來自今生所學的，所謂「先入為主」，另一部份是前世學識種子的流露。證悟是透過文字、言語後，有所領會，而後再體悟世道的遷變、人間無常，一切皆幻化不實，然後再證悟那真常不變的「真理」。證悟真常不變之道，一切的流露，完全出自性體，那才是真實的「智慧」。

再說「智」就是明白外境諸法，「慧」是明白內在我「心」，又能斷惑證真。總而言之，就是對於在世法，出世一切諸法都能徹底明了，又能在生活中無染、無著、無障礙。

「般若」又是什麼呢？「般若」就是諸佛、菩薩親證諸法實相的一種「圓明本覺智」。也是離了一切迷情妄相的「清淨無分別智」。也可說通達一切法自性本空，本無所得的「真實無相智」。這些實相本智，唯佛與佛之所能也。莊子說：「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學佛的眾生，到底怎樣才能夠達到佛的境界？諸位都知道，「真理」是宇宙的實體，將真理的「實相」顯露於語言，向眾生說明，唯有大覺悟真理的人，才能做到的。大覺者所證的就是實相，將實相以語言向眾生說明謂之言教。而這些語言由弟子筆錄謂之「文字般若」。眾生雖有與佛同體的「般若」，但是眾生與佛的境界差別很大。我們想證佛境界，一定要透過「文字」言教，而後依文字起「觀照」、「參悟」、「修持」，而達到實相

證悟。這三種程序，在儒家研究學問是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顯露於文字的語言，雖無「般若實相」，但有般若實義，因此謂之「文字般若」。觀照已生起智用，故可稱謂般若，就是「觀照般若」。證悟是宇宙真理實證於心，故謂之「實相般若」。所以般若分為三種，第一是文字般若，第二是觀照般若，第三是實相般若。

一、文字般若：就是諸佛菩薩，證理體實相後，藉語言、文字、動作，開導眾生，叫眾生能夠解悟。文字語言雖無般若實相，但是有般若的義理，而這些義理，能使眾生開智慧，所以叫做「文字般若」。再進一步說明，凡是大覺者、佛陀、大菩薩所說的一切言教、動作、內容有意義，能令人理解而開發智慧者，都是「文字般若」。就是一代祖師有拳打、腳踢、棒打、喊喝，這一類，可令人開悟，都是「文字般若」之一。

佛陀在世，拈花動作是「文字般若」。在舍衛城，從乞食至敷座而坐的諸動作，也是「文字般若」。當然，四十九年說法都包括在內。

至於祖師們的動作，簡單舉二例：

隱峰禪師在馬祖道一的住處掛單，有一次推車時，馬祖故意伸腳在路上坐。那時隱峰說：「請師父收腳。」馬祖說：「已伸不縮。」隱峰就說：「已進不退。」後來隱峰真的推車把馬祖的腳碾過。這種有刺激性的動作，他們二位是有默契，不是第三者能明白的。

趙州古佛有一次叫所有的僧眾去作田務，自己關起廚房煮飯。但是故意將廚房放起火來，他不肯出來而在裡面大喊「救命」、「救火」。那時大家趕來救火時，他死也不肯開門，當時，他向大眾說：「你們說對了，我才開門。」大家目瞪口呆，不知怎樣才好。於是，南泉把鑰匙從窗口送進去，趙州才開門出來。這二個公案留給大家吧！

二、觀照般若：就是由語言，文字上起了智參的作用。觀是洞察理的真實，照是明了的作用。就是法必起觀，才能明了。照也可以喻光，無智慧如黑暗，難見事物真像，智起觀照則見諸事物實相。起觀而照了諸法，也才能

明白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進一步說明，就是從聖教中的道理，依理體認、實修，中間所有的功力、行持，謂「觀照般若」。

宇宙萬象乃是緣起而有，故謂之緣起法。在諸緣起法中，有促成緣起的主體真理，謂之「實相理體法」，簡稱謂之「實法」。

大覺的佛陀，觀察眾生在諸因緣中迷悟不同、蔽染不同，所以在言教演說諸法門，來誘導眾生，進入「實相理體」。因此，學佛的人一定要有觀照，和體驗行持的功行，才能夠在諸法中證實「真如理體」。

一般人觀察事相、物體，總是只看它的外表。這種外表上的感覺，往往會產生錯的認知。比喻玻璃、水晶、鑽石，從外觀上看，形色是差不了多少，假使以觀照工夫，就能夠徹底明了。所謂「竹有竹體，梅有梅形。」因此，修行人在諸法中不起觀照，是不明白「諸法無常，是生滅法。」既然不能透視「諸法無常」，是不能證得「實相真如」。再說自聞法以來，一定聽了很多的道理，假如不用觀照的工夫，是不能徹底明白所聞的法是正是偏。

如達摩度神光，黃帝拜廣成子，順治出家時，都有很多的出入。既然歷史都會說錯，那麼一般道理也會說錯。因此沒有觀照，就產生道聽塗說，誤信誤修的事了。

三、實相般若：實相者就是諸法中的「真實本相」。諸法有相，因為諸法緣起，故有生滅之相，既有生滅，即非實相。如四季春、夏、秋、冬，即顯季節無常相。人的生、老、病、死，也是輪迴無常相。花開花落當然也是無常變化相。因此，大地一切幻化稱謂假相。《金剛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什麼才是「實相」？「實相」無相。既是無相，當然不能以言語表達。因為無相的實相，無體積，無方所，所以不能說有說無，不能說大說小，當然難以比較，也難以測度。它不可思議，也不是心理感覺。說真的，要說明這麼深的道理，是很困難的事。只有達到佛的境界，才能夠會見「諸法實相」。《金剛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經說：「實相無相無不相。」「實相具足恆沙功德相。」就是宇宙諸法相，都是「般若實相」所顯之相，所以稱謂無不相。「它」可顯黃花之相，也可顯翠竹相。可顯黑暗地獄相，也可顯光明天堂相。可顯人間富貴相，也可顯人間貧賤之相。可顯菩薩相，也可顯魔鬼相。

龐婆說：「百草頭上如來性。」正是這個道理。

再作比喻：水本來無相。滲入糖粉，成甜性水。糝入鹽份，成鹽水。可染成青色，也可染為紅色。可成方形，也可成圓形。這樣，水就無不相了。若將外來雜物取出，就恢復其本相。

「實相」非諸法相，既然不是諸法相，但是「實相」非空。實相造化諸法相，但是不離諸法相，故稱妙有。若言有，則難觀其實相。若言無，宇宙萬象諸法，皆是「它」的顯相。因此稱謂「實相無相無不相」。

所謂證「實相般若」，就是與道默契。也是成就佛道，才能知其實體。

禪宗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今日在求法的程序，雖然要由言教、動作的文字般若，而起觀照。再由觀照，證得「實相如來」。但是「如來實相」，絕對不是以語言可以陳述的，經典說：「言語道斷。」若將奧妙常掛口中，那就不妙了。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莊子說：「得意忘言。」

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這幾位聖者的境界，正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

莊子說：「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法華經》：「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下面一段公案提供諸位共參。

《五燈會元》：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女散花而讚歎。須菩提說：「云何讚歎？」諸天女回答：「我等敬重尊者善說般若。」須菩提說：「我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女回答：「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般若。」

達摩祖師當初奉師父般若多羅到東土傳道，當然他的師父也交代過什麼時候回去天竺。有一日，達摩覺得是離開東土的時候了，於是叫他的弟子們來到面前，要各人說出學佛心得，也可驗出實證的弟子，以便傳授正法、衣鉢。其中一位弟子名叫道副先說：「自學道以來，我所了解的，不執著文字，也不捨棄文字，要把文字當做一種求道的工具。」達摩聽後，便說：「你得到我的皮。」

有一位尼總持說：「學道以來，我所了解，如慶喜看佛國，時見時不見。」意思是略有所悟。達摩聽後說：「你得我的肉。」

有一位名叫道育說：「四大水、火、風、土，本來是空，五蘊色、受、想、行、識，也不是實有。依我見解，無一法可得。」達摩回答：「你得到我的骨。」

最後慧可行了一個禮，仍然站在那裡，說也不說，動也不動。達摩說了：「你得到我的髓。」後來正法、衣鉢傳給慧可（神光）。

總而言之，欲求證「實相般若」，必要盡心聽聞言教，或是閱讀經卷而開發智慧。這種由文字所開發的智慧，就是「文字般若」，又名聞慧，又名理解。而後依所悟的道理，實際上去體驗、修習、行持，這就是「觀照般若」，又名思慧。行持、修習、正是儒家所謂「篤行」。諸位一定要明白學佛的第一個目的是學修持，不是學說法，修持與了生死才是關鍵處。由觀照修持工夫的深造，有一天，一旦豁破無明，那時候親見本來面目，叫做「實相般若」，又名修慧。中庸所謂「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人的自性本來就是虛明不昧，因此謂之「實相般若」。學道的人，依真理進修，所行和所了解處處相應，時時相應，就是「觀照般若」。而進修的道理，由聖教開發，也是發自自性智的實義，就是「文字般若」。

以上所談有關般若的道義，雖然分為三種般若，這是不得已的，為了誘導眾生開發「實相般若」，所以才勉強分出層次。但是在三種般若中，以

實相般若為主體。因為實相般若就是吾人的真心，又可稱謂「大圓鏡智」、「法性」、「佛性」、「如來藏」、「法身」。此「心」本無一切生滅，可是由於無始劫來的無明和虛妄的習氣，因此在六塵境界迷戀取著，妄造諸業，以致在輪迴中生死眾苦沒有窮盡。今日我們有緣深入經藏研究，一定要好好由文字起觀照，好好用功，打破一切迷妄執著，才能親證「實相般若」，那時就沒有什麼生死煩惱可說。

話再說回來，大家為什麼要修行，當然是為了成佛。但是如何才能達到佛界地，當然要有般若智，假若無般若智，就好像船在大海中航行，沒有羅盤，船沒有羅盤，就在大海中漫無目標的漂浮、徘徊。學道無智慧，想要渡生死的逆流，是非常困難。我們就是自無始劫以來，缺少「智慧」，所以到今天還作六道苦海中的流浪漢。今生如果沒有智慧，未來前途就不堪設想，成就佛道也是非常渺茫。因此，有「智慧」才能達到免生死、免輪迴、沒煩惱的彼岸。也才能夠成就佛道。完成佛道，就是到達那免生死的世界，經中

稱之為波羅蜜多。

波羅蜜多：也是梵語的一種。在印度的語言上，表示一項工作已完成，或是達成目的，就叫做波羅蜜。因此，諸佛菩薩以智慧修持，而達到究竟涅槃，叫做「波羅蜜」。一個凡夫在生死的逆流，有智慧度過中流，到達免生死涅槃地，叫做「波羅蜜多」。「多」就是中文「了」的意思。在一般經書的翻譯，把「波羅蜜多」翻為四種意義，一、波羅譯為彼岸，蜜多譯為到了，合而言之謂之彼岸到了，但是順話說就叫做「到彼岸」。二、翻譯為「度無極」。三、翻譯為「遠離」。四、翻譯為「究竟」。

一、「到彼岸」：以文解義，就知道和舟筏有關係。就是過渡的人，從此岸欲登彼岸，必靠船度，才能夠渡過中流，登上彼岸。因此，「到彼岸」喻眾生沈迷於生死的此岸，一定要靠「般若」船渡脫，才能登上不生不滅的彼岸。

六道眾生受貪、瞋、痴三惑所迷，所以沈淪於生死苦海，如果想求解

脫，不得不以「般若慧」的功力，來消除無明煩惱，才能了脫生死痛苦，到達究竟安樂的境界。

再說人間六道為什麼有眾多痛苦，就是由於愚痴、無明、迷惑，對於我及環境產生執著，因執著自私而造諸業，因此沈淪在六道生死苦海之中。然而眾生在痛苦中，還是迷惑、執著而再造諸業。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可是有幾人肯回頭？由於沒智慧，覺悟人生是苦，六道輪迴是苦報，所以不能解脫。有些人是有所覺悟，但是因為缺乏「般若」，因此沒有力量和勇氣，消滅無明煩惱。在修道的歷程中，一方面造功德，可是無明煩惱不能斷，雖名修道，可是空勞一生。有的雖然認真修行，但是缺乏「般若」智，觀念偏差，雖然小有成就，但是還是難脫三界，再受輪迴之苦。因此，要達到涅槃，究竟彼岸，必須靠「般若」，開悟本心，而獲得解脫。

為什麼六道界地叫做「苦海」？諸位都知道，茫茫大海一望無際，尤其是大海中猛浪不停，喻眾生生死在六道中的痛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

業報未盡，另一業報又生。眾生墮落生死輪迴痛苦中，也像墮落大海中，那種痛苦難以形容。《法華經》說：「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因此，必須借「般若」船來救渡，才能免沈淪於苦海中。

總之，能斷除煩惱、了生死、證寂靜涅槃，就是彼岸到了。若不能斷除煩惱，就不能了生死，也就不可稱到彼岸。彼岸是菩薩究竟解脫之地，也是眾生已經超生了死之境界。

二、「度無極」：如果能夠依「般若」慧的開悟、修持，就能夠了脫分段生死，和變易生死。在這二種生死痛苦中，度脫無餘，叫做「度無極」。人間所尊稱的智慧結晶是有極限、有對待、有利、有害，是不能叫人類到達了生死的境界，也可能製造人間巨禍。但是「般若」智慧，能夠使眾生解脫分段生死，也能夠解脫變易生死。在六道中，眾生一次一次輪迴，生而死，死而又生，叫做分段生死。如果死後生到畜生，這算一段。離了畜生，生到人道，這又是一段。有時生為天人，又是一段。眾生這樣轉來轉去在六道中

叫做分段生死。

變易生死，就是聞法後，對於思想觀念有所改變，而漸進菩薩道的修持。好比在學中雖名為學生，但是一年一年思想與認識逐漸進步，小學到國中，高中到大學，在思想和學問漸漸成熟，行為漸漸穩定。眾生初修行時，對於佛法什麼都不懂，甚至什麼是正法、非正法、愚法、不愚法、大小乘法，也不了解。因此，在信仰學道上，自然會產生偏差，所以一定要認真用功研究經典、聞法，一年一年的用功，自然轉迷信入正信，轉小乘入大乘，由執相而去相，這叫做變易而至于生死。應度的度盡，如本經說「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到極盡無餘，叫做「度無極」。

三、「遠離」：眾生輪迴六道，受盡痛苦的原因，就是顛倒、妄想、自私、執我，因此造業受報受苦。能用「般若」起觀照，知道一切萬象皆是緣起性空，諸法無我，自然能遠離一切顛倒妄想，因此叫做「遠離」。

四、「究竟」：學佛的究竟目標，是為了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但是這一

里程並不輕鬆，是非常艱辛遙遠。因此，諸菩薩必須隨時隨地，上求佛道以自利，和下化眾生以利他，而成就一切功德，達到究竟圓滿。

學佛的人，一定要依般若修行，才能親證實相。親證實相才能了生死，而達到究竟解脫安樂境地，這樣才算是究竟。假如學佛的人，不聞法、不觀經、不參悟、不觀照、不探討，就不能明白實理，既不能明白實理，又怎能證實相般若。

再將「般若」和「波羅蜜」合併說明。「般若」就是自性妙智慧，我們能夠將它發揚出來，不但能夠度盡愚痴迷妄，也能滅除貪瞋煩惱，遣盡妄想顛倒、無明惑業，度一切苦厄，離生死此岸，得到自在涅槃的彼岸。就「文字般若」說明，是有慧明、慧眼、慧劍、慧根的實質。也是說明思慧、修慧、空慧、觀慧、平等慧、無生諸實義。從「觀照般若」說，有觀照就能分別諸法相乃緣起，幻化不實，也能夠解悟實相平等之理。就「實相般若」說，般若是實智、聖智、大圓鏡智、一切種智等等同體異名，這些都是證悟

真如理體之稱謂。一切菩薩摩訶薩的一切圓滿功德，都是乘「般若」舟筏，到達解脫涅槃之岸，而獲得常樂我淨。

菩薩在上求佛道的自利，和下化眾生的利他工作，當然是離不開六「波羅蜜」的行持。所謂六「波羅蜜」者：

- 一、檀波羅蜜——譯中文為布施。布施的目的在度慳貪。
- 二、尸羅波羅蜜——譯中文為持戒。持戒的目的在度毀犯。
- 三、羼提波羅蜜——譯中文為忍辱。忍辱的目的在度瞋恨。
- 四、毘梨耶波羅蜜——譯中文為精進。精進的目的在度懈怠。
- 五、禪那波羅蜜——譯中文為靜慮。靜慮的目的在度散亂。
- 六、般若波羅蜜——譯中文為智慧。智慧的目的在度愚痴。

波羅蜜既要具足六種，為什麼本經只說明一種？因為「波羅蜜」的工作進修有主行和副行。六度是以「般若」為主，其他五度為副。可以說有般若智，自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也可以這麼說，「般若」是其

他五度的眼睛。其他五度一定要受「般若」攝持，受「般若」鑑別觀察，才不致於盲修瞎行，而落於三界六道受報。因此經云：「五度如盲，般若如眼。」因為時間的限制不再作詳細說明。

心：心的名詞說來非常錯綜。一、心臟。凡是有生命的動物都有。心臟是器官之一，它主持血液循環，使生理達到正常化。二、精要心。是一種比喻。般若經共六百卷，本經是般若精要，為諸般若的中心，所以叫做「心經」。三、思慮心。這個心是最複雜的，由見、聞、覺、知所發生，有思考、研究、分別、假設、決斷等等的心理妄想，叫做思慮心。內中又包括一切無中生有的複雜念思。這思慮心是離不開六塵緣影，乃是受色、聲、香、味、觸、法影響而有的。這個心也叫做妄想心，在修道的立場是要去除的。至於本經重點，是闡明「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這個「心」是三世諸佛所傳摩訶般若的實相體。這個「心」在本經謂之「實相」。《華嚴經》謂之「一真法界」。《楞嚴經》謂之「妙真如性」。《涅槃經》謂之「常住佛

性」。而禪宗謂之「正法眼藏」、「西來意」或「主人翁」。其他經典又稱謂「如來藏」、「法身藏」、「真如覺性」、「天真佛性」、「真如心」。老子稱謂「道」。儒家稱謂「理性」、「明德」或「良知」。

以上所列出就是一「實相本體」的假定名詞，也是本經所要闡述的心要。這「實相體」以「涅槃」義說，叫不生不滅。以「真如心」說，叫做無妄不變。它就是吾人真實、常住、不變、不生、不滅的「心」。那麼它究竟在那裡？它像什麼？當然不是語言可以陳述的。因為「它」無形、無相、無聲、無臭，不是青、黃、赤、白，不是長，不是短，不是大，不是小，也不是有，不是無。同時又是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可是它遍佈虛空法界。雖無形相，可是它創造森羅萬象的宇宙，也創造六道眾生，及聖、賢、仙、佛。說大，它縱貫古今，以及未來。橫佈四方上下。說小，納諸芥子、螻、蟻、尿溺之中。它不在內，不在中間，無方所，無來去，無蹤跡，所謂「內外中間一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可以說，它具有無上無能勝的威力，可稱為萬

能。傅大士說：「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物主，不逐四時凋。」總而言之，它雖無形相，但是顯現諸形相，又超越形相。雖無聲無臭，它又超越感官知覺見聞。

這個心就是佛陀說的「如來智慧德相」。它在凡不滅，在聖不增，眾生悟則成三德——一、法身德，二、般若德，三、解脫德。眾生迷則成三道——一、煩惱道，二、業道，三、苦道。今日學道，是為了明白它，了解它。悟道也是為了覺悟它，得到究竟解脫。話說這麼多，諸位聽這麼多，「心」究竟是什麼？它長得什麼樣？

慧能大師說：「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乎。」

神會回答：「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

慧能大師說：「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個知解宗徒。」

由慧能大師的啟示，「心」是離言說，不能用嘴講，口說不是一本心」。就是你證悟了，也不是可以開口說明的。一開口就錯誤，因為言說的不是心。

在前言內容曾經說過「心」不是指心臟，因為心臟主持血液循環。當然也不是有思考的大腦，因為大腦是物質，只是做心的工具。比喻人死了，大腦並沒損壞，但是不能發生作用。也不是表層意識，因為表層意識是當世習心。也不是深層意識，因為深層意識是過去生的業種子。本經所講的「心」，在語言上、文字上，也已經講得很多。這些名詞只是給諸位增加一分知見、一分認識，這是學佛必須的過程。事實上我們應該明白本「心」，不是來自文字知見，也不是文字上理解，是由內心的證悟、內心的實證。但是實證不是思想上的推敲、猜測。因為證悟了本「心」，便能「見性成佛」。想要證得本心，一定要自悟，誰也幫不了忙。不可錯雜用心，更不可在日常生活上多攀緣。因為攀緣越多，雜念越多，識心越多，這些都是蒙

蔽，對修道人來說，那都是障礙。說嚴重一點，有時學識上的知見，反成為悟道的絆腳石。因為那些學識知見，可能成為是非爭論。善惡也不可執著，在《六祖法寶壇經》有記載，慧能對惠明說：「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鴻山告訴智閒說：「將你學的，所記的，一概不談，如何是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逼得智閒無話可答。後來去香嚴寺，苦參數年，才由大疑、深疑，而獲得大悟深悟，悟「本來面目」。

再將般若波羅蜜多心合起來說明，修道人依照「般若」修持，才能夠度脫生死苦海，到達涅槃「彼岸」，所以叫做般若波羅蜜多心。又實相「般若」就是「涅槃」，「涅槃」也是「真心」，因為涅槃者不生，槃者不滅。「真心」就是不生不滅，所以稱謂般若波羅蜜多心。

經：就是佛陀所說的教法。在一般對於經的解釋，都分為通題和別題。所謂通題，就是由佛所說的法，而記錄貫穿裝訂叫做經。如《金剛經》、

《法華經》、《涅槃經》、《般若經》等。所謂別題者，就是不同的名稱。比喻說，般若波羅蜜多心，就是本經的名稱。比喻《般若經》，以般若為名。《涅槃經》，以涅槃為名。不同名稱，所以叫做別題。

經：梵語名為「修多羅」，譯中文叫做「契經」，也可譯為「線」。為什麼名為契經？就是契機、契理的意思。就是上契諸佛之理，諸佛之心。一切言教皆從佛大悲心流露，所以稱謂契佛心。下契眾生之機，就是一切言教，應眾生根基而說，尤其是句句皆引導眾生入正理。契理契機，才可稱謂正道。能夠開悟眾生不同的根基，而漸入聖智，才可稱謂正理。假如道理非常好，但是不能契合眾生的根基，是不能稱謂契經。佛陀在世時，講經四十九年，說很多法要，句句皆針對眾生的根基，對治眾生的病，救度眾生達到了脫生死，所以講了八萬四千種不同的佛法，來開發眾生不同的根基。因此，契機就是契合眾生的根基，叫眾生聽了以後，能夠信受奉行，由奉行而到解脫。

假如契理而沒有契機，就像俗典，如封神榜、三國演義，這類書，雖然有提倡道德，但是所提到的只是皮毛道德的說明。內容雖然有善惡報應，可是讀者無從著手行善止惡。目前一些歌曲，如愛國歌曲、抒情歌曲、流行歌，這些歌曲是契機而不契理。當國家多難時，愛國歌曲可振奮人心，而抒情歌和一些流行歌，大部份會挑逗男女色慾心念。因此，這歌曲契機而不契理。

佛陀說明的「法」，能打動眾生內心深處，眾生依法修持，就能斷煩惱，了生死，得解脫，不但契機而且契理。因此佛經，才夠資格稱謂契經。再說契經，就是契合諸佛之理，又是流傳千古而不變。所謂「三世同尊，十方不易。」這才是真理，才能夠尊為經。隨時代世情環境而改變，就不是真理，就不可以尊為經。再說真理是普遍性、穩當性、必定性、不變性，處處適應。無論男、女、老、幼、貧、富、貴、賤，都能研究，都可以修，可以學，才叫做法，叫做經。經是「萬古不變，其言謂之常；天下共

遵，其道謂之法。」

經用精義說明，就是「真理」。因為它是由證悟宇宙真理的大覺者佛陀所顯揚的法要。而這些法要，可以叫做真理，也可稱謂經。經可以包括下列幾種意義，就是徑、修、貫、攝、常、法、鏡等等。

徑：就是路徑，是成就佛道所應經由的路徑。我們要成佛一定要相信佛的言教，遵照佛陀言教去施行，所以叫做路徑。比喻說：眾生在生死此岸，如果能遵照般若心經的經義，來體悟自性空理，求證實相，就能夠到達涅槃彼岸。這個修行程序，是大覺者所走過的。因為大覺者是由體悟真理性空、實相，而修成佛位。我們遵照他那樣修那樣走準沒錯，因此經謂徑也。

修：就是眾生在凡夫位，登聖賢位，一定要遵照佛陀遺留的經典，認真修行，才能有所成就。所謂行（音杏）深者，必要行深，才能得到實際效果。不然的話，將來要達到了生死，那是非常困難的。

貫：就是把佛陀所講的一代言教，把它貫穿起來。印度當初沒有印刷的

時候，是以貝葉記錄佛語（我國以竹簡）。後來因為不想讓這些記錄的貝葉遺失，就用線把它貫穿連串，後來慢慢再結集，才把佛法流傳到現在。

攝：就是攝持的意思。攝持應度的眾生，使他們不墮落，佛陀說法的原意，是為了度眾生，叫每一眾生不墮落，像大人牽小孩一樣，使小孩不倒。佛陀雖然滅度二千五百三十多年，還是有攝持的強大力量。當初如果不結集經不弘揚法，我們就沒有經可聽可看，這就是攝持力量。

常：就是佛陀的言教，萬古常新不易，到將來無論怎樣推翻，都改變不了他。時代無論怎樣進步，佛理絕對不會變化。因為佛陀的言教，是遵照真理發揚。真理不變，當然佛法不變，所以叫常。世法隨時代而定，當然因為時代的變化而變，不變就不能適應時代，時時在變就不能稱謂常。

法：就是法規，規則。比喻火車一定行軌道，輪船一定行海上，這叫做真理法則。五倫八德，是人間的規範，大家不可不遵守，這就是法則。經中所闡述的，是佛陀說明修行證果的法則。遵四諦道的法則修持，將來成就

羅漢。遵十二因緣法修持，成辟支佛。遵六度行萬善萬德，將來就能成就菩薩、佛道。這些道理都記述在經典，所以說經就是法則。

鏡：鏡的用途是照明。佛說的言教，我們把它說「真理」也好，說是「佛法」也好，但是一定要根據「法」來反省自己，反觀自己，才能明白自身的污染，也才能把這些污染清理乾淨。因此佛法是懺悔法門的一面鏡，這面鏡是慧鏡，可以照徹我們的心思、行為是否正確。（儒家曾子說：「吾日三省我身。」他根據聖言為鏡，而反觀自我的心思行為，是否合乎聖道人意。）

如果學道的人，時時刻刻以佛法當作一面鏡，好好反省自己，好好檢討自己，約束自己，自能步向正道，通往解脫法門。

所謂「哀莫大於心死」，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明一種人墮落後，不肯反省自己的行為，是否合乎真理正道，而一味做違反常道、違背良心的事。今日諸位已有因緣入修道環境，凡是一切行為、心思、修行、言教，當然以法

為主，以佛法真理作標準，才不會重犯因果，重造業力，再受六道輪迴的痛苦。這些問題大家要慎重，所謂鏡者，就是有反觀和反省的意思。

以上所談的是經字的廣義，如果將經名綜合起來解說，就是說明，能依照「般若」修行，就可以出離生死苦海，到達涅槃彼岸，而親證真「心」的一部經典。也可以說，這本經是修成本性「妙慧」，到達「究竟」，徹見真「心」的一部「經」典。當然也可說，這本經是大般若六百卷中，最「究竟」的中「心」「經」典，也是諸佛菩薩證「究竟」「涅槃」的精要經典。因此，叫它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總之，能依照「經」典所說的真義、道理，去實地修持、參悟，即能明「心」見性。既證真「心」，自能了脫生死，得到涅槃不生不滅的彼岸。要達到不生不滅的彼岸，一定要借重「般若」的功力，不然的話，無法圓滿佛果。以上所談是經題的本義。

三、翻譯者玄奘法師求法譯經精神

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講經重要雖然是講解經文內容，但是對於翻譯者卻不能不認識。我們要知道，今天有緣研究這本心經，那是翻譯者的恩賜。否則我就沒有機會講這本經典。在座諸位菩薩，也沒有機會聽這本經典。因為當初佛陀是降生在印度，講的話是印度語言，記述的文字是印度文字。佛經能夠傳來中國，是經過歷代高僧大德翻譯，才有整套中文版的藏經。為了飲水思源，感念他們恩德，紀念他們的辛勞，應該對翻譯者有所認識。

另一方面，能夠給諸位瞭解本心經的翻譯者——玄奘大師，是我國第二位求生彌勒淨土，作彌勒菩薩侍從的聖者。第一位是東晉時代的道安法師。我們對於玄奘有所認識，將來到兜率內院，才不會覺得陌生。現時彌勒慈尊的旁邊，還有印度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戒賢論師、中國的道安法師、窺基大師，和現代太虛大師、虛雲老和尚，其他還有海會寺志善和尚、天台融鏡法

師、岐山恆誌公、百嚴宮寶悟和尚、寶華山聖心和尚、讀體律師、金山觀心和尚等，（他日因緣上能夠成熟再專題講解彌勒淨土殊勝，使諸位有信心一心一意求生兜率內院。）本經是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唐：是唐朝第一代皇帝——唐高祖李淵。西元六一八年，李淵廢隋朝恭帝楊侑，自稱帝，是為高祖，國號唐。唐武德九年，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本，齊王李元吉有怨，後來李世民以淫亂後宮的罪名伏兵玄武門，擊斬李建成本、李元吉。唐高祖遂傳位給李世民，李世民就是唐太宗。這年玄奘申請出國印度未准。

三藏：就是佛陀在世時的一切言教，把它綜合起來謂之三藏——經藏、律藏、論藏，也可稱謂藏經。藏是含藏，就是說一切經、律、論，含有一切微妙道理，所以叫做三藏。這些寶貴的佛典，歷代以來都被珍藏在國庫，所以又稱謂藏經。所謂經的本義，除了上面所述的內容以外，再作一些補充。平常我們常說「三藏十二部經」，是根據大智度論三十三所說，就是一切經皆

分成十二種類。

一、契經：經典中直說法義之長行文也。就是上契諸佛之理，下能契眾生之機，謂之契經。

二、應頌：（重頌）就是把契經的內容最勝、最妙的言詞重新述說，使聽者容易明理。

三、諷頌：（孤起頌）就是讚美深妙義理偈言、頌句。如壇經疑問品：「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孝養父母……。」

四、因緣：即說法因緣。佛以什麼因緣說法，有人請法，佛才說法教化，這就是教化因緣。又謂之一切佛語緣起，佛講經必須因地、因人、因時、因事，等因緣成熟。

五、本事：佛說弟子們過去世因緣。（「不寐夜長。疲倦道長。愚生死長。莫知正法。」佛陀告訴一位比丘：「汝未出家時，心放逸，睡眠多，就不覺夜長。今初夜，專精求道，睡眠減少，所以就覺得夜長。今日著衣持鉢

步行，疲極，因此覺得道路長。汝在毗婆尸佛時代，你作婆羅門師，為了見佛說法，來到佛所，當時大眾正聆聽佛說法，所以沒和你說話，你心生惡念而破口亂罵，你罵他們禿輩與畜生何異，從那時起經過九十一劫常墮畜生。因為當初的愚痴，才會過那麼長久的生死輪迴，不然你在當時就該得道，今生你在佛所因為心清淨，所以能夠得到解脫。」憍陳如，過去劫為歌利王，未來為普明如來。）

六、本生：就是佛陀說自己過去世所有的各種因緣。（如昔為忍辱仙人，另外佛陀自己在過去劫為國王時，為求法，將國王位，委政太子，他甚至自己擊鼓發願，誰能為我說大乘，我願為奴，終身為他使役。時現一位阿私仙人向他宣說妙法蓮華，後來這位阿私仙人轉生為提婆達多，令釋迦牟尼具足六波羅蜜，處處磨鍊他。）

七、未曾有：就是記述佛陀顯露種種神力，和一些不可思議事的經文。（如佛陀生時身放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幽闇處。初出生時，即行七步，

足跡所至出現蓮花，他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法語。）

八、譬喻：就是經中的各種引例，和比喻之處。（如法華經以三界比喻為火宅。）

九、論議：以法理論議問答之經文，如解說四聖諦。何等為四？就是苦、集、滅、道。何謂苦諦？就是八苦。何謂生苦？就是生時怎麼苦，一一說明，此謂論議。

十、無問自說：就是沒有弟子發問，而佛陀自說之經文。如佛介紹西方極樂，而說阿彌陀經。為了末世眾生結彌勒因緣，而說明龍華三會因由。

十一、方廣：就是佛陀說明方正廣大之道理經文。佛陀為各種不同程度弟子，說不同法要，如為菩薩說法一定沒有二乘聲聞，連舍利弗，目犍連都不得聞。

十二、授記：就是給諸菩薩，授未來經過幾劫當得作佛，記某弟子，未來經過幾劫當得作佛，或記某弟子未來何時開悟得道。當初佛陀在法華會上

授記摩訶迦葉為未來光明如來，須菩提為未來名相如來，迦旃延為未來閻浮那提光如來，目犍連為未來多摩羅跋栴檀香如來。

前三部為經文之體裁（是固定體型，固定程式），後九部是以別事成立。別事的成立，是為了加重理和機的真實性，叫眾生由深信不疑而證菩提。

以上是經部的說明，下面再討論律部。

律藏：律者就是規戒，又名為戒律。就是佛陀住世行化四十九年間，隨著修道者的需要，而制定的戒法。佛陀滅度後至一百年間，由迦葉、阿難、末田地、商那和修、優婆鞠多編集，而成為今日的律部。律分為大乘律和小乘律。

所謂律者，就是法也規也。如世法有五倫八德。佛法有大乘法、大乘律、小乘法、小乘律。所謂家有家規，國有國法。佛門有法規，又可稱謂戒。戒，有警惕的意思，就是警惕身、口、意，不犯諸惡，以免墮落六道苦

報輪迴。

所謂大乘律，為了提高菩薩功行，因此，佛陀說明五事，不可思議事，一者憐憫一切眾生。二者為眾生受生死之苦。三者以善方便調伏眾生。四者發心欲知甚深難義。五者欲知不可思議神足。

至於小乘律有多種深義。

- 一、攝取於僧：以和合修道眾，有應有的風範，來攝取修道眾。
- 二、令僧歡喜：使修道眾和好相處。
- 三、難調順者能調順：以正法戒調伏頑劣眾生。
- 四、慚愧者得安樂：令有過錯而懺悔的修道眾，事後內心得到安樂自在。

五、斷現在有漏：使修道眾，言行有規範，能斷除諸煩惱。

六、斷未來有漏：使修道眾，除了斷現在煩惱以外，又能產生定力，也能斷盡未來煩惱，而延續佛種智。

七、未信者能信：使初修道者，對佛法生信心。

八、已信者能增長：使已有信心之修道眾，更能堅定信心。

九、正法得久住：使佛法永遠長留人間。以上是佛陀制定戒律的目的。

論藏：就是十二部其中的「論議」，正名為論議經，因為本經是佛陀為了辨明法相，所以詳細和弟子們討論道義。佛弟子討論佛之言教，共議法相，內容能與佛陀相應者稱謂論。佛陀以後，諸大菩薩、聖賢之述作，也可稱謂論，因為菩薩法語亦能與佛相應。但是人師對於經典解釋，名為疏。

法師：法是佛法，師是師範。要有傳道、解惑的本事，更要有道德行為的修養，才足為人師。至於法師者，要博通三藏佛法，才可為人天師範，因此以法師稱呼。若依法為師，而自修持者謂之自利法師，能夠對眾演說，化導眾，而為人師者，就稱謂利他法師。而翻譯本經的玄奘法師是得到自利與利他之法師。若能力有限，不能精通經、律、論，就不可以稱三藏法師，假使只懂一般佛法，只稱法師，專門研究律者叫律師（不是法律的律

師），研究論者叫論師。佛學中精通經、律、論的人很少。鳩摩羅什、玄奘，是三藏法師。

玄奘：是翻譯本經的主人。中國有一本名著西遊記，俗稱三藏取經，就是指這位玄奘法師，到印度取三藏佛經。三藏是經、律、論的總名稱，並不是人名，所以如果說三藏取經，那不成為經取經，這是錯誤的說法。玄奘法師是唐朝最偉大的人物，連婦孺都知道。

玄奘俗姓陳，名禕，是河南洛陽縣的人，生於隋文帝開皇十六年（西元五九六年）。他的父親叫陳慧，做過隋朝江陵縣縣令。陳慧見到煬帝荒淫無道，棄官不仕，就專心在家教育子弟。陳慧有四個兒子，玄奘是最小的一位，他的二兄陳素，早就出家於洛陽淨土寺，法號為長捷法師。小時，玄奘因為受兄長影響，因此對於哲學及佛經特別有興趣。十歲時，就立志出家，後來十三歲出家淨土寺，和他的二兄長捷法師在一起。

煬帝暴政，隋末天下大亂。他跟隨二兄逃到四川，在成都空慧寺住五

年，學了不少經典。後來又回到長安，拜法常、僧辯二位和尚為師。過沒多久就對大小乘佛學有很深的心得。不過，當初佛經都是由梵文翻譯，難免有很多辭不達意和遺漏的地方。玄奘為了把佛學研究徹底，他決心學晉代法顯大師西遊，到印度留學，順便把佛學精義，完完整整帶回中國。

因為唐朝剛剛建國，他申請出國不准，為了達成心願，於是在貞觀二年（西元六二八年）偷偷離開中國，往天竺，那年，玄奘卅二歲。當時交通閉塞不便的時代，他隻身出玉門關，過五烽火台，度流沙河，千辛萬苦，跋涉五萬餘里，前後三年整，經西域二十餘國，才到達中印度摩揭陀國。中途有八百里大沙漠，蔥嶺以北是冰天雪地的峻山，周圍一千五百里的熱海，飛雪千里的大雪山，以及不見天日的大戈壁，多次體力不支昏倒途中，又遇強盜、惡鬼，歷盡千辛萬苦。玄奘在印度留學十七年中，共步行三十餘國，就是現在的孟加拉、尼泊爾、印度每角落、巴基斯坦、斯里蘭卡、阿富汗、伊朗、波斯灣、以及俄屬的塔什干等地。

玄奘留學印度前後十七年間，有幾點事蹟，需要說明。

在恆河，玄奘大師和八十餘人渡船，經過無憂樹林時，忽然兩岸竄出十幾隻賊船，把玄奘所坐的船拖到岸邊，並強迫船上所有的人把衣服脫掉，將所有的珍寶搜劫一空。又因為這批強盜信仰邪神，每年秋季一定要找一位容貌端正的人，殺來祭祀，強盜在八十餘人當中，見玄奘法師儀容端莊，外貌清秀，竟然挑了法師。

那時同船的人，有的願意代替法師，有的將法師遠來求法的情形向群賊說明，可是那些盜賊就是不肯。當時玄奘法師就地打坐，面無懼色，一心觀想兜率陀天，念念彌勒慈尊，願離世後，即生兜率內院，恭敬供養彌勒慈尊，聽瑜伽師地論妙法，成就六通慧後，再來下生救度這些盜賊。

不久玄奘法師入定，神魂上升兜率陀天，見彌勒菩薩在妙寶台上，諸天眾圍繞左右，玄奘大師一看，身心歡喜，面露笑容，不知當時盜賊正要斷他的頭。群賊看玄奘大師面露笑容，覺得奇怪。

那時突然黑風四起，沙飛樹倒，河流湧起大浪，大小船舶翻覆。賊眾駭怕，就急問大師同伴，這位沙門由那裡來。那些同伴告訴賊人說：「大師是由支那國來此求法，諸位如果殺他，必然會得到無量罪，你們還是懺悔吧！」那時賊人個個跪地懺悔，而後黑風才平靜下來。

玄奘大師在印度的時間，停留最久，學很多大乘經論。在全印度最崇高的那爛陀寺五年時光，跟隨當時佛學最有成就的戒賢論師，學唯識宗、瑜伽師地論、因明、聲明、中論、百論、顯揚對法論。單單瑜伽師地論就聽了三遍，第一遍十五個月才講完，這本瑜伽師地論完全說明法相唯識妙理。關於本論的來歷，是佛陀滅度後九百年，兜率陀天彌勒菩薩，應無著論師之請，下凡中印度阿踰門國講堂說的。當時除了說《瑜伽師地論》，還說《大乘莊嚴論》、《辨中邊論》、《金剛般若論》、《分別瑜伽論》等五部論藏。

有關玄奘大師到那爛陀寺，有一段很深因緣，必要說明。那就是玄奘來到那爛陀寺的前三年，也就是當初玄奘大師剛從國內出發時，那爛陀寺一

百多歲的戒賢大師，因為患了風濕症，每當病發作的時候，手腳像火燒、刀割一樣疼痛，時好時發作，這樣經過二十年。最後三年，因為病加重，所以厭惡這個身體，竟然絕食自盡，但是在當夜睡夢中，看見三位天人，從天上來，一位是金黃色，一位是琉璃色，一位是白銀色，形貌威儀端正莊嚴。其中一位問戒賢大師說：「你要捨棄此身嗎？經上說身是苦的根本，但是並沒有教人厭棄身體。你今生的痛苦，是因為你過去生中做國王時，喜歡陷害百姓，所以招此報應，現在你應該明白宿世罪愆，多多反省，至誠懺悔，忍受痛苦，並且更要勤講經論，到時罪業盡，自然痛苦消滅。如果絕食自殺，苦報更難了結。」

那時戒賢大師聽後，十分感激就至誠禮拜。其中金色天人，指著琉璃色的天人，對戒賢大師說：「你可認識？這位就是觀世音菩薩，另外那位就是彌勒菩薩。」

戒賢大師即刻頂禮彌勒菩薩：「戒賢願生兜率內院，不知能如願嗎？」

彌勒菩薩向戒賢大師說：「只要廣宣正法，將來一定如願得生。」

金色天人又自己介紹說：「我是文殊師利菩薩，我看你枉自棄身，有害無益，故來相勸。你當遵照我的話去做，好好弘揚《瑜伽論》等，以便普及尚未聞者，你的病自然會慢慢好起來。三年之後，有一位大唐國僧人，愛樂大法，欲依你修學，你要好好等待他來，盡心教授。」

戒賢大師再次跪拜，等他抬頭時，三位菩薩已經不見了。醒來後才知道是夢，從那時起風濕病也漸漸痊癒。

在三年後，玄奘法師來到那爛陀寺，跟戒賢大師學諸論學了五年。

有一次，玄奘法師來到一處勝地。那地方有一精舍，精舍內有一尊檀木所刻的觀自在菩薩像，經常有很多人在像前祈禱發願，應驗無比。後來恐怕人多會污損尊像，管理人在七步外圍起欄杆，來禮拜的人只能在欄杆外膜拜，如果要許願，就編花環，將花環遙擲在菩薩的手臂，就是吉祥佳兆。那時玄奘大師想求知三願，所以買花編成花環，來到菩薩像前，至誠禮讚，向

大士跪發三願。一是學成歸國平安無難者，願花環遙掛在大士手掌。二是所修福慧，願生兜率天宮，侍奉彌勒菩薩，如果能如願，願花環掛在大士另一手臂。三是在如來聖教中，稱眾生界有一分無佛性，奘今懷疑，不知對否，若有佛性修行可成佛者，願遙擲花環掛在大士頸子，奘法師發願後，所求都能一一如願，心裡非常歡喜。

在這三段記述中，我們可明白二點事實，一、奘法師和戒賢大師一心求生彌勒淨土，作彌勒菩薩侍從。二、眾生一旦發心追求佛法，廣度群生，天必佑之，諸佛菩薩必定安排，促成佛道因緣。所謂人有宏願，天必從之，菩薩應之。

奘法師停留天竺十數年，遍訪明師，所獲梵本六百五十七部，貞觀十九年正月回國，於洛陽宮謁見太宗，太宗令奘法師住弘福寺和玉華宮，專事翻譯。一生中譯經七十五部，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中以百卷大般若經最傑出，這本心經是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於終南山翻譯。並著作會

中論、破惡見論、八識規矩頌等。貞觀二十一年，大師將道德經譯成梵文。玄奘法師因為年少時勤於參學，不顧身命，後來印度求學步凌山越過雪山，受盡霜寒之苦，早有病根，年輕力壯時病隱未發，到了老年又患冷病，每次發作，便心中悶痛，喘不過氣，非常痛苦，有時幾乎到不治邊緣，因願力支持，所以總是忍受。

六十二歲年底，大師剛譯完六百卷大般若經，覺得今生責任完成，心情輕鬆，健康情形沒有異樣，大家就慶賀功成。當天諸天散花，並且聽到空中音樂及滿殿香氣。幾日後，麟德元年正月初，玄奘大師自覺身力衰竭，無常將至，當時有弟子玄覺夢見一座高大莊嚴寶塔，忽然崩塌，他驚醒後，向大師報告。玄奘法師非常嚴肅說：「非汝身事，是吾滅謝徵兆。」

當月初九黃昏的時候，大師在室外散步時，因跨越一水溝，不慎跌了一跤，腳跟擦破皮，照理說是沒什麼要緊，可是大師因此病惡化，非常嚴重（可能是破傷風），就此昏迷而夢見白色蓮花，大如帆船，潔淨鮮美非常可

愛。幾天後，又夢百千人形體魁壯，相貌端嚴，一致錦衣鮮服，各捧妙花珍寶裝飾法師臥房。

玄奘法師一生只求生兜率陀天內院，奉事彌勒慈尊，等待未來龍華三會，隨慈尊下生廣作佛事。

二月初，自知無常將至，最後而說偈言：「南無彌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顏。南無彌勒如來，所居內眾，願捨命已，必生其中。」

當夜，慧德法師又夢千尊金像，自東方降臨，進入譯經內院，甚至花香滿室。

二月初四，明藏禪師又親見二人入室，身高丈餘，手捧一朵白蓮花，花大如車輪，花瓣三重，葉長尺餘，光淨鮮艷，捧至大師床前。並且說：「師從無始以來，所有損害眾生諸惡業，皆由今之小疾而得消除，實在值得慶幸。」這時大師不再言動，也不進飲食，明藏見大師安靜，恐師謝世，就問：「師還看到什麼嗎？」大師說：「不要問，以免妨害吾之正念。」

初五三更時分，弟子大乘光，含悲啟請說：「師父決定生彌勒內院嗎？」大師微開雙眼說：「得生。」後氣息漸微弱，不久就上生兜率天內院，是年六十三歲。從此離開人間，可是大師慈光永照寰宇，他的德澤永被眾生。

大師曾作禮讚一篇，欲後世學道者，常常讚禮彌勒慈尊，將來得生彌勒內院，為慈尊家眷，作慈尊弟子以便受到眷顧，乃至得無上菩提。

譯：譯者易也，就是易梵文成中文。傳他國之語言文字而達其意，謂之譯。

合講，這部心經，是由「唐」朝時代，一位博通「三藏」聖典的「玄奘法師」所翻「譯」的，因此謂「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本心經由來，根據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記載說明。玄奘法師二十七歲和他二兄長捷法師，在成都五年的時間，有一日遇到一位病僧，沒人照顧，滿身生瘡臭穢，衣服殘破不堪，於是玄奘法師便留在寺院，細心照顧，

施飲食、衣服、藥物，一年後這位病僧身體康復，口授本梵語心經，並叮嚀常持念，遇險時切勿忘失。而這位病僧乃觀自在菩薩化身。後來從印度歸國，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一日一夜在終南山譯成，當年唐太宗駕崩。大師往印度的期間有一次在荒山遇眾惡鬼，圍繞前後，不放大師前行，大師雖念觀世音菩薩聖號，但這些惡鬼未全部離開，後來即誦般若心經，群鬼惶惶逃離。

四、經文解釋

觀自在菩薩

觀自在菩薩：又稱「觀世音菩薩」。菩薩聖號是由梵語「阿利耶波盧羯帝」所翻譯。這句梵音，鳩摩羅什譯為「觀世音」，玄奘譯為「觀自在」。在不同的名稱，是有自利和利他不同意義。這位菩薩在修行的過程，一定要先有自利的功力，而達到自我解脫，才能做到利他的度生大用，因此稱謂「觀自在」。「觀」就是觀照，就是有能觀之智，和照破之慧。「自在」就是解脫無礙之義。至於「觀世音」就是在利他的方面講的。菩薩大慈悲心露現，凡是世間一切眾生，遇有災難的時候，能夠一心稱念菩薩聖號，菩薩自然智照無遺漏一觀便知，即時隨世人音聲救拔苦難，因此稱謂觀世音菩薩。《法華經普門品》說：「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

菩薩另有一尊稱「圓通古佛」，就是耳根圓滿而通達的意思。現在藉這個機會來介紹這位菩薩的來歷。

市面有一本流通本「觀世音傳」，內容說明，他是二千年前誕生在西域興林國，為妙莊王的第三女兒，這沒有根據。（佛學辭典「元僧淺陋無識視為妙莊王之女，可笑。」）至於菩薩的來歷，經中有說明：「在過去無量劫前，觀世音菩薩早就成為正法明如來。」《觀世三昧經》說：「觀音在我之前成佛，名正法明如來，我為苦行弟子。」（此中，我者釋迦如來本尊。）

《八十華嚴》卷六十八說：「娑婆世界，印度南海岸的普陀落伽山，是觀世音菩薩古時的弘法道場。」

至於浙江普陀山，觀世音菩薩勝地的由來，就是在梁代貞明元年（西元九一五年），日本和尚慧鑿，在中國請一尊觀世音，想帶回日本供養，誰知道船過舟山群島時（浙江定海縣），被狂風阻止了歸程，日僧不得已將聖像請到海中一小島，建立一茅屋來供養，以後朝拜聖像的人多了起來，非常顯

化，那個島就成為觀世音菩薩道場，後來改為「普陀山」。

現在來說明，這位菩薩名號的建立由來，他的尊號名為「觀自在」，又尊為「圓通」。我們從楞嚴經卷六的記載，觀自在菩薩說明他自己用耳根修禪定而得到耳根圓通的全部過程，來明瞭這位菩薩修持功行。

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

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

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

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

現在請各位首先記住二點，一、觀世音修行是用耳根成就道業，因為我們所學的是以聽聞為主體。二、觀世音菩薩所說的是他本身修行的過程，乃是由淺入深。今天我們大多數是在修行的初期，所以觀世音菩薩初期的修行經驗，對我們有很大用處，我將盡力來解釋，希望諸位聽過這段記述後有所收獲。

在研究觀世音的修行過程中，先來了解五個名詞，就是「我」、「聞性」、「聞」、「聽」及「聲」，這五個名詞，實際上是代表妄想和執著的五個層次。

「聲」是最初淺的妄想執著。

「我」是比較深，比較細，比較難消除的妄想執著。下面我們來研究，觀世音菩薩，如何把妄想和執著，一層層消除，而完成本性顯現。

通常我們都把「聲」、「聽」、「聞」以及「聞性」混為一談，其實這五種是有很大差別。當初觀世音菩薩的初期修行，是從認識這種區別開始，他在海灘修習禪定的時候，每天聽到海潮的聲音有來去，在萬籟俱寂的天空，突然間潮聲慢慢從遠而來，打破了清靜，不久潮聲退了，他耳邊又恢復了清淨，隨後潮聲再來，清淨又消失了，這時觀世音研究潮聲的來去，發覺了潮聲及清淨這兩個對象，在聽覺（指所聞的聞性）中，是此起彼落，彼起此落，潮聲生，清靜滅；潮聲滅，清靜生，可是這兩種有一共同點，那就是

不久存、有生滅。但是聽覺就不是這樣子，它老是在那裡，都不離開，因為有聽覺，所以能夠聽到潮聲，潮聲去了，聽覺並沒有隨聲去，因為那時聽覺所聽到的是靜。如果聽覺隨潮聲而去，不但聽不出靜，而且潮聲再來時，就聽不到再次的潮聲了，因此潮聲是有來去、生滅，但是聽覺並沒有來去、生滅。

修道人認識聲音有來去、生滅，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世人的妄想和執著，都是追逐這個短暫、有生滅的聲音而產生的。我再說清楚一點，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聽到外來的語言聲音，而後就把這些語言音聲貫串起來，又聯想以前捉而不放的種種經驗，這時內心一定重造那不必要的妄想與執著，諸位想想看，是否一般人都是這樣。

我們再把「聽」和「聞」區別一下，「聽」就是耳朵聽到外來的聲音，說詳細一點，就是外來的聲波震動耳膜，因此而傳入腦內的聽神經，這樣就明白外來的聲音到底是什麼音聲，所以「聽」是「聞性」經過耳朵和腦兩

種器官，觸外界聲音，而感覺的一種作用。「聞」是內心深處的感覺，並沒有用耳朵，而只用腦子。比喻人做夢時，在夢裡聽人說話，醒後一一記得非常清楚，但是這些記得非常清楚的話，並不是用耳朵聽來的，所以稱謂「聞」，而不是「聽」。另有一種人是「聽」而不「聞」，什麼是聽而不聞，就是每一句聲音，並沒有傳入腦內，如有傳入，也沒有把聲音流入腦裡深處，因此聽過後，即時把所聽過的聲音忘記了。

至於觀世音菩薩說：「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我們先研究「初於聞中」，意思是說：「我在修行的初期，也有運用聽覺。」觀世音初期修行，是和我們凡夫一樣，因為有「我」的觀念，所以也有因「聲」音而「聽」、「聞」的妄想執著，但是觀世音能夠逐一的消除這些妄想執著。

上面已經說過，觀世音在海灘修習禪定，因為聽到潮聲的來去，所以悟到聲音在「聞性」中剎那生滅，並不永久，也非實有。但是人類妄想煩惱，卻都是因為執著每日所「聽」的聲音而產生的。所以觀世音就採用「入流亡

所」的方法，叫所聽到的聲音，不再成為煩惱的根源。

「入流亡所」我們該分開來研究，現在先討論「入流」。「入」是佛法中常用名詞，是表示人的各種器官，和外界所接觸的現象叫做入。因此佛法中有「六入」，那是眼、耳、鼻、舌、身五種外部器官和外界的色、聲、香、味、觸的接觸，以及意識和外界思想上的接觸的總稱，謂之「六入」。但是此處的「入」、單指「耳入」，是外界的聲波震動耳膜，使人發生對聲音的感覺現象。

「流」的意義是「不住」，《金剛經》常提到「不住色生心，不住聲、香、味、觸、法生心。」「不住」就是說，不要將聽「入」的聲音留下來，要讓它一接觸就「流」出去。所以觀世音所說的「入流」，就是《金剛經》內的「不住聲生心」。

再說詳細一點，「入流」就是說明，不要停留由耳朵聽到每一單獨的聲音，要像流水般讓它不斷的流過去。這句話聽起來好像非常容易，實際上

是非常困難，這正是去掉妄想和執著的根本方法，一定要從這裡下手，為什麼？因為人的毛病，就是留住每一句話，而後將它思考，再將它連貫起來組成名詞，連成句，再連成段，而後才產生思想。那些妄想執著由這樣生起來，煩惱、痛苦也由這樣產生的。

人的大腦就是這樣敏感，是很自然會將每句單音留住不放，甚至還會把這些音聲連貫起來，那有辦法讓它「流」走呢？其實不是不可能做到「入」而「流」走，我們共同來仔細想一想，此時諸位的耳朵注意聽心經講解，但是耳朵除了聽心經以外，是否還有接觸外界其他的聲音，有鄰座講話的聲音，有汽車經過的聲音，也有火車經過的聲音。可是各位豈不是把那些聲音「流」而「不住」，所不願「流」走是我講的聲音，為什麼？因為各人在注意我講的話，要想知道我講的是些什麼道理，因此不會讓這些聲「入」又「流」出去，而希望能夠將這些「入」的，完完整整的留住，也會將聽到的話，再產生很多思想上的反應。各位自己可以將這些道理，推廣體會，自然

會覺得「入流」的道理是可以做到的。

「亡所」的亡是「亡失」或「消除」的意思，「所」是所聽到的對象，或者因聽到而引起的一切對象的簡稱。

在佛學經書裡，常常提到「能」和「所」這兩個名詞，「能」是指能起作用的主體，是指有能聽的我，和能看的我。「所」是指作用所到的對象，是指所聽到的聲音，所看到的色彩。所謂「亡所」就是說在修行的生活中「亡失了」聽到的對象，以及因為對象而再產生的一切對象。我譬喻一個例子：

居住山上寺院的出家人，當他來都市鬧區時，就被這些亂哄哄的雜鬧聲，吵得非常心煩。我們來分析這個問題的層次。

- 一、當這位出家人來到都市時，耳朵和外界接觸（「入」）。
- 二、他將每個雜音留住不放（不流而住），是第一個「所」。
- 三、聲音中有汽車聲、機車聲、喇叭聲、人群吵鬧聲、攤販叫賣聲。連

貫的二個「所」，三個「所」，四個「所」。

四、在這雜聲中，又聯想其他的對象，這些不該有的「所」又增加了。也可能聯想，以前在經驗上引起心煩的對象，又增加了不該有的「所」。

現時我們將這些問題，一層一層的推回去。

一、無論都市多麼吵鬧，不要去聯想以前引起心煩的經驗，這樣不該有的「所」就「亡」掉了。

二、不論他是什麼東西引起的聲音，心裡不要去管它，又去掉第三個「所」了。

三、不去分別聲的高低，聲的來處，是較好聽或較難聽，這樣又去掉第二個「所」。

四、每個單音既然「流入」，但要隨它「流出」，不要留住，又把它組合連貫。就是不要在「聞性」中起了聲音的感覺，這樣就「亡」掉第一個「所」。能夠到這種階段，所有的「所」以及由所而引起的對象，都全部亡

失，這種境界便是「入流亡所」。

各位現在差不多能夠明白「入流亡所」的意思，當初觀世音就是用這種方法，在聞性中，聲音傳入後，不但不把它停住，更亡失對象。這種方法是可以分別施行，根基深的可以單刀直破，從「入流」下手，煩惱較重的可從「亡所」而漸修，也容易收到效果。譬喻前面講過，根基較深的來到都市，心中仍然清清淨淨，沒有受鬧雜的聲音影響，這就是「入流」。煩惱比較重的人，是可以先訓練自己，不因為鬧聲而煩心，也不要因為鬧聲引起其他聯想，這樣自會漸漸進步，以達到「亡所」的境界。

觀世音菩薩接下去又說：「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

這三句話是說明，因為「入流亡所」由不斷訓練，功夫自然漸深，在聞性中此時已沒有任何可聽的對象（「所既寂」），也沒有耳根和外界接觸的對象（這叫做「入已寂」），「聞性」中已經清清淨淨。但是這種清淨不是昏沈。也不是死灰槁木的無知覺（因為這裡有說明「了然」）。這時候所

感覺到，既沒有動的形象（聲因為心動才感），也沒有靜的形相（與動相對的靜）。在這個階段已經是「定」的境界了。不過「定」是有程度上的深淺，學道一定要一層一層的深入，因為現在只能夠說是初定的境界，在這個境界中，只能算是去掉前面所講的「我」、「聞性」、「聞」、「聽」及「聲」，五種類中的其中二種，就是去掉了「聲」和「聽」。可是能夠去掉「聲」和「聽」二種妄想執著，人類的痛苦，就已經減去很多了。修道人能夠到這種境界，已得到很多不受繫縛的快樂，內心已非常自在。這時腦裡「聞」的作用還在，觀世音到此境界，並沒停止，他再努力深入功力，使「定」的程度日日加深，所以說：「如是漸增。」

話說到這裡，我忽然想起一段寓言，這段寓言是啟示修行的境界，這段寓言在座諸位，可能聽過了，也可能已有這種境界，不過我是尚未到達這種境界。

各位知道青蛙未生四足以前，只能在水中生活，名叫蝌蚪，要等到長大

後，足生出後，才能跳到岸上。有一天，一隻母蛙從岸上回來，對一群在水中的蝌蚪說：「孩子們！岸上太好了，有陽光的溫暖，也有微風的涼爽，實在太好了。」母蛙這樣說，蝌蚪可能只有多少體會舒服的滋味，但是吵著要母蛙再講清楚一點。母蛙用盡各種比喻也不能說出個中的滋味，使蝌蚪完全了解，當然要等到蝌蚪自己長出腳來，一跳上岸，才能恍然大悟，噢！原來母蛙所講的就是這種滋味。

在座的諸位，其中一定有像母蛙的，但是我本人卻像一隻蝌蚪，因此剛才所講的話，只是傳述母蛙所說的話而已。如果各位也像蝌蚪，那就讓我們共同攜手努力，希望有一天我們這群小蝌蚪長出腳來，跳上岸去，那時自然能夠了解觀世音菩薩所講的真相。

觀世音菩薩接下去說：「聞所聞盡、盡聞不住。」

到此階段「聞」和「聞性」還在。觀世音在定中，繼續深入推究這個「能聞的我」和「所聞的對象」，究竟有什麼差別？他探討來、探討去，到

了最後，才恍然大悟，原來都是心理引起的作用。如果心理不起作用，那裡還有「能聞」的「我」和「所聞的對象」，那麼內心不是非常安靜和快樂（眾生煩惱痛苦是太執著根塵之和合相）。觀世音到達這種境界，並沒感到滿足，當然繼續用功，所以稱謂「盡聞不住」。接下去他說：「覺所覺空，空覺極圓。」

這時觀世音再深一層的領會，在這個境界已經亡我，只有一種「覺」在定的境界中。但是什麼人在「覺」呢？當然是「我」在覺，因此發覺只要有覺的念頭存在，就還有一個「我」的存在，觀世音再深入領會，觀察這個「能覺的我」，以及「所覺的對象」，究竟有什麼分別，到了後來又覺察，原來這個「能覺的我」和「所覺的對象」，（能覺的我是「智」。所覺的對象是「境」）都是空的，所以他說「覺所覺空」。

在定的境界內，並不覺得有肉體存在，這樣生死痛苦得到解脫了，所以就沒有時間的限制，也沒有空間的限制。因此觀世音菩薩才說，他在這種階

段是「空覺極圓」，但是到了這種境界，還沒有到達圓滿的地位，所以觀世音再繼續精進，接下去他說：「空所空滅。」

到了這種境界更深一層，可是在這個境界中，還有一個空的感覺存在，到底是什麼人在空中感到空呢？這時雖然沒有肉體的我存在，可是意識中還有「我」隱約存在，也就是說還有極輕微固執存在，沒有淨盡。這個境界容易被誤解，認為修行已到了登峰造極，其實還差最後關鍵。所以絕對不可以停止，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加緊推進，把這個「能空的我」，和「所空的對象」、「已空的空」，完全消滅，這樣就是所謂「空所空滅」。

到了這種境界，一切有生有滅，可生可滅的念頭、感覺、觀照，包括「聞」、「覺」、「空」、「我」完全消滅，妄想執著一絲不存。人生的一切痛苦、業識都解脫，如黑暗消滅，所有光明現前，所以說：「生滅既滅，寂滅現前。」

到了這種境界，正是母蛙上岸的景象，所以才說「寂滅現前」。但是不

要誤會有什麼「現」在「我」的面「前」。

六祖慧能為了防人誤解，所以特別指出說：「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這時已沒有「我」的觀念，所謂「現前」是整體充滿的意思，並沒有大小、多少的比較觀念，才是絕對真空的寂滅自性，因此觀世音菩薩才說：「忽然超越，世出世間。」

所謂「世」者，就是人世間的一切妄想執著，「出世間」就是修行中的層層妄見，以及在禪定中的層層深入的境界。這些統統不再留置，自然真理本性現前，妙真如性露現。觀世音菩薩所能描述的就是「十方圓明」。

請注意不要誤解這句話的意思，「圓明」不是意識可描述的圓陀陀、光灼灼，多麼圓，多少光，或是由精氣提煉的東西。

「十方」者，所指的是沒有一個固定的中心（沒有「我」），也沒有一個固定的處所。「圓」是指圓滿無缺無所不到，沒有邊際，遍佈虛空。「明」是無所不照，照無障礙，這幾句的說明，是勉強用人類的文字語言，

來表達本性的境界。「十方圓明」正是經典中所謂「本性」、「性體」、「佛性」、「實相理體」、「如來藏」、「真如」。這些勉強的名詞，正是代表「十方圓明」的境界。

以上是觀自在菩薩，從凡夫位，在自覺的進修上，而修證至圓通的實地。在《楞嚴經》卷六的記載，觀世音菩薩接下去又說了二句話：

「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

「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

這二句話，是說明觀世音證悟後，由「體」起「用」，顯起大慈大悲、普渡眾生的作用。可是到了這種境界，不是我們凡夫俗子的執著心理所產生的我思我見。這二句話留下不要解釋，諸位若能證悟「道體」，「用」自然也會發揚光大。我認定自己像一隻水裡的蝌蚪，所以還得好好在「入流亡所」痛下功夫，這才能去掉一些人間的執著煩惱。當然也希望大家的煩惱痛苦，因學習觀自在菩薩的修行法門而減輕，也借重心經的研究而消滅，以至

於將來到達涅槃的境地。

現在，再談這「觀自在」菩薩，在果上利他，所以尊稱為「觀世音菩薩」。我們可從法華經的普門品，與楞嚴經卷六來了解，觀世音菩薩救渡眾生的大悲願力。

《普門品》說：「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

《楞嚴經》卷六說：「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彼十方苦惱眾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以不可思議威神之力，加被眾生）

從這二段觀音的大悲願力來看，就明白菩薩的本意，凡是世間一切眾生，遇有災難之時，能夠一心稱念菩薩聖號，菩薩智光，瞬間照臨無遺，起大悲心，隨聲赴感，無求不應，無苦不拔，因此稱為觀世音菩薩。

這位菩薩無論在因中自利，而稱為「觀自在」，或是在果上利他尊稱為「觀世音」也好，我們再從他的聖號重新研究他的成果。所謂「觀」，不

是觀察的觀，是能觀的智慧（音貫是能審之義）。「世音」就是所觀的境。「自在」就是真心修持的果。就是以性智照破世間之境，而能夠安然自在。我們再從這位菩薩如何在因中自利，如何以性智照破世間之境。我們前面研究過，他是由耳根深入，而反覆思惟，一再靜慮修習，而入正定，所以聞聲而不被聲塵所轉，而能夠反聞自性，因此而得到耳根圓通，因此稱為「觀世音」（「觀」音貫，是諦視和審察的意義。「世音」，是世間聲塵）。至於「觀自在」就是說明，這位菩薩解脫無礙的意思。他怎樣達到解脫無礙，他能夠由慧起觀照，照見萬物本體，是因緣和合，本來就是幻化不實，又能了解實相真如性體，這正是「妙觀察智」。有妙觀察智，所以耳聽聲音，不被聲塵所轉，也不因為音聲，而生起各種分別妄想和執著，換句話說，觀世音菩薩，能夠觀萬法皆空，而不執空，觀諸法有礙，而不執有，根塵俱亡，空有無礙，所以叫做觀自在。因為菩薩了解，音聲是一種聲塵和合，和耳根聞性的作用，所以他能夠反聞自性，到底叫聲音的是誰，音聲在

那裡，已無音聲的存在，既無音聲存在，那來能聽的我，一切還不是幻化不實，所以觀空而不著，觀有也不著，因此能所相亡根塵俱絕。再詳細說明人體本為五蘊四大和合，是短暫組織，一旦分解，到底誰是我，一切還不是緣生緣滅。假如有人罵你，誹謗你，讚美你，你能迴光返照，就能徹底了悟，能罵是誰？沒有啊！被罵又是誰？沒有啊！聲音、色體是幻，根本沒有一個被罵的我，也沒有一個能罵的他，這樣內心則安然自在。

一位在家居士，去參拜水潦禪師，參拜後說：「師父呀！我該怎麼修才能夠使我內心安靜？」這時水潦禪師提起一指頭靠近他的耳邊就問他：「你聽見什麼聲音？」居士說：「沒有呀！什麼也沒聽到。」師父說：「沒有嗎？你再注意聽聽看。」忽然間水潦禪師二指一彈，拍一聲，就再問這位居士：「你聽到什麼？」居士回答：「拍一聲。」師父又問：「那拍一聲呢？」居士回答：「現在又沒了。」這時師父說：「你所聽到的聲音，是指頭和指頭摩擦彈出來的，是一種幻聲。假如沒有二隻指頭摩擦，那來聲音？

可見聲音不是發自單獨指頭，由此也可以了解這個音聲是幻。今天為什麼你心不能安靜，就是被耳根和聲塵所造成的幻聲而起分別，由分別再生迷妄的執著，所以內心不能安靜。」

因此觀世音菩薩說：「我由聞思，脫出六塵。」

《金剛經》：「菩薩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我們再來研究咱們這些凡夫，都是固執四大和合為自身相，受、想、行、識為自心相，有這種的執著，由此六根對六塵便起識見分別，也因此而生貪、瞋、痴的迷惑。這就是眾生的妄聞、妄見。眾生妄聞的情形又是怎樣呢？眾生就是沒有觀照智，無法反聞自性，只用淺見的眼光，一對境便起分別。

凡夫的眼光，看東西是用眼睛，而眼睛只能看外表，菩薩則用心看。心觀則能智照內在。如凡夫看人只看外表衣服、舉止、動作、談吐，就產生直覺定論美醜、善惡。聖人觀內在知真偽、虛實。因此凡夫視物謂之妄見，聖

人視物謂之智觀。

再說凡夫聞聲，往往用意識妄想，即時分別，由分別即起執著，因音聲的好壞，耿耿於懷。有時因音聲，即刻顯露喜怒容貌，這就是被聲塵所轉，而心不自在。當今世界五彩繽紛，財色汨濫，若能觀色聞聲，而不被聲色所轉，心能安然自在，事實上是大丈夫才能做到。

一位禪師從街上辦事回來，忽然召集弟子們上講堂，他說：「我今天上街最大的收獲，是看到一團木偶戲正在演唱，演得非常精彩，使我感觸很多。這些木偶無論是跳、踢、跑都非常逼真，使看戲的人，看得如痴如醉。後來我走到後台一看，原來有一人在後面操作，再仔細一看，這些木偶一個個掛在那裡，一動也不動。」

禪師又說：「學道的人，不要任人擺佈，叫你哭你就哭，叫你笑，你才敢笑，叫你說話你敢說話。假如你要宣揚正教的話，必須一切言行，都從自己胸中流出，要頂天立地，不要被如戲的人生所迷，也不要被境所轉。因

為聲色是幻，能夠這樣才是一個真真正正的人，也才能夠承擔起利益眾生的大責任。」

有關觀世音菩薩救度天下眾生的事，再做一段補充，在前段曾講過，菩薩就是在自利的修持中完成了耳根圓通，而達到「自在」，所以在果上利他的工作上可以聞聲救苦而無障礙。說明白一點，就是菩薩本性圓明，真相露現，貫照三千大千世界而無障礙。眾生同樣有「真如自性」，這個自性乃是與菩薩的自性同體。眾生在痛苦危急時，只要有求的念頭，兩方面同體自性就產生作用。但是眾生的心念有二種，一種是意識念頭，一種是自性功能。這種自性功能求佛之心是清淨又虔誠，意識念頭是複雜、存疑。要有清淨虔誠之心才能與菩薩之心連成一體，這樣一旦遇事而起心動念，瞬間就會發生效果，甚至不必起心動念也會發生效果。因為你心是佛心，佛心是你心，佛心你心已經相應相契了。因此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起心動念，一定要發自「性體」理念，再由理念貫穿於生活功能，這樣自自然然與諸佛菩薩連

成一體。經典說：「念念我心是佛心，念念佛心是我心。」常常佛心我心，我心佛心，這樣淨土，在你心，蓮花、蓮臺在你身，這樣去貫徹「我」則「佛」，佛則我而自由自在來往娑婆淨土。

至於複雜存疑的念頭，心已不清淨，而自我絕緣阻隔，成為絕緣體，所以不能達到求佛的效果，一切生死禍患只有隨業力轉變，隨業力現出果報相。

下面來介紹菩薩。

菩薩是十法界中四聖的第二位，第一位是「佛陀」，第二位是「菩提薩埵」，第三位是「辟支佛」，第四位「阿羅漢」。

菩薩是梵語「菩提薩埵」簡譯過來的，因為我國好簡，因此去掉二字，簡稱「菩薩」。

菩薩是「佛陀」的候補者，為什麼說「菩薩」是「佛陀」的候補者？因為「佛陀」是萬德圓滿的聖者，而「菩薩」同樣以圓滿萬德為目標。因此菩

薩要先「自覺」來開悟一切智，而後盡心盡力度化眾生，「覺他」做為終生工作。

其實是唐代諸翻譯家將「菩提」譯為「覺」，「薩埵」譯為「有情」，總稱便是「覺有情」。「有情」便是眾生，但是眾生包括有情與無情。無情眾生是屬於植物之類，有情眾生是有精神活動，包括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有生命活力就叫他「有情」。但是我們要說的「有情」是針對人類說的。

然而「有情」又分為覺悟的有情，和迷妄的有情二種。凡是在意志思想方面，而發起上求佛道的心願，可以稱為「菩薩」，也可稱為覺悟的有情。為什麼菩薩還稱為有情？因為菩薩尚未成佛，萬德未圓滿，他們還有塵沙無明和根本無明未斷，還要不斷上求佛道，和下化眾生，以便完成自覺覺他的功行，所以稱為覺悟的有情。迷妄有情就是執著假象營營名利，貪求物質不求佛道的一般眾生，謂之迷妄的有情。

我們也可以把眾生分成二類：一種是憐憫眾生的眾生，這類正是發心修菩薩行的眾生，另一種是需要憐憫的眾生。這種憐憫眾生的眾生，就是有菩提心的人，這種人隨時隨地都在關愛眾生，愛眾生明理，愛眾生修道，愛眾生解脫。那種需要憐憫的眾生，就是迷妄固執，不明真理，貪著世境、物欲的眾生，這種人比較怕受苦，沒有大丈夫氣概，也沒有慈悲心。會憐憫眾生的眾生，就能夠活得像菩薩，當然可以稱為大士，也可尊稱為大丈夫。因為這種人有慈悲心，為了度眾生任勞任怨，忍受一切艱難，領受一切侮辱，像菩薩一樣，所以稱為「大士」。

再說菩薩雖有覺悟，一定要不斷的求佛道，和不斷下化眾生，而達到自利利他和福慧圓滿。不斷的上求佛道，自然漸漸去掉無明煩惱，而自性法身也漸漸顯露，正是去掉一分人欲，就能回復一分天理，這樣微細的情見也就漸漸斷除。至於利他方面，就是菩薩一定要起大慈悲心，在生死苦海中，廣渡眾生，使眾生同歸正覺，同得解脫，這種利他的工作，叫做覺有情。

一般修道人不能個個稱為菩薩，但是人人都可修成菩薩。為什麼這樣說？因為一般學佛的人，雖有大乘根基，但是在修道的觀念上，都是為了自己，很少考慮眾生，化度眾生，這種就不是學菩薩乘，只學小乘法，小乘像一部小車，只能載自己到目的地，這種做法就是法華經和法寶壇經所喻的羊車、鹿車，只能容納一人，把自己完成功行，其他眾生他都不管了。

至於大乘的菩薩乘，就像大車，法華經與法寶壇經喻為白牛車。除了發起上求佛道的大願，將自己佛道完成，另一方面生起救苦的大慈悲心，行大慈悲行，完成度眾生的工作責任，就可以稱為菩薩乘。因此不論出家為和尚，或者是在家居士，明白大乘佛法，能夠上求佛道，以及有救苦的大慈悲心，都可以名為「菩薩」。

假如修道人，不能發起上求佛道的心願者，無論他將來有多大福報，或是有多大神通，都不可稱為菩薩，只可以叫他天神、外魔。

因此菩薩初發心時，必先發起四大弘願：

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我們再從佛學上的「因緣觀」看，天地間森羅萬象，有各式各樣不同的事物，都是各種因緣和合成就，離了一切因緣就沒有事相的成立。如一花一木，需要種子、土壤、水份、陽光、空氣等諸緣適當會合，才能蔚成綠葉紅花，假如缺失其中一種因緣，就沒有生和成的可能。不但花草是由諸緣生成的，就是天地間萬類皆是眾緣促成的。

從這點「因緣觀」看，修道、行道，如離開眾生，就沒有菩薩可成。因此遍佈法界，由眾業緣而生的眾生，正是菩薩修道的資源。所以度眾生解脫，遠離六道，是菩薩的念思和工作。因此菩薩的成就，由利己的「自覺」和利人的「覺他」，來完成菩薩行。

「觀自在菩薩」就是說明這位聖者，能夠「觀」察諸法實相真理，得到大「自在」，不為聲色境界所轉，又能救度迷惑受苦的眾生，具足「自覺覺

他」和「自利利他」的精神，所以尊稱觀自在菩薩。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大聖者觀自在菩薩，功行達到極點圓滿，證到了究竟涅槃，他明白五蘊皆空，因此度脫此岸的一切苦厄。

本經所說「行深」，不是一般粗淺功行，也不是一般初基的修行，不是感覺自滿德行，更不是覺得自是他非的道行。「行深」，是表示超越，表示完成，表示圓滿涅槃，這樣才能算為究竟到彼岸。

「深」是對淺說明，也是淺的對比。前段我們曾經說過，所謂「行」有三種步驟，修行、心行、和德行，我們把這三類一一分析。

修行——凡是參加被世人所認定的宗教團體，或是道體的活動，就可能被稱為修行人或修道人。事實參加修道團體，或是一般宗教團體活動的人眾，不一定是修行人（什麼才是真正宗教，在前言已經說明），如神道的團體，

現在已經被人認為宗教。當他們舉行一年一度的迎神活動，或是做醮拜拜，便聚集很多人舉行慶祝。他們吃完拜拜後各走各的，當然這些人不是修行人。

市內有一間小廟，牆上寫了很多菩薩聖號和神的名稱，這廟的信徒最少也有三百人以上，因為他們慶典時，廟口人山人海，需要交通警察指揮交通，否則馬路不能暢通，他們拜的祭品是雞鴨等三牲。曾經看到二十幾位女信徒身穿海青在那裡課誦「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這算那一門派的修行人？

再說，有一種人做了善事，內心常有功和利的念頭，常常在期待結果和報酬，這種只不過是一種自我迷執的善行，當然談不上修道、修行。另外有一種人，他在修道、修行團體中發號施令，概以自我思想觀念為中心，事實內心並無半點真理認知，當然這種作為，不能算是善行，因為這種人以自我為中心，迷於權威，這是自我迷執，這種行為只是在道場留下污點，他們導引眾生步入錯誤，這種作為不但不是善行，更談不上修行。

從易經本義而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聖人怎樣與「天地合德」呢？我們再看乾卦彖辭：「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也看看坤卦象辭：「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意思說明，天地創造萬物，還要普載萬物，把陽光普照，雨澤滋潤，使天地間萬物能夠欣欣向榮，發展各有的生命。尤其是不分美醜善惡，以同樣生機造化它、眷顧它，至於聖人菩薩，效法天地之象，無分善惡，同樣教育，同樣化度，使眾生人人具足生機。所謂大菩薩化五濁惡世眾生，同歸淨土。以無量光，照亮黑暗。

至於真正的修行（也是初步的修行），一定要多聽經、多看經，而且嚴守一切戒行，勿犯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多行十善業，勿造十惡因，以免將來在惡道的果報上迷失道業。

心行——就是自覺的修持，一個大覺者一定要以自利完成自己的內涵，而

後才能很自然逐步圓滿度眾生的本願，而成就菩薩道。一般修行的人，為什麼不能在思想念慮到達清淨無染，一再顛倒取著？就是無明迷惑事理，不知六道苦報的主要原因，以及修道的正確方針。所以咱們一定要進一步去明白四聖諦和十二因緣法，更要明白諸法緣生、諸法緣滅的道理，而後還要有勇氣去面對現實環境。在難行能行、難忍而忍、難修而修的情形下，來完成我的心行功力，這樣自能斷盡煩惱，滅盡無明種子而證得涅槃位。

德行——就是普度眾生的利人功行。上面所談的自我功行完成後，自會覺悟眾生同體、宇宙一家。既能證得眾生一體，如果有一眾生未度，就像是身體上有某一器官的缺陷。因此大菩薩行，立大願廣度無量無邊眾生同證菩提，這樣才是大乘德行，不比二乘聖者，只求自度，完成自己的功行。因此二乘聖者實無德行可言，因為德行是外度眾生，功行是善養內涵。可是要圓滿外度眾生德行，必定要先完成內在的心行，心行不能完成，就不能完成大乘德行。因此六波羅蜜兼備自度度人的心行和德行，有心行和德行，才能完

成大菩薩行，而進到佛位。

從「淺行」的初修，到功德完成的「深行」，有二條可走的路，一條是頓行，另一條是漸行。頓行又名「頓法」，或謂「圓頓行」。漸行又名「漸法」，或謂「漸次行」。無論是頓行或是漸行，最後目的都是為了成就圓覺深行。

當初達摩祖師來到東土時，以二種修持方法，教導修行人。初祖說：「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籍教悟宗，深信含靈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捨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即與道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為，名理入也。行入者：四行為要，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為四，一報冤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行。」

解：理入者藉經教語言、文字，證悟宇宙真理，證悟自己本性。修道以理入而證悟，就能「明心見性」。明心見性的人，能生平等性智、一切智、

道種智，也能明了六道眾生同一佛性，甚至能去掉人、我、眾生、壽者的四相執著。「理入」在經教中謂之頓法，是禪宗最注重的法門。因為能夠證悟的修道者，一旦頓悟，便能進入菩薩地，歷劫以來諸大菩薩因證悟而入三摩地，在各人的功行不同的情形下，有的竟然證到八地，可見圓頓「理入」是何等重要。這個「圓頓行」正是本經所謂「行深般若波羅蜜」的意思，有圓頓行的修道眾就能照見五蘊是空。既能明了五蘊是空，一切皆是因緣和合幻化不實，就能去盡執著妄想，不造諸業。藏識清淨無染，自然沒有業果上的種種苦報相。禪宗歷代祖師，對於圓頓法門最重視。

《血脈經》說：「若欲覓佛，須要見性，性即是佛，若不見性，念佛誦經亦無益處。」

佛陀：「一切眾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妙圓覺智，是智，離此心外，無一佛可成。」

五祖：「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

人師、佛。」

六祖：「不明自性，學法無益，徒增知見。」

我們再看下面這段禪宗公案，當初達摩欲回天竺時，向慧可說：「昔如來以正法眼藏傳迦葉大士，輾轉至今於我，我今傳汝，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

「法印」傳授的目的是契證宇宙實相（心）。從如來的傳授，輾轉到達摩計有二十八代祖師，個個都是密付本心。

從儒家看孟子研究學問的目的，他一心一意為了這個真心的領悟，所以他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這個「心」就是宇宙實相理體，吾人佛性，也是般若實相。而這個實相理體能夠領悟體會者，謂之頓悟，又謂之頓法。而頓法正是諸法中最為第一。頓悟的人能夠破除法執，證我空、法空而達到無餘涅槃，這樣謂之「行深」。就是經典所謂「第一義空」，也就是屬於大乘菩薩的獨特處。

至於二乘聖者，阿羅漢與辟支佛，因為未證實相，雖然破我執，但是法執未破。什麼是破我執？二乘的聖者知道我體虛幻，是四大、五蘊和合體，是無明業力引起，也是眾緣造就，若能去掉無明，就沒有六道諸境的苦報，也不會有生死輪迴。因此堅執解脫法，如阿羅漢執四諦法。辟支佛執十二緣起。他們執著不放，一切精進努力都是為了自我解脫。因此他們證果後，就不想來世間度眾生。因為他們知道眾生難惹，所以恐怕在度生的工作上，再起無明煩惱，也因此視三界如火宅，視眾生如冤家，不敢再來這個世界。當然這種獨善其身、獨證其心的行持不能算是「行深」。所以經中稱謂只破我執，不破法執。

至於大乘菩薩，不但證我空破我執，也證法空，所以法執也沒有。菩薩明白，佛陀所講的眾多法門，是為了破除眾生的諸多煩惱，假如眾生沒有煩惱，又何必開示眾生一些修持法門。所以妄想執著，就是眾生的無明幻想，它是不實在的。既然妄想固執是無實相，當然對治之法也非實有。妄想執著

與對治法門既然非實有，那還有什麼可執呢？

佛陀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所謂佛與眾生的差別只是迷與悟而已。眾生者迷也，佛者覺也。其實自性本自平等，自性本自具足，自性本自清淨。因此菩薩度眾生，並沒有給眾生加上光明，或是加上清淨，而後眾生才能作佛、作菩薩，菩薩只是給眾生打破迷惑觀念，迷惑一破自性自度。

《金剛經》說：「諸菩薩摩訶薩……所有一切眾生之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從這段佛語，就明瞭所謂度，實無眾生被我所度。因為法中的我是空，我度眾生的法也是空，就連這個空的意念也沒了，才能算是行深，這樣才能得到無餘的究竟涅槃。

下面來研究「行入」的道理，行入的道理是初行、漸行。漸行是成就佛道的基礎，這是重要的行持，不可不慎重。

一、報冤行：謂修道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

從末，流浪諸有，多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冤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言報冤行。」（修道人遇冤報逆境時，即起恚恨心，怨言四起，可乎？）

解：修道人如果遇有苦難，應該冷靜想想這些苦難的原因，今生既無錯誤行為，那就是在累劫中捨去天理，追逐物質造了惡業，因此造成六道中的輪迴，在輪迴環境中出現各種苦報，又在苦報中生了種種怨恨心，由怨恨中又造諸業。今日雖然進入修道團體，有修道學佛的心境，做事非常謹慎不再犯錯，但是要了解今生的逆境苦報正是宿世冤債，才有這些不如意境遇和災難，所以要甘願接受，好好忍受。這些困苦絕對不是上天給我，也不是別人給我，所以不必到處訴苦訴冤。經典上說：「在困窮中，不愁眉苦臉，就是位識達的人。修道人今生在逆境中能夠體會因緣果報，好好進修，不因逆境而退志，就能與道相應，要有這種意境，叫做報冤行。」

二、隨緣行：眾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等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惑，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名隨緣行。（修道人遇榮譽、福份等事，心生貪著，飄蕩而不自在，可乎？）

解：六道中的眾生，因業力所轉，所以各有不同苦、樂感受。換句話說，苦樂感受皆是由因緣所生，如果得到善報、榮譽，皆由前因所感，緣盡後這些福報回歸於無。因此在善業感果中，不必過份高興。萬一有一天所得的一切失去了，這也是業緣所產生的。修道人對於得失，不可以引動心裡有苦樂的感受，不要因為得了就歡喜，失去了就生氣，一切隨緣，遵循真理才能符合正道，這叫做隨緣行。

三、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智者悟真，理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捨諸有，息想

無求。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判知無求，真為道行，故言無所求行。（修道人貪心熾盛，種種馳求而不知足，心無息靜，可乎？）

解：凡夫永迷，什麼都要，金錢名利，處處貪求，永不休止。有智慧的人覺悟真理，了徹世間一切皆是業力幻化，有的轉眼成空，一切烏有，所以就與別人不同，他能夠安份，隨順環境，不敢貪求。修道人如果營營名利，一味貪著，不遵照誓願進修道業，將來功德聖業就非常黑暗。因為心隨名相追逐，自然內心充滿物欲，這種生活是不正確。難道不知道，六道三界如火宅，而這個身體是苦的根源。眾生應該徹底覺悟，消除一切妄想，好好進修道業。經書說，人能夠堪破世間，自然不會貪求貪著，不貪求就不痛苦。能夠到達無所求的程度，才算是一位有道行的人，這就是無所求行的意義。

四、稱法行：性淨之理，目之為法。此理眾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悋惜，達解三

空，不倚不著，但為去垢，稱化眾生，而不取相，此為自行，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然，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為稱法行。」（修道人不能證理性，雖修六度，而滯有為做作可乎，如是則與未見道者何異乎？）

解：人的自性和宇宙真理共為一體，「它」清淨無染，所以才可尊稱謂之「正法」，所謂「正法」就是不偏不倚，非善非惡。這個「實體」不是人所看到的諸相，六祖說：「說一物則不是。」也不是善，也不是惡，因此才說「它」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典說：「實相不是眾生的諸法相，因諸法相是緣起相，也不是相對的清淨和垢穢相，也不是人、我分別相，這些都是世間心所生所分別的。有智慧的人應該相信這個道理，循正法進修。」

再說法體本來空寂，沒有慳貪取著。所以修道人為了合於正道實相，對於身體、生命、財產，該施就施，該捨就要捨。這樣才能合乎經典上所說的布施不著布施相，（無所施的我，無布施的東西，更無受施的對象。）也不

貪惜財物，更不生布施功德心。度眾生不起度眾生相，有這種心境和作為，這種自利利他的工作，才是莊嚴菩提之正途。

布施既然如此，其他五度，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的行持，當然也要遵照這種方法進修。除去一切我見、妄想、執著，才算是合法的行持。

如果修行著相，就不能合乎正道真理，這和凡夫沒有什麼差別。凡夫貪物質，修道人貪功德，這都是貪欲心。修道人貪欲心熾盛，這和凡夫有什麼差別？再說修道人對同修菩薩要一視同仁、冤親平等，能夠同聚一堂那是因緣造就。冤也是因緣來，親也是因緣來。有上面所說的意境和作為，才叫做「明佛心宗」，也才能完成佛道。

上面所談是有關「行深」的修行功行。前段「理入」是頓行，由開悟自性後，破解我執，也破除法執而證寂滅真空，完成「行深」般若。後段「行入」是漸次行，由明因果，來了知今世所有違害、苦厄、逆境、災難都是宿

世冤債的報相。既明因果，自能隨緣起諸報度生。如遇有逆境，借逆境磨練心志，心平氣和、進修諸德，以便完成佛道。如遇有順境福樂雙至，也不處處貪求無厭，而耽誤時光、道業，可借錢財廣建聖業。因為順境而不為生活奔勞，此身可全心廣修經學，好好參悟，以證菩提實相。這樣才能合乎真理所需，也才能完成佛道，達到「行深」般若，而得到解脫。

上面所談「理入」與「行入」是殊途同歸，目的都是為了圓覺「行深」。但是必要以「般若實智」為依歸，才能建立正確方針，而後完成真實「行深」的佛道。下面來研究照見五蘊皆空。

照見五蘊皆空，從字義上說明，大聖者觀自在菩薩，能夠完成「深行」，是以般若智觀照「五蘊」，徹見五蘊是空，不執五蘊，而後得到解脫。

照見是什麼意思？照見不是凡夫知見，因為凡夫知見是屬於後天的分別心。後天的分別心是生活經驗所產生的，也可稱為偏見妄心。眾生是由少

年而壯年，再由壯年而老年。壽命愈長，社會層面愈闊，所接觸的事自然愈多，經驗也就愈豐富，因經驗豐富，見解上的分別心就愈多，這就是所謂之妄見。

妄見是束縛身心的業網，正是本心經所說「蘊」。因此《首楞嚴》說：「知見立知，為無明本……。」經典中所說的「見思惑」，就是妄見分別心，有妄見分別心，好像掛有色眼鏡看物品，是不能看它的本相。眾生以我見、我思觀萬物，當然萬物被我所轉，這樣就不能徹見萬物真實體。

說嚴重一點，我見我思容易產生邊見、邪見，邊見和邪見就是妄見。妄見是眾生造業的主要原因，為什麼？因為妄見執六根身心為我，執六塵境為實。因此隨境起念，受、想、行、識自然輾轉不停，我們的言行舉止時時在造業，也處處在造業，所以自然生死輪迴不停。

照見是以智慧對所觀的境界（現象界），能徹底明白萬物本體是空，是由眾緣和合，並沒有本體實相。所謂智慧，是本經所說的「般若」智，它

是人具有的靈明覺性，能夠由覺性起觀照，好像明鏡顯相，便能夠徹見萬物的本體實相。既能徹見萬物本體實相，就不被萬物所迷所轉，達到真理境界。

再說照見正是內心的靈明，這點靈明是超越經驗上的知見。修道者真能觸及心中這點靈明，自然與大自然真理混成一體，而後思想、念慮不受五蘊識見所轉，處處流露真、善、美的靈明覺智，胸襟開闊，猶如虛空，這時已無細微是非、分別的念頭。下面研究五蘊，五蘊包括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等。

蘊：梵語謂之塞建陀，舊譯謂陰。就是蔭覆的意思，上說的色、受、想、行、識等會覆蓋吾人性體。新翻譯謂蘊，就是聚集的意思。喻人身體是積集了物質地、水、火、風和精神方面的受、想、行、識，才構成這個果報體。草、木、虫、魚也是四大聚集而成的。山河大地也是地、水、火、風和合而成，一粒米穀的形成，是聚集人工、陽光、雨露、肥料等才能構成。由

上項的譬喻相信大家一定明白，凡是世界上一切，包括物質以及人事動態，都是由五蘊積集成立。

眾生對「五蘊」一味聚集，自然排斥自性真心，五蘊就變成根身的指揮中心。說明白一點，就是五蘊中的各蘊，本來就有獨具本能，一旦連繫聚合，就會除去本性良知，成為身心的主人翁，發號施令差遣身心，非為妄作。蘊也可以說為纏縛、遮蔽。

一、色蘊：所謂色就是物質形象，凡是宇宙間一切形形色色都是屬於物質，包括空中銀河系的各星球。吾人居住的山河國土、周圍環境，財產、金錢、身體百骸等等，都稱為色相。這些形質的色相是眼可見、身可觸。其他還有由耳、鼻、舌所接受聲、香、味，屬於不可見。而可以相感的色相，以及空執的財產數目，如公司股票、房地產等，它叫想相，又叫假想色。蘊是什麼？前面有說過，蘊可說為纏縛，也可說為遮蓋。到底是纏縛什麼？遮蓋什麼？我們先來想想，有關於這些色相財物，那一樣是真實的？以人的身體

來說，根本是由地、水、火、風四大要素組織成的。我們把身體分解，骨肉髮爪比較堅實屬地，汗血津液屬水，身體煖氣屬火，呼吸氣的進出屬於大地空氣。當四大和合時身存，分解身亡。尤其是人死後斷氣，氣斷歸風，漸漸冰冷煖氣歸火，潰爛後體內水份歸水，骨肉化土歸大地，想想此身在何處？再想想人既死，周圍財產、妻子、兒女、股票、金錢那一樣是你的？再詳細說明，不是人死後四大分解才說是空，就是未死時，四大和合、瞬間新陳代謝，生命常受疾病、水火、刀兵鎗炮、盜賊、橫禍威脅。財產也常被水火、地震、稅款、兒女、盜賊侵害，豈不是當體即空。可是眾生妄生執著而佔有，因佔有而造業，因造業而墮三途四生之報，這就是纏縛和遮蔽，所以叫做「色蘊」。

二、受蘊：所謂受就是領納，也就是平常我們常說的領受、心領、接納、接受，朋友送我們東西，我接受了可稱謂接納、領受。我不敢領受，只好很客氣的說：「我心領了。」表示心已領受，這和物質接受是一樣的，這

是受的意思。再詳細說明，就是人身體上的眼、耳、鼻、舌、身五根，會領納外境上的色、聲、香、味、觸的五塵，這些根接觸塵境，是日日接觸，如眼觸色、耳觸聲、舌舔味，而這些有的是願意接納，有的是不願意接納而不得不接納。願意接納謂之「樂受」，不願意接受而不得不接受叫「苦受」。另有一類有也可以，無也可以，稱謂「不苦不樂受」。蘊是什麼？蘊就是在接受中所起的心念，譬如願意接受的即生貪著，多一點更好。不願意接受而接受，譬喻眼看惡色，耳聽惡語，這是不願看和不願聽的，可是一旦接受便生瞋心，破口大罵，這就是蘊的意思。

三、想蘊：所謂想就是第六意識的心思作用，平常由五根接觸五塵後，第六意識的心，就起了分別作用，對所產生的塵境生起思考、假設的各種想像。因為這些是妄心所起的意念，它干擾自性的安靜，因此稱為想蘊。

四、行蘊：所謂行就是由思考、假設後，再起造作的心念。譬喻如何造作事端，如何設計謀略，如何應付對方，如何擺出姿態，這些都是行蘊所起

的心理作用。心理上的運籌，自有行為造作，有謀略念慮就有蒙蔽。有行為動作，便有業因的產生，所以叫它行蘊。

五、識蘊：所謂識就是識知事物決定進行之心。此心可分別是非、善惡、邪正，所以識又被稱為「心王」。如眼觀色相，便能分別青紅皂白，耳聞聲便能夠分高低音，身觸物體便能分冷熱，這就是識的作用。可是根塵接觸乃藉眾緣和合，隨時都可變化。所謂蘊者，就是把六塵幻境所組成的一切事物，看成真實，執著不放，由是虛妄心生自然遮蔽本性。

五蘊中的「色」，是現象界的一切物質，包括可見色、可聽聲、可嗅香、可舔味。其他四蘊是屬於心意作用，「受」就是根和塵境接觸所生的感覺，「想」是對境所產生分別的複雜心念，「行」是造作前的思慮，「識」是了解，認知決定的一種功能。

依五蘊相生的順序說明，是識、受、想、行、色。這是怎樣講呢？因為有「識」心的認知，然後才有領「受」中苦、樂、好、壞的感覺，一旦有

好、壞的接觸，自會產生「想」像的複雜心念，有了各種的想像，然後才有各種計畫謀略（行），有謀略才有造作行動，然後才感得「色」身，和環境上的業報諸相。

上面所談五蘊的內容，大概大家明白了，下面再說明五蘊皆空的意思。五蘊為什麼是空的？因為五蘊中無論是身，或者是心，皆是因緣所生法。這個「色」身是地、水、火、風四大和合而有，「受想行識」是由妄想分別而有，佛經說為「六識妄心」，因為這個妄心也要假藉根塵和合才生有，根和塵既是眾緣和合，當然由根塵和合而產生的意念更是短促，剎那生滅轉變無常。如果根塵不接觸，念從何起？到底誰去領「受」？誰去「想」像？誰去計畫謀略（行）？又誰去「識」別決定？識別什麼？由此大家就明白，妄心是因為塵境而有的，色蘊若空，其他四蘊就空了。因此佛陀說明「五蘊皆空」，要眾生不要執著，而遮蔽了本來面目。學道的人能夠將五蘊一一打破，自能徹見「真如自性」。

有關五蘊是空的道理，在大般若經有一段非常恰當的譬喻，現在把它分別說明：

色：如聚沫（群集的小水泡），說明人的身體是眾多細胞組合成，好像很多水沫聚在一起，但是水沫又是因為風吹而生有，雖有表面形狀，可是並沒有實體可言，再遇另一個風吹可能消滅。而這個由地、水、火、風促成的色體，在眾多的細胞組織內，一旦細胞發生「病變」，這條命會像聚沫一樣，瞬間消滅。（如愛死病，是免疫系統破壞。有這種病的人，從發生到死亡，女人最長四十天，男人最長一年。）

受：如水泡，水泡也是風吹水面而成，但是比水沫更容易消滅。這就是比喻眾生不論是苦受或是樂受，都是像水泡生滅無常。

想：如陽燄，陽燄就是強烈陽光照射大地，地面再反射的幻境，彷彿水溶蕩漾，事實不是綠洲水池，但是被口渴的人當做綠洲水池。這也是我們常說「海市蜃樓」的幻境，使人迷惑，終不可得。這些是比喻眾生的妄想紛飛

無有實際，好像陽燄一般。

行：如芭蕉，芭蕉的體雖大，但是空洞又脆弱，稍有強風便折斷。這是比喻眾生妄念遷流，造作諸行，好像芭蕉脆弱不實。

識：如幻事，是虛幻不實的意思，如魔術、電影，電影是底片的影像投射在白布上而顯出有動作的戲劇，影像的色彩也沒有實相，不過是短暫時間借其他形狀而幻成。其他如鏡花水月都屬於假象。這是比喻眾生的識心分別諸法，是一種妄想心念，它是虛假不實。

從上面這段經文，做個簡略結論，大聖者觀自在菩薩，以般若妙慧，觀察到這個地、水、風、火構成的身體，和心理起作用的受、想、行、識，都是緣生而有，原來不是固定自體，所以說照見五蘊皆空。下面研究度一切苦厄。

度一切苦厄：度是度脫解脫。一切苦厄是指世間上壓迫身心的病痛和災難，災難包括天災人禍。天災是水火、地震、旱災、雷電、瘟疫。人禍有刀

兵、鎗炮、盜賊、拘禁、刑罰等，上面所談是人間禍患苦厄。其他尚有六道中的大苦厄，譬喻人一旦三毒貪、瞋、痴熾盛，死後則墮三途，受地獄永拘禁、鬼道永飢寒、畜生永割殺的大苦厄。修道偏差、執相修行，雖有三界天道之報，一旦報盡便有身體臭穢、不樂本座的恐怖痛苦，和萬箭穿身的諸多苦厄。上面所談的是六道凡夫所受生死輪迴中，必有的痛苦，所以叫一切苦厄。

現在再根據經典的記述，把一切苦厄作詳細分析：

《大智度論》對於苦大致分為三種：身苦、心苦、後世苦。其他經典還有四苦、八苦、十苦、十九苦等。無論是四苦、八苦、十九苦，總離不開身、心、後世苦，今天就採取三種苦的定義來研究。苦厄的事實若能了解，大家對人生究竟是好是壞，就有正確的認識，有認識，才知道怎樣去追究苦的原因，以及學習解脫苦的法門，將來達到苦的解脫，才算「度一切苦厄」。

一、身苦：就是肉體受到逼迫、不自由、病痛、死亡等。

病苦：飲食失調，氣候不順，心神苦惱，四大不調和，器官老化衰竭，瘟疫流行，被外物傷害而發炎紅腫，業力纏縛，都會產生不同的病苦。

外苦：強風霜雨的侵襲，水災、火災、旱災、電擊的禍害，虎狼蛇蝎咬殺，烽火連天刀兵戰亂，利器襲擊，親情離別，意外無妄災害等。

老苦：氣力枯竭衰弱，器官耗損老化，舉止行動不靈活，生命所剩不多，眾病交替侵襲等苦。

死苦：有的被利器傷害，有的業果現前，鬼群齊集病室，精神恍惚，百病交加，在死亡邊緣親情難分難捨就痛苦流淚。看人事財物金錢全非而傷感，在萬般無奈的情形下度日如年，對死後的去處迷惘，心生恐怖，一閉眼便做惡夢，夢被火焚燒，夢被水滅頂，夢被惡風吹往虛空，夢兩山壓體，夢惡犬惡蛇咬體分屍，夢祖先父母接引，夢個人孤單到處流浪，飛沙走石，死前實在太痛苦。

二、心苦：由妄想貪著和外來打擊所引起的精神苦惱。

妄想貪著：金錢、名利、情愛的貪欲心，在圖謀無望，求而不得，自然精神憂鬱。男女情愛變故，離異分散，情結解不開，不思飲食，精神錯亂痛苦萬分。與人較量相比我不如人，人美我醜，人長我短，人智我愚，人不能，人有我無，因此產生愁苦怨苦。外來打擊，愚痴被欺被騙，受人譏笑，受人侮辱。事事不能稱心順意，瞋恨心生，不滿現實，多怨、暴怒、發洩。受、想、行、識熾盛交煎，念慮錯綜，夜難睡眠等等皆是心苦。

三、後世苦：是死後墮落三途受地獄、餓鬼、畜生之報。

地獄道：阿鼻地獄有猛火攻心，無絲毫間斷，日夜受盡苦具而罪苦無間斷。時間久遠百千萬億劫死而又生，生再受苦刑又死，連綿不斷，其苦實難形容。除了阿鼻地獄，其他還有很多地獄。

鬼道：有鄙惡鬼，腳如枯木，口邊垂涎不停，常流鼻涕，耳中生膿，眼中充滿血絲。食吐鬼，吃東西吞而吐，只能吃到自己所流出來的鼻涕。食虫

鬼，只能吃到蟻蛾。巨身鬼，腹大如桶，喉細如針，終生難得一滴水。齧口餓鬼，身體枯瘦，咽喉如針，口吐火燄。餓鬼，頭如餓狗咽喉如針，肚大如山。衰鬼，孤魂野鬼，終生飢渴，賴於糞廁所。鬼道說不完（請看六道苦報真相）。

畜生道：被割、殺、煎、煮、烤，追逐、趕殺的眾苦，受報不只一世，也有歷百千劫，業報難盡，非常痛苦。

從前面所談，有關於人間、三途的苦厄，都是人的妄想分別，而造作十惡業產生出來。眾生因為有這個果報體，把這個果報體當做實有。也把山河大地，動產、不動產看成真實，於是開始妄想著追求、佔有，貪心不足，一再造業，昨日得一，希望今日得十，明日得百千。今日有官做，希望明日做皇帝。貪欲愈多，自然造業愈重。煩惱愈多，痛苦也就愈多，生死輪迴就無窮無盡。

如果大家能夠像「觀自在菩薩」，以般若智觀察色是因緣和合，本來是

空，所看一切事物沒有實在，身體是地、水、火、風的和合體，無一物可得，自然不起煩惱，不執受、想、行、識各種妄想妄見，這樣五蘊皆空，自然無罣無礙海闊天空，不再造業，自然無業報苦厄了。

一位居士問智藏禪師：「有天堂嗎？」智藏禪師答：「沒有。」又問：「有地獄嗎？」智藏禪師答：「沒有。」又問：「有因果嗎？」答：「沒有呀。」又問：「有輪迴嗎？」答：「沒有。」智藏皆答「沒有。」有一天，這位居士又去問徑山禪師同樣的問題，而徑山在同樣問題一一答：「有。」這位居士覺得奇怪就說：「為什麼你答有，而智藏禪師答沒有，是什麼原因？」徑山禪師反問居士說：「智藏禪師有家庭嗎？」居士答：「沒有。」「有沒有妻子？」居士答：「沒有。」「有沒有眷屬？」居士答：「沒有。」「有沒有財產？」居士答：「沒有。」徑山禪師又問居士：「智藏所沒有的，你有嗎？」居士回答：「我都有。」「因為智藏禪師一切都沒有，所以沒有天堂、沒有地獄、沒有輪迴、沒有因果，而已經解脫了。而你，什

麼都有，當然有煩惱、有罣礙、有佔有、有爭取，所以你當然有天堂、有地獄、有因果、有輪迴。」這個意思是說，有我故有業報，無我故無業報。執五蘊為有者故有業報；照見五蘊皆空故無業報。空了五蘊，不再受業報，自然度盡一切苦厄。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舍利子：有幾種解釋，一、佛陀圓寂後，眾弟子焚其身體，在骨子內發現了無數如米粒大的五彩珠，有白色、赤色、黑色三種，光瑩堅固，故名舍利子。二、佛身體，由戒、定、慧所薰修的無量功德，得到甚難，可說為無上福田。三、法身舍利，就是一切大小乘經卷。經典契理契機，可除黑暗蒙蔽，超越生死，《智度論》說：「經卷是法身舍利。」四、舍利子就是舍利弗本人。五、舍利是鳥名叫鷲鷲。

舍利子就是舍利弗，他是佛陀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舍利弗依父母名為名，他父親叫優婆提捨，母親叫舍利，所以叫舍利之子。弗就是子。舍利又是印度一種鳥名，叫鷺鷥，頭禿外型像白鷺鷥，也像白鶴，鷺鷥鳥眼光非常銳利，動作敏捷又多智。而舍利弗尊者之母親未嫁時賦性聰敏、活潑美麗、見解卓越，處處比兄長強，因此以鷺鷥鳥為名。舍利子又謂鷺鷥子。

舍利子是本經的靈魂人物，因為心經重要是般若，而舍利弗又是智慧第一，所以佛陀以他為代表，而呼他的名字叫他注意，如金剛經的法會代表是須菩提。因為金剛經講的是空理，所以佛陀直呼解空第一的須菩提。

《般若心經》的道理非常奧妙，是開示智慧的道理，一定要上根利器的人才能接受。所以佛陀要智慧第一的舍利子為代表，而後才說明「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未研究這段經文前，大家先研究「空」與「色」的本義，而後研究經文，才容易明瞭經義。尤其是修道人對於「空」、「色」的本義，有認知的

必要，因為它對修道人太重要了。

空：梵文為舜若多（《楞嚴經》卷六「舜若多性」）。譯中文謂之「空性」。空與空性是有不同的意義，「空」是虛無、非有的意思。「空性」是指：一、虛空實體，二、諸法實相。「空性」在龍樹菩薩的中論裡說為「緣起性」，所謂「緣起」是說明一切事物的生起和存在原則。因為任何事物的存在，沒有一件可以單獨自立，必需互相依賴、相待才可以存在。而這種相待關係，佛學把它叫做「緣起」。龍樹菩薩基於事物關係的觀察，提出了「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這句話就叫做「緣起性空」，簡稱之，就是「空性」。

空性是指一切事物的本體，不是指一切事物的外相。事物的外相，就是我們平時所稱的色相。至於「色」的本義，叫變壞、質礙，質礙者就是有形質而互相障礙的意思。俱舍論說：「由變壞故，變礙故，名為色。」

我們可從事物相依相待的連鎖關係，來明白它的本質是空。所謂空不是

毀壞後才叫空，就是生存中的事物，以智慧觀察事物本身沒有實體，所以說它當體即空。所謂空不是空洞烏有，什麼都沒有，空是指「空性」。事物的本身若不具足空性的「空義」，就不能顯露它存在上的價值和作用。

日本有一位精通佛法的一休和尚，有一位外道問他：「佛法在何處？」他回答說：「在胸前三寸間。」這位外道拔出一把利刀逼近一休和尚說：「既然佛法在胸前三寸間，你就以這把刀剖開給我看看！」這時一休和尚不但不閃開，反而向這位外道說：「吉野櫻花樹，每年開一次花，現在你去把它的樹皮剖開，先看看裡面到底有沒有花。」

從這段公案，我們可以明白「空性」的義，是有「用」的實質存在。基於「空性」的義是體與用兼備，所以龍樹菩薩說：「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中觀論》卷六觀四諦品）。因此心經所說的「空」，是指宇宙間的一切法，無論是色法、心法，不是單獨存在的有，是「緣起」而「空性」。再說諸法就是有空性實體才能夠緣起緣滅，若

無空性實體就沒有變化，當然也沒有存在的價值。

緣起的道理，就是眾緣和合共同生起的意思。從科學理論的一些基本問題來探討，更能明白緣起相的過程。譬喻，前面這塊講桌是木材做成，但是咱們可以再追問，木材是什麼組成？當然木材是由纖維組成，而纖維又是由細胞組成，細胞又是由分子漸漸組成。在組成的過程又要陽光、水份、二氧化碳行光合作用，這一連串的問題來組合就是佛學上所說緣起。

至於分子要由二種或是二種以上的元素結合而成的，如水分子是由氫元素和氧元素構成，（氫的代號H，氧的代號O。水分子是以 H_2O 為代號。是二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結合，因此水分子為 H_2O 。）食鹽是由鈉元素和氯元素結合而成，任何物質一定要由二種或二種以上的元素混合合成的。當然元素的混合也是緣起。

從地球質體來加以說明，地球直徑是一萬二千七百五十六公里。這個球狀的圓體，它的百分之九十九重量，是由八種含量最豐富的元素所構成，其

中一半是氧，鈉佔四分之一，鋁佔百分之八，其他還有鐵、鈣、鉀、鎂等，才能構成這個地球。

每一種物質，無論是固體、液體、或是氣體，它的最小組織單位是原子，一粒微塵包含了數千百萬個原子，因此原子被視為所有物質組成的基本成份。

原子是什麼？原子是構成元素的最小粒子，至於原子的結構，好像太陽系的縮影。原子的中心叫原子核，而原子核有帶正電（+）的「質子」和不帶電的「中子」，外圍由帶負電（-）而體極小的「電子」環繞著。原子是可以單獨，也可以跟其他原子結合。

至於物質的構成，通常是由二個或是多個原子結合而成的，原子最初構成叫「分子」。如前面講過水分子是由二個氫原子一個氧原子構成，鹽分子是由鈉原子和氯原子結合才能構成。

這些理論是物質組成的過程，由一千年以來很多科學所證實的，而這些

物質的組成過程，就是佛學上所說明的「緣起」法，下面研究本經經文。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色相，空是空性。色有三種，包括可見可對的色，可對而不可見的色，不可見又不可對的色。

一、可見可對色：對，是接觸感覺的意思，如人身、傢俱、房屋、以及山河大地都是可見可觸摸的色相，這稱謂色塵。

二、可對而不可見的色：包括聲、香、味、觸。聲響耳可聞，但是不能以目見，所以稱謂聲塵。

香氣鼻可嗅，但是不能以目見，所以稱謂香塵。

滋味舌可嚐，但是不能以目見，所以稱謂味塵。

冷熱身可感，但是不能以目見，所以稱謂觸塵。

三、不可對不可見色：是人的心意，如眼見色，耳聞聲，鼻嗅香，身觸物，而心意無所不知。

「不異」：是離不了，無異的意思。前面有說明色是現象界的一切物

質，無論是可見、不可見，或是受想行識的心念，它都不能單獨生存，必有眾緣會合才能成立。因此每一物品各無自性，各無實體，既無自性，又無實體，因此稱空性，正是本經所稱謂「色不異空」。譬喻人本無實體，人身的主因是心法的業，而後由父母緣幫助成立，再由地水火風助長，這個身體是眾緣和合成立，身體無實體可言，也因此說明此身是空，也叫做不異空。再說心法與色法和合成的人體，有一天壽命終了，四大分散，化為烏有，所以叫空，也因此說「色不異空」。假使這個身體是屬於實體，就不會老化，不會變化，也不會死亡，應該不受有相關的物體變動而變動。

再說色相的本體雖無實質，但是現在看它一眼，還是有物體存在，因此說它「空不異色」。換句話說，有不異空，空不異有。有與空本來同性質，皆是緣生幻成，一旦壞了便回歸空體。

佛陀說：「我說緣起，當體是空。」

下面來了解物質幻成的過程，前面談過任何物質的促成有主因和助緣。

譬喻一粒果子，它成長過程一定要土、水、陽光、肥料的適當配合，才能蔚成綠葉紅花，也才能結果纍纍。假如這粒種子，助緣不當，當然不能開花結果，假如沒有主因的種子，當然也不能有茂盛的樹木。

人體乃是四大假和合的物質，這四大和合只是副緣，必定要有八識中的善惡種子，才能生成這個物質形骸。八識中的種子就是佛學中所說的「心法」，身體是由心法變化才能造就這個「色法」的身體。心法變化在唯識學稱謂「種子起現行」，起現行是一種無中生有的動力功能。當阿賴耶中的種子，在有助緣的適當時期，就開始產生力量起變化。當變化時會產生四種功能，是「障礙功能」、「流潤功能」、「炎熱功能」、「飄動功能」，這四種功能的聚合才產生各種不同的物質。

障礙功能是屬於堅性，在唯識學稱謂「地大種」。可支持萬物。
流潤功能是屬於濕性，在唯識學稱謂「水大種」。可收攝萬物。
炎熱功能是屬於煖性，在唯識學稱謂「火大種」。可調熟萬物。

飄動功能是屬於動性，在唯識學稱謂「風大種」。可生長萬物。

世間諸相必假四大功能，才能造成地、水、火、風等色法，因此稱謂四大種。（地水火風實性遍佈一切色法，所以稱大；能生一切色法，所以稱種。）

從人體上說明，堅性的「地大種」是幻成毛、髮、爪、牙、皮、肉、筋、骨、髓。濕性的「水大種」是幻成唾、涕、津液、血、汗、痰、淚、精水、大小便。煖性的「火大種」是幻成身上體溫。動性的「風大種」是人體所呼吸的氣。

「種子起現行」是一種由「無」成「有」的變化，其中過程除了四大動力功能以外必賴四緣，才能由心法的業力變成色法的形相。「緣」是什麼？緣就是引伸的意思，譬如一種法要它生起，而這個生起功能叫做「緣」。因為一切法不能單獨成立，一定要依靠相關的共同發起才能構成。如人爬上樹叫「緣樹而上」，靠牆才能站著，叫「依牆而立」。這個「依」也就是

「緣」的意思。

色法的形成必賴「四緣」，一、「因緣」。二、「等無間緣」。三、「所緣緣」。四、「增上緣」。

一、因緣：是主「因」，如一棵樹的成長，必有主因的種子，假如沒有主因種子，就沒有果體相，因此種子就是主要「因緣」。「因」也就是緣起法相的主要條件，但是主要條件的因，必須藉緣的助力才能生起，所以佛學上稱它謂「緣起」。假如沒有緣起的助力，什麼相都不能成立，可見副緣的力量是何等重要。人類生命的延續，也要眾緣共和，水火可以相生，不可相違，四大一旦相逆，生命便難保持久遠，如人的肝臟機能敗壞，心臟機能也失去作用，眼睛也看不見了，手腳不能動，整體生命就結束了，可見眾緣的共和是非常重要的。

二、等無間緣：是相關同等的法，在相助中而無間斷的意思。凡是緣起相，必有能生和所生。能生是因，所生是果。既有能生和所生，必有前後次

序。所以在同一色法和心法，必定要有和合的相待性。假如前後有間斷而不相及的話，可能變成有因無果，這樣緣起相就不能成立。譬如一粒種子是因，當然要藉土、水、日光、人工等助緣，才能開花結果。假如農夫灌溉，水量時多時少，烈日當空又亢旱而無半點雨露，這樣對於種子成長，就影響太大，它可能枯萎，一旦枯萎就不能開花結果。這「等無間緣」就是同樣法必需相隨或者相續而不間斷培養，才能開花結果。人的生長必須依賴資糧不斷補充才能維持生命。

從心法來說明，無間者就是前心念和後心念的中間若無他念阻隔，就是經過若干年，還能夠生起由前念而相續的後念，以前念做為後念生起之心法也。

三、所緣緣：「所」就是相關的對方，譬喻丈夫這個名稱的由來，是因為先有妻子，才能成立丈夫名稱；假如沒妻子，就沒有丈夫這個名稱。再作個譬喻，如鏡有像，是因為鏡前有物體，假使鏡前沒東西，鏡內的像也沒有。

了，這就是「所緣」的意思。緣是一種順著其他事物所起行為念頭，既有行為念頭，必有能緣和所緣。所緣是境，而能緣是心，要先有所緣的境，而後才能生起能緣的心，就是要先有物體，才有鏡內的影像。

從五蘊的本義來說明色是所緣的相法，受是能緣的心法。受又是所緣的心法，而想是能緣的心法。想又是所緣的心法，行是能緣的心法。行再為所緣的心法，而識是能緣的心法。由識再緣未來色法。由上面的定義來察知緣的意義也是延伸轉變法。

四、增上緣：就是有相關助緣，譬喻種子主要是「因緣」。可是單獨的種子不能生芽，必須埋在土裡，用水灌溉。又要肥料、又要陽光，才能使既生的芽繼續生長而後長葉、開花、結果。這些有關的土、水、肥料、陽光便是增上緣。意思就是說明增加主要因緣力量。

宇宙間萬有諸法，無論是心法還是色法，都是眾緣結合而成的，一切都受因緣支配，本身是沒有獨立自體。因為沒有獨立自體（實體），所以一

切事物都不能長久存在，所以稱謂性空。所謂性空，就是緣起幻化不實的意思。故曰「色不異空」、「色即是空」。然而一切幻化而成的色相，它的本體雖空，但是已幻成有的存在形態，並非空無所有，如由氫和氧結合而成的水，它屬於液體是流動的形態，有解渴、灌溉、洗滌的功用。堅性物體有阻礙的功用，煖性物體有燒熱的功用，軟性物體風卻有吹毀的功用。我們從這些形態的作用上看，它是有實有的存在，故曰「空不異色」、「空即是色」。但是以甚深智慧來觀察，任何可作用的形態，都是依賴有關係的條件起了變化，而這些形態就起變化。一旦作用變化就不能存在，故曰「色不異空」、「色即是空」。

再從科學理論來分析，一切物質（色相）是由無數原子組合，因此，物質本體不但沒有自性，當然也不實在。因為物質本體就是原子（空性），所以心經才肯定這二句話「色不異空」、「色即是空」。而原子（空性）結構中的質子、中子、電子，無時無刻都在構成物質（色相），所以才肯定又說

「空不異色」、「空即是色」。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從上面所說色的物質現象，是虛妄不實，是當體皆空。色的質體雖然眼根可見，而有質礙，可是乃是眾緣的短暫和合，在短期間很快就起變化。一旦起變化，就失去作用價值而轉眼成空。至於受、想、行、識是心理現象，雖然和色相的性質大不相同，可是它的動性，是受物質影響而生起，可以說是物質的統御者。因為它受物質而影響，而生起，所以受、想、行、識同樣是緣起性空。

人的心理作用根本也是藉眾緣才有的，假如沒有六根的眼、耳、鼻、舌、身、意，去觸六塵的色、聲、香、味、觸、法，就沒有六識的知覺，既無六識的感覺，那來受、想、行、識的心理作用。六根、六塵本來是空（六根因別業而有，六塵因共業而有），當然由它誘引的受、想、行、識也是空。所以說：「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心經無論是釋迦牟尼佛講的，或是觀自在菩薩講的也好，大聖者實在太

慈悲了。他給眾生說明「色」的本質是「空性」，雖然有形式的事物存在，而這些形式的物質又是幻化而短暫存在。眾生因為不能徹見萬物的實質「空性」，而妄執它的外表而造業，因此而生生死死無窮無盡。如今雖有一些眾生受真理的陶冶和佛法的教育而覺悟，但是對於個人的成就價值太盲目重視。當然佛學理論的認知是為了解脫，解脫成就必要重視本身的修持和真理的實踐，才能夠從平凡到超越，由超越而完成佛道。可是佛陀的基本教育是悲智共參共行，智是一種開悟，是智慧的開發對自我的肯定，也是解脫的信心。唯有認識自身和宇宙的關係，以及和眾生的關係，而後去實踐救度眾生的工作，才能完成大悲的菩薩精神，也才能顯現修道的實質。

今天大家是由皈依而入佛門，再由聞法而漸漸明理，但是不可忽略真理的實踐。因為佛道的成就和生死的解脫，是依正法實行而獲得。假如明白佛理而只空談理論，這又有什麼用呢？「色即是空」這句話，是從大覺者的言教去證悟真理。在觀「色即是空」的情形下，更要進一步去了解「我空、法

「空」的實義，因為由「我法皆空」的認知，才能安心去施行菩薩道，完成大悲的德行。

假如只求佛理的認識而不踐行，或者妄執個人功德建立，或者只求個人解脫，這種「個人主義」太濃厚又有什麼意思。如果「個人」的心行不能完成，就難施行度生工作。再說只求自我解脫，而不施行大悲精神，對整體眾生來說，究竟有多大意義呢？因此學佛的人不但要注意「智」的開悟，而且還要注意「悲」的行持，以表現對人類的關心。其實「悲」的行持就是儒家「仁」的完成。

當然「悲」的實踐，是沒有目的的，只是受大覺者的啟示，而明了宇宙的實質「空性」，更體察諸法皆空，眾生共一體性，才生起大悲心而做該做的工作而已。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這段文是上文的連貫，上段文是聖者啟示色、空不二的道理，而本文更進一步說明諸法體性的本義。所以大覺者又直呼舍利弗，而向舍利弗說：「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

諸法空相：「諸法」是前面講過的色法與心法。當然包括尚未說明的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緣，以及四聖諦等。「空相」是虛空實體，又是諸法實相，而這句話的意思說明五蘊等諸法，是緣起相，可是緣起相的本相是真空，因此而說諸法空相。

「空相」真義在大乘法中，是最深最難通達的道理，「空」不是一無所有，空的本義是無著、無所住、無取。空是諸法的真實性，換句話說，如果沒有虛空，也就沒有物質的存在。因為諸法是真如而緣起的一個現象。因此，空相與物質是不相離，而是一切法生有、存在、活動的基本原理，《大乘起信論》：「一切世間生死染法，皆依如來藏而有，一切諸法不離真如。」

再說「空相」理體是真常不變，「它」是宇宙的理體，也是宇宙間諸緣起相的真理。可名謂天性、天命、天理等。

這個「理體」是宇宙間諸緣起相之本相，當緣起相生成時，不隨緣起相生；當緣起相滅時，而不隨諸相滅，因此謂之「不生不滅」。（生滅，指有為諸法，包括心法、色法，依因緣和合而有，謂之生。依因緣離散而無，謂之滅。有生必有滅，但是以實法觀之，有為法之生滅為假滅，實相理體本無生滅。）實相理體本來清淨，眾生「本性」不因妄惑，而污染垢穢，在輪迴六道中而得到解脫，也非修持使其清淨，因此謂之「不垢不淨」。《法寶壇經》：「懷讓從嵩山至曹溪參拜慧能大師，大師問：『何處來？』讓答：『嵩山。』師問：『什麼物怎麼來。』讓答：『說似一物即不中。』師問：『還可修證否？』讓答：『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這句話有二種層次）師說：『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實相理體本來圓滿具足，而眾生本性不因善行使其增加，也不因無明障蔽或惡道

輪迴使其減少，因此謂之「不增不減」。大乘起信論：「如來之藏，無有增減，體備一切功德之法。」

實相理體本來就沒有生滅、垢淨、增減。生滅、垢淨、增減是世間諸法緣起、緣滅之幻相，佛陀恐弟子迷執世法之緣起相為實有，因此說明「色空不異」的下文，再強調理體空相，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至於生滅、垢淨、增減是依一般迷執妄想的眾生而說的，因為凡夫一概承認有生滅。（如人，從生有到死亡豈不是生滅，草木有春生秋謝豈不是生滅，大地諸相有成就與毀壞豈不是生滅。從天象之陰晴、月之圓缺，看人間的悲歡離合，皆是生滅象。有首詩：「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這也是生滅寫照呀！）

「不生不滅」的道理，在妄執的凡夫眾生是很難突破，因為眾生蒙蔽太深，故有的五眼（肉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只剩了肉眼。肉眼只能看物質的幻生、幻成、幻滅，因此堅執可見色的物體生有與毀壞，才有生

滅觀念。假如能夠突破這個觀念，即見諸法本空的實相。既見諸法本空的實相，即知這些幻生的物體本無生滅，下面幾例作為參證：

一、X光的發明：X光的功能可透視人體內臟，也可透視堅固物體，如牆壁、鋼鐵等。從這種事實看物體，物體本空。但是物質的存在也是事實，它有阻礙的功能。但是這阻礙的功能，只能夠阻礙物質的進出，和阻礙視力。它不能阻礙聲音，也不能阻礙電流。尤其是佛、仙、神、鬼的出入就不受色體限制，這些幻生的物體本空，所以說「不生不滅」。

二、科學的發現：物體的基本是諸原子的組合，就是物質本身就是原子。尤其是組成甲體的原子，也可組成乙體。由這種道理分析不但物質是空，就是原子根本也是空性。既是空相何來生滅？所以說「不生不滅」。譬喻水的組成是很多很多的水分子，水分子是氫原子和氧原子的和合體。一碗水從人類的業報相看當然是水，而從整個宇宙觀看，它是原子空相。至於水因蒸發而消失，若從宇宙實相理體看它並沒滅，只是人的視力看不見而已。

由於六道眾生的業報感覺不盡相同，人道上所需的水，餓鬼見水為濃血，阿修羅感水為兵器，四王天人感水為寶衣，忉利天人感水為香味，夜摩天天人感水為妙花，兜率天人感水為莊嚴，樂變化天人感水為摩尼寶珠，他化自在天人感水為音樂。

三、從輪迴原理看人靈與物質：一粒米穀的收成看起來似乎是春耕秋收，收後做為人類的食糧，看來似有生滅。若將根源追究，今日所吃的米糧豈不是一千年前，或是二千年前所留下來的，不過是重新組合而已。它的根本並沒有滅呀！假如滅了，那有今日的五穀，所以說「不生不滅」。將人類的輪迴現象看，去年張三的死亡，和今年李四的誕生，好像是兩回事。但是從死而不滅（科學家說：物質不滅。）的定理來看，誰都不敢肯定今年誕生的李四，絕對不是去年死亡的張三。事實業識的輪轉，只是四大地、水、火、風的重新組合而已，也好像人從舊屋遷新居。由這種理論看來，誰不是「今之古人」？誰沒有被古月所照？誰沒有踏過古時的山河大地？佛陀講

過：「天下男人皆我父，天下女人皆我母。」在因緣和合現象，佛陀的話是有很大的啟示。我們如果能放去人道的執著成見，放眼觀宇宙的實相理體，根本無生滅相，所以佛陀說「不生不滅」。下面研究不垢不淨。

「不垢不淨」：淨穢相，是人人所承認，事實淨與垢是無定相，只是各憑主觀而已。當然在人道上不能完全否定它的事實，可是也不能太執著，因為垢、淨是相對，好、壞也是相對，善、惡也是相對。人一旦太執著，自然棄惡而喜好，一旦歡喜好的自有貪取的傾向。

我們從宇宙整體相來看，糞便是人人認定垢穢的東西，但是三十年前農作所用的肥料尚未發明，而人所吃的蔬菜一定要靠糞便作為養份才能成長。人看到糞便就覺得厭惡，可是人吃蔬菜時又吃得津津有味，蔬菜的養份人體不可缺少。草魚、吳郭魚是豬糞養大的，魚吃糞才能成長，而後人再吃魚。那些人所厭棄的糞便那裡去，還不是吃到肚子裡，從這些循環實理看來，那有垢、淨的分別？因此說「不垢不淨」。再舉二例。

一位鄉村婦女，因為很少來都市，所以見識很少。有一天來到都市，看到一些以前沒見過的磁器，感到新奇又漂亮，就挑了幾件買回去。幾個月後在一次筵席中，他把那些磁器拿出來裝佳餚請客。當半席過後，一位朋友帶了剛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兒子來赴筵，這位留學生看到桌上裝佳餚的磁器，是洋人所用的便器，於是向大家說明。不說明時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說出來後大家就噁心了。事實上這個磁器並沒有裝過糞便穢物，因被人遍計所執認定，才有垢、淨的差別。

韓國一位高僧元曉法師，年少時來中國到處參學，有一夜晚途中沒有旅館，就睡在墓邊，睡了一會兒後覺得口渴，就起來找水喝。他聽到水聲，於是用鉢盛水，喝過後覺得甘甜無比，等到天亮後，才發覺他所喝的泉水，是從墓裡流出來。不淨觀的心念因此而生，於是他大吐一番，可是那裡還有水可吐？所喝的水都消化了。這下子可好，他竟然覺悟「萬法唯心」的道理。

再從眾生的業報心相，了知不定相的垢淨，廁所內的大便是人類所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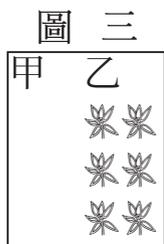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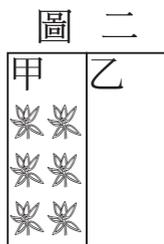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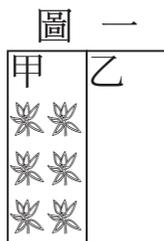
棄，可是在鬼道裡有一種餓鬼，常常蹲在廁所邊等大便吃。蛆虫在糞穴內鑽出鑽入，怡然自樂。這些垢穢，餓鬼、蛆虫反認為淨。天道天人視人間為不淨（世間有五不淨），四果羅漢視天人為不淨，菩薩又視羅漢為不淨，因此，垢淨缺乏定義。從宇宙本體實相看，實在沒有垢淨之分別。垢淨只是境界上之迷執而已，所以說「不垢不淨」。下面研究不增不減的道理。

「不增不減」的道理和生不生滅的道理完全一樣，就是實相理體既無生滅，就沒有增減。由上面所分析物質成立和合的二項結論，一、因緣和合；二、原子組合，就能明白物質不生不滅的定理。（科學家說：『物質不滅』），物質既然不生不滅，當然就沒有增減可說。所謂增減只是在這個小世界內人類的根塵錯覺而已，在超越的世界就沒有這種錯覺現象，佛學唯識論說，根塵和合因緣相必要具足十緣，不然的話什麼都沒有。這十種因緣：根緣、境緣、空緣、明緣、作意緣、分別依緣、染淨依緣、根本依緣、種子依緣、等無間緣。這十緣如果缺少一種，就沒有可見的物質可成立，假使十

緣其中稍有偏差，則所見相便不盡相同了。假使十緣缺失根緣，肉眼壞了，這些物質對人就沒有什麼可看性和可用性。如果去了我執，這十種因緣所促成的物質的意義也就變化了。因為人所認定的世間萬有，是根塵和合眾緣所錯覺而產生的，假使去掉我執錯覺，我人的知見就不盡相同了。這種問題大家可能不相信，我舉例一、二，大家研究看看，一支直棒插入水中時，就變成彎曲，彎曲並非事實，但是經過水的阻礙就變彎了，這是人的視力錯覺。例如火光旋轉時，人所看的不是是一點火光而是一個火環，而這環形的火光，實際只是一點火星而已，可是人為什麼看成火環？因為人的視覺神經不能追蹤它的每一個連接點，所以看起來火成為環狀，實際只是一點火花旋轉而已。眾生因為我執錯覺，對於其他事相的看法還不是一樣，如下例：

甲田有六棵樹苗，移植乙田，這樣看來甲田有減，而乙田有增，因為樹苗已經移植，所以有甲田的減少和乙田的增加。而這個增加和減少的觀念，是先有甲乙兩方的認定。假使沒有甲乙兩方的分別（圖三）將兩方成為一

體，當然就沒增減。大家能夠去掉我執知見，而能站立超越世界的立場，就證實緣滅的實相，也沒有增減的錯覺，所以本經指示「不增不減」。



我們對於佛所說的「因緣和合相」和科學家證實的「原子合成，物質不滅」的二種理念有確認，再去掉我執分別，就能確確實實證知「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實體空相。

從修道立場看，這個我執觀念能破解，才能證實相理體。所謂證實相理體又名「見性」，到見性的境界，就能發現物我一體、無聖無凡、一如平等。

《金剛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因為有我執觀念，才有妄想計較和你我分別，這樣自有生滅、垢淨、增

滅諸相，眾生也因為妄生計度，才生死輪迴於六道中。永嘉大師：「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

假使有朝一日證悟了，就明白「實相理體」本來是無所謂生、無所謂滅、無所謂垢、無所謂淨、無所謂增、無所謂減，就是五蘊也空。下面一偈是不增不減的寫照：

清淨無瑕一法身，如蓮出水不染塵，分身應現千江水，千月還同一月真。下面這段公案值得修道人深思。

六祖慧能將示寂時，有一位沙彌名叫希遷問：「師父圓寂後，希遷該依附何人繼續進修。」六祖答：「尋思去。」後來大師圓寂了，希遷每日靜坐。有一位師兄說：「師父已經示寂，你空坐何為？」遷回答：「師父遺教，要我尋思。」這位師兄又說：「師父交代不是要汝靜坐冥思，是汝另有師兄叫行思和尚，今住古州，汝因緣在彼處。師父交代要你到行思師兄處，你體會錯了。」遷聞後就往古州行思處所。行思問：「汝從何方而來？」遷

回答：「曹溪來。」行思：「有得什麼來？」遷答：「未到曹溪也無失什麼。」行思說：「既無失什麼，又何必到曹溪。」遷回答：「若不到曹溪，焉知不失。」從這段機鋒語言，顯示開悟真理對自性的認知，是「不增不減」。所謂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正是平等理體，聖凡不分，不因修而增加，不因迷而減少。不因修而清淨，不因迷而垢穢。也不因修而生，也不因迷而散。當初慧能得法大悟後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但是要有這種境界，一定要有般若智慧才能開悟，凡夫就是沒有般若智慧才迷失。所謂：「返本還源便到家，生死輪迴一念差。」請諸位在座同修菩薩好好把握生命時光。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空的本義指「真如實相」，但是真如實相所謂之「空相」，是非空、

非非空。因為非空則有，非非空則無。空相理體的空義，正如《大乘起信論》所說：「一者、如實空，二者、如實不空。」非空者，指「空中」具足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及一切無漏功德，證者可成就佛道，所以才說「實相理體」非空，非空就是如實不空的意義。再從六道報相看理體不空的本義，「空相」非空，所以他創造大千世界。六道諸相、山河大地、森羅萬象、草木虫魚、生死輪迴等，這正是不空本義。非非空者指「空中」實相，本來就沒有目前所看到的境界。「無色」，無山河大地、六道諸相、人事社會等，也沒有「受、想、行、識」種種無明污染煩惱垢穢，這些東西都是後來生起的。所以我們只要把它消除空了，就能符合「理體」本義。非非空就是如實空，因「空中」是「如實空空義」，所以眾生之報無定相，造什麼業成什麼報。造十惡者墮三途，行十善者報人、天，修我空者得二乘聖人，證我空法空行六度行者證菩薩、大覺佛陀。

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者。所謂色是色法，受、想、行、識是眾

生的妄想心法。色法是質礙物體，心法是心思和妄想。心法既是眾生的心思妄想，所以和實相理體不能契合。既不契合，當然不能相應。因為受、想、行、識是妄想思量、分別心理。「空中」實相，是真如意境，所以若用虛妄分別心，而求真如性體者，當然不能契合。因為「空中」本來無色，也無受、想、行、識等心理分別妄想，所以不能契合。

再說實相理體本來空寂，「空相」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非有非無。「空中」無色、受、想、行、識。因色、受、想、行、識是我見妄念生起，因此善惡二法不能與實相理體相應，因為「實相」本空，不染善惡垢淨。當然有差別之諸法也不能與實相理體相應，因為實相無生滅相，也非有無，所以不染有無之法。有心思造作的意念，當然也不能與實相理體相應。因為空相理體，無色、受、想、行、識等妄見心思，所以不染妄相造作心念。「真如實相」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無色、受、想、行、識，所以才說「空」，是「如實空」。話說到這裡，希望大家能聽懂。

因為這是大乘經義，在座的諸位菩薩，如果沒有經過一番修持，一段長時間的陶冶，當然聽起來會很費力。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我們先研究六根、六塵、六識，而後將本文接上文加以分析，就能明白本段是破凡夫迷執。

眼、耳、鼻、舌、身、意謂之「六根」。色、聲、香、味、觸、法謂之「六塵」。六根與六塵合之謂之「十二入」。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本句中間「乃至」二字是文章的簡略法。當初玄奘大師沒有將「十八界」一一寫出，只寫最初之眼界和最後之意識界。所謂十八界包括：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和六塵的色界、聲界、香界、味界、觸界、法界，以及六識的眼識界、耳識界、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共十八界。界是界限的意思，就是說明六根器官不能互

用。如，眼不能聽聲音，耳不能嗅香臭。

「六根」是內六入，「六塵」是外六入，共稱謂十二入。因為六根對六塵會發生作用，根和塵有互相牽制和互相引入，所以才謂之「入」。尤其是根塵發生作用後即時起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識就是分別的意思。

眼、耳、鼻、舌、身、意為什麼稱謂六根？根是能生的意思（比喻樹根能生枝葉）。六根對六塵境能生六識，所以眼等稱六根也。

色、聲、香、味、觸、法為什麼稱謂六塵？塵是染污的意思（比喻塵灰能染污明鏡）。因為色、聲等能污染真心，所以，以六塵稱之。

識是分別和認知的心理，因為六根對六塵後一定要有心理上的認知，才能分別，比喻：

「眼識」，眼所視的色有青、紅、黑、白，等色。形有長短方圓，人有男女老幼，貌有美醜，身有高矮，這些都是由眼識所分別。（生理學叫視

覺)

「耳識」，耳所聞的聲音有惡言惡語，柔和音聲，琴瑟和歌詠，男女聲高音低音，粗聲細聲，這些都是由耳識所分別。(生理學叫聽覺)

「鼻識」，鼻所嗅的香有花香、脂粉、龍麝、烏沉、汗酸、腥臭，這些都是由鼻識所分別。(生理學叫嗅覺)

「舌識」，舌所嘗的味有甜甜、淡鹹、酸辛、苦辣，乃至飲食上不同味道都是由舌識所分別。(生理學叫味覺)

「身識」，身所覺觸有冷暖、細滑、輕重、柔軟、粗澀，乃至男女肉體的接觸都是身識所分別。(生理學叫觸覺)

「意識」，就是依意根對諸法境起分別之心王，心識與五識同時生起，又是領導前五識。五根對五境若無意識的領導和帶動，前五識是起不了什麼作用，因此六識是以意識為主為王。(生理學叫知覺)

將意識名之為心王，就是說明意識不但領導五根緣五境，甚至旁緣十八

界，以及緣其他一切法。

凡夫均認為這個四大和合體為我，因此六根與六塵相接觸的便認為事實。比喻：眼觀色境、耳聞聲境、鼻嗅香境、舌嘗味境、身觸相境。五根對五塵後有所認識，就有所分別，事後以意識為主而計較人與我、是和、非，或多或少、或大或小，以及好與壞等種種差別。有這幾類的分別，便一再產生我計的心思，如我是他非、我多他少、我好他壞、我大他小種種貪著欲望。有欲望的妄想計度，自有各種計較和謀略的運用。從此便施出各種技倆、巧奪、虛偽、詐騙、掠奪等作奸造業的舉止行動。

人一旦錯認四大和合體為我，舉止動念自然遍計私心，蒙蔽真心自性。真心既然受了蒙蔽，自然隨業識種子顯現六道中生死輪迴的境象。

我們把根塵相觸而繼續產生作用的順緣事實再作一番探討，人因為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所以緣六塵（色、聲、香、味、觸、法），也所以有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也所以生

六欲（色欲、形貌欲、威儀姿態欲、語言音聲欲、細滑欲、人相欲），也所以有六道（天道、人道、阿修羅道、畜生道、鬼道、地獄道）。

嚴格說來五蘊、六識是幻影，六根和六塵是幻像，根塵是物質，六識是感官知覺，受、想、行、識是心理作用。所以無論是物質或是心理，皆是幻生幻成。尤其是人的心理更是漂浮不定，一切念思皆是隨環境變化。既然諸法是緣起假相，當然它無本體，而本體是空。

菩薩以般若妙智觀之，明白真空實相理體，本來就沒有這些迷情虛妄法，它們是由空性理體所變現，也是緣生之短暫和合。可是凡夫痴迷認為實有，錯會真假污染本真。而菩薩生大悲心，極力破除眾生迷執，所以說出上段的「空中無色、無受、想……無意識界。」使眾生聞後、看後，能夠放棄執著的妄見而開悟，由開悟而成就佛道。

從上面所說，心識是虛妄法，眾生不該有而有，有心識就會帶動其他五識，而一味貪著六塵境，起一切蘊念。有塵境的貪著，及五蘊熾盛，便有生

死流轉。有流轉便有苦境、苦厄。可是學佛的人一定要轉，要轉識為智。從實相理體看，空性本來就沒有六識，識中的一切虛妄是後天性的污染。但是眾生污染本心已成為事實，若不轉識為智，便永遠沉淪六道。經中說：「轉意識為妙觀察智，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什麼是妙觀察智？就是觀察諸法之本相，以便作為說法度生，為眾生斷疑之用的智慧。什麼是成所作智？就是為了利益一切眾生，及開悟二乘聖者所成就種種變化的事理的智慧。

現在，來研究怎樣轉六識成智慧，使六識與「空性」相應。

「眼識」是眼根對外境的認知。平常看見物體後，若沒有眼識，是不能分別所看的顏色、美醜、形狀、大小等等。目前我們所看的色相，花樣實在太多，也太迷人，真是五彩繽紛、萬紫千紅，使人賞心悅目。尤其是人工建造的種種境象，如舞台、觀光地區的活動設計，更令人流連忘返。有些女人濃粧艷飾，袒胸露背，展露身段，令一些登徒子目瞪口呆，想入非非。色相花樣何止千百億數。

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

古訓名言：「久視傷神，玩物喪志，貪著傷德。」

子曰：「非禮勿視。」有德有格的人謹記聖人明示，不看非禮之事，非禮之物。尤其是有智慧的人，不被環境事物所左右，辨別是非義理，時時修心，處處修身，求得心淨而至於心安。

例：轉眼識的實證。

佛陀在楞嚴會上，問大眾修什麼方便法門，才能圓滿通達佛位。

優波尼沙陀回答：「我從修行實驗中所得是觀色相起修，當初，我也最初看到佛陀成道的人，後來佛陀教我觀察身體內外的不淨相，而生起厭離心。為什麼？因為這個身體是由不淨而來的，到了最後化成白骨，又歸微塵，而最後歸入虛空。終其究竟，虛空和色相，兩者都沒有自性，因此，我得到成就無學果位的道業。當初佛陀為我印證認可，說我得到色、性皆空的人。再說，身體色質既已空盡，對於自性的妙有功能，便生起色質活動作

用，而達到周密圓通。所以我是從觀色相起修，而證阿羅漢果位。因此，我認為觀察色相的修法，是最上乘。」

「耳識」是耳根對聲塵的認知。平常所聽的音聲，若沒有耳識，是不能分別音聲的大小，音聲的方向，是善言或是惡語。但是，人同樣有耳識，有的善用，有的錯用。錯用者沉迷楚館秦樓，追逐聲色。老子說：「五音令人耳聾。」有的喜聽聞私語，聽後，錯覺語意，再造惡口、妄言、兩舌、瞋怒之業，這就是錯用耳根耳識的人。真理的明白，德行的完成，是由聞起悟而修，以到功行完成，而賢人善用耳根，「禹聞善言則拜」，「舜好問而好察爾言」。重視耳識，聽經聞法持續不斷，世事俗言無緊要者入流亡所。因此，我們要明白耳根耳識對眾生太重要了。

例：轉耳識的實證。

佛陀在楞嚴會上問話。

憍陳如回答：「我從實驗中得到，最上乘修法是多聽妙理，因為可以從

聽妙理的音聲而悟道。當初佛陀成道的時候，先向我五人轉四諦法輪，我就悟明四諦（苦、集、滅、道）的道理。佛陀說後問我是否理解，我把所開悟的道理，一一向佛陀回答，佛陀印證認可，說我是最初開悟的人。所以從我實驗得到的，要成就佛道，沒有別的方法，只要常聽微妙道理音聲，由音聲理解微妙道理，心領神會，再好好息滅煩惱苦因，自然證得寂滅正道。因此，我認為多聽妙理，才是上乘修法。」

「鼻識」是鼻根對香塵的認知。平常所嗅的氣味，若沒有鼻識是不能分別香臭。可是一般眾生只懂得利用鼻識貪著花香脂粉、香水的香味，再而引起心神不定，意亂情迷。而賢者善於利用鼻識，以香供養諸佛菩薩，與佛、菩薩結善緣。並常親近佛堂，鼻嗅香氣，蒙受佛香薰陶，心生莊嚴端正，而為未來解脫之助緣。

例：轉鼻識的實證。

佛陀在楞嚴會上問話。

香嚴童子回答：「我從實驗中得到，最上乘的修法，是以鼻觀香氣的莊嚴。為什麼？因為有一日我單獨安泰自然正在掃除一切妄念時，忽然看到比丘燃燒沉水香，香氣飄入鼻孔，我就觀察這個香的氣味，雖然來自沉水香的香氣，但是沉水香木，並非實體，它是緣生，也不是空，因為目前已成為假有，所以才有假象氣味的產生。至於氣味，無煙的定相，也沒火的定相。它從那裡飄來？無。既無定相又是從那裡去呢？也是從無去。因此我在靜慮中發現，這個分別思惟的意識也是如此，時生時滅，也沒有蹤跡，我又何必執著，妄想意識消失就歸於空寂。後來佛陀賜我名號叫香嚴，因為我是從香氣的道理而莊嚴，也是由香氣而開悟證到阿羅漢果位。因此，我認為由鼻界而觀香氣，是通達佛果位的最上乘法門。」

「舌識」是舌根對味塵的認知。平常所吃的味道，若沒有舌識就不能分別甜、酸、苦、澀、淡、鹹等，凡夫貪著口味，忍心殺生害命造無量業。老子說：「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而賢者則不然，孟子

說：「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君子遠庖廚。」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請諸位記住生命可貴，應該將心比心，不可為了肥己，為了口爽，而謀害生靈。他日冤債纏身，欲進修則寸步難移，慎思慎行。

例：轉舌識的實證。

佛陀在楞嚴會上問話。

富樓那尊者回答：「我從實驗中得到，最上乘的修法是，用語言音聲來說法，在說法中降伏內心魔怨，以及一切有漏習染。為什麼我這樣說？因為我從久遠劫以來已經得到辯才，時時宣揚佛法中的苦、空、無常的妙理。也因此，在宣揚中深深通達性體實相，並且對於恆沙無量法門，我都能夠為眾生開示，使眾生得到大無畏的進修功力。佛陀知道我有大辯才，就教我用語言音聲來宣揚佛法，我就在佛法中幫助佛陀旋轉法輪，在說法中自悟妙理，宣揚中肯定佛法如獅子吼。後來我得到阿羅漢果位，佛陀也為我印證，

說我是說法第一人。因為我是說法中通達佛位，所以我認為說法是最上乘修持。」

「身識」是根身對象境相觸的認知。平常我們所摸觸的物品，若沒有心靈的感覺，是分不出冷、暖、軟、硬、粗、細等，但是身識和外界的感觸，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的善用身識，有的錯用身識，錯用身識的眾生，日日勞役身心，營營名利，使身識貪著殺、盜、淫，造罪造業。漢朝名將李廣，夜夢一人向他說：「我是汝之心神（身識），君役我大苦，辭去。」幾日後李廣死亡。而善用此身識者，差此身勤於禮佛，加增佛緣，廣修菩薩諸善行，濟度群生，以至功行圓融。

例：轉身識的實證。

佛陀在楞嚴會上問話。

優婆離回答：「我從實驗中得到，最上乘的修法是，嚴守戒律，使根身行為正確，才能安然自在，這樣也才能淨化心念，身心通達無礙，自能圓

滿菩提正覺。為什麼我這樣認定？因為當初我追隨佛陀半夜離家出城，又親身看佛陀修苦行六年，降伏魔障，制伏所遇到的外道，解脫世間欲網，使煩惱淨盡，得到無漏果位。今日蒙受佛陀教誨，嚴守戒律，因執身持戒，使身心所蒙蔽的習染完全清淨，得成阿羅漢的果位，因此，我在佛陀弟子中，綱紀最為嚴明。佛陀也曾經為我印證認定，說我是持戒修身第一人。所以我認為要通達佛的果位，最好是擇善固執，嚴格修身，使人格淨化才是上乘的修法。」

「意識」是造作、操縱身心的根源。它帶動前五識，而生起種種意念，它可分辨事理，也會迷惑事理。自私妄見由它顯示，真理公義也是由它顯示。人之所以能為聖賢是由它造出的，或成為大罪惡者也是它創造的。古人說：「三點如星象，橫鈎如月斜，披毛從此得，作佛也由它。」可見意識與人之未來前途是相當密切。

例：轉意識的實證。

佛陀在楞嚴會上問話。

須菩提回答：「我實驗所得的，最上乘的修法是，身心對現象界一切事物，縱然有所接觸，不可留在心中，要放下意念的執著，入於空寂無相的境界。最後達到我、法雙亡，內無所空的我，外無所空的相，那時萬法皆空，空無所空，而後終歸於大定，才是第一妙法。為什麼我認定這個意念空寂的修行法門？因為我從歷劫以來，『心』已經得到無礙境界，所以自己能夠回憶過去已受過如恆河沙數的生死。今生當我初在母胎時，就明白空寂境界，而這個境界乃遍佈十方虛空。同時我也能夠使一切眾生證得空理。今生蒙受佛陀啟發，覺悟真空實相理體，又能圓明空性，而得到阿羅漢果位，再頓入如來性海境地，相當於佛的真知正見，也得到世尊的肯定，說我達到無學果位，認為我是解空第一人。因此，我認為能夠空掉內心，以及所執之相，空到無所再空才算實際，才是修行第一妙法。」

總而言之，我們要把六識善用，轉識成智慧，在生活中趣向善行，好

好追求真理佛法，擺脫污染的世界，借假修真，以至佛道之完成。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前文（無眼耳……乃至無意識界）是破除凡夫的迷執，本段經文是進一步破除緣覺乘所執的十二緣起法。為什麼十法界中的緣覺被列為二乘聖人？因為二乘聖人雖然有破了我執，但是法執未除。在實相理體中若有一法未去，都屬於虛妄所在。雖然緣覺聖人能夠了斷分段生死，可是未臻佛境。佛陀為了二乘緣覺能夠迴小向大，所以在心經本段說出對待法，要二乘聖人提升，因為實相理體本來沒對待法，一定要除去，才能證上極果佛位。

在此，順便介紹，緣覺聖人進修成就過程，緣覺聖者這個名稱，梵語謂之辟支迦羅，又名辟支佛，「辟支」譯中文謂之因緣，「佛」譯為覺，合言謂因緣覺，簡稱謂緣覺，又名謂獨覺。為什麼稱緣覺聖人？通常的說法是這樣，就是生在佛世，接受佛說十二因緣法而悟道才稱謂緣覺。其實不然，就

是生在末法期間，能夠蒙受善知識開示，或是自己閱讀經典而悟道者，皆可稱為緣覺聖人。假如佛在世能夠親聞佛法，而不悟道、不精修，當然也沒有機會證得聖果。如，寶香蓮比丘尼已持菩薩戒，但是私行淫欲，後來還是墮落地獄。《四十二章經》說：「弟子去離吾數千里，意念吾戒必得道；在吾左側，意在邪終不得道。其實在行，近而不行，何益萬分耶。」

總之修十二因緣法，覺悟無生無死之理而證聖果者，名為緣覺。但是這種聖者只是小乘辟支佛果而已。下面研究十二因緣法。

我們都知道天地間萬類諸相是緣起和合的，但是緣起成就不是剎那成立。中間要經過層次，比喻種子會生芽要有土地、水份不斷，陽光溫暖適當，而後由芽生莖，由莖生枝，由枝開花，由花結果，果回返再為種子。

至於六道眾生，在現實環境中死亡後，再生為六道眾生，其中要經過十二層次，而這十二層次又名為「十二因緣」。

這十二因緣就是：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

生、老死。在本文是省略中間十層次，只寫「無明」、「老死」。而十二因緣又名謂十二緣起，又名十二流轉門，或曰十二還滅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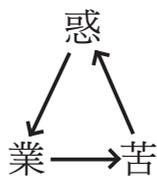
什麼是緣起？緣以序解，比喻，人先有心念才有動作，由心念緣起動作，經中說明：「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乃至「生緣老死」。

為什麼又稱謂流轉門（如下圖）？當然這也是一種比喻，譬喻凡夫在六道中生死無窮無盡。如湍水「流」動不息，也像車輪旋「轉」不停，故以流轉門說之。

因何又稱謂還滅門？就是說明解脫生死法門，「還」是還歸涅槃真性，必先「滅」除煩惱，故以還滅門稱之。

下面把十二因緣的名稱個別說明研究：

一、無明：就是愚昧無知，愚昧是輪迴種子，也是煩惱根源，人因為不明理才有妄見的執著，和不合道義的行為。也因此蒙蔽靈明本覺，所以「無



明」又叫迷惑心。到底迷惑什麼？從凡夫方面來說明，凡夫不明五蘊是假，所以執根身四大和合體為有，執六塵境為實，既有我的執著，自有種種分別和企求。有企求，就有貪著取捨行為，這個貪著取捨皆由我執無明興起。另一種是迷理無明，有迷理無明的原因，不明真諦實理，而執著邪見，或者執三界諸法為實法。總而言之，執根身以為我，執法界諸行以為法，皆是迷惑我法本空之真理，都是無明。

眾生由最初一念妄動，而障蔽妙覺靈明，於是真空的實相理體就不能顯揚。從此再受外來各種因素加重熏習，由熏習的染污，存於藏識是名「無明種子」，這些無明種子正是著現於生活上的慣性，從此一切生活習慣以慣性為主流再生無明妄想。

為了明白無明的本義，我們必要先知道「熏習」的過程。眾生到底從無始劫以來，在生活上是怎樣熏習？所謂熏習有三種：一、我見熏習，二、言說熏習，三、有分熏習。而這三種是我見熏習為主，而後才牽動言說和有分

二種熏習。

一、我見有二種，分為人我見和法我見。這人我見是生活經驗和學識所產生的，法我見是由推求義理，或者由學派的傳授而執著所產生的。這個我見熏習除了自己藏識中的種子以外，還有依他起性。就是現實的環境中引起種子的現行，而再生遍計所執的新熏習。為什麼遍計所執？這遍計所執是由環境上的人事動態所產生，因為這種人領納環境的外表和相貌，就生起見解，由見解而執著，由執著生起不正確的定義。所以這我見熏習是起自無明妄想，執無明妄想永遠不能得到真理。

二、有分熏習，三、言說熏習。這種「有分熏習」又名動作行為熏習，人一旦我見熏習強，當然處處都會保護自己。為了保護自己當然有行為表現，和言說強辯。有分熏習所表現就是瞋、慢、驕、誑、懈怠、放逸和一些名利佔有。在言說熏習所表現離不了諍論、誹謗，謗因果、謗善事、諂媚奉承，強詞奪理的言論。

我見熏習是無明妄想，屬於心法。而有分熏習和言說熏習是由無明所緣的行，是屬於色法。無論是心法或是色法都會牽動業力造作，蒙蔽真如自性，到了結果是有害無益。無明緣行。

二、行：是由無明迷惑心理所產生的言說和動作謂之行。明理的人，所表現是有理性；而迷惑心重的人，在言說行為上比較不能合乎真理的需要。行，就是不明理所顯著各種善惡動作。而這些善惡行為，又叫它為善惡業。行緣識。

三、識：識是「心」的別名，又是了別之義。心對境能夠了別名謂識。唯識論說：「識謂了別。」《楞伽經》說：「略說有二種，廣說有八相，謂真識、現識、分別事識。」真識者是如來藏也，又是自性清淨心，就是離生滅之真心，起信論名之為心，亦名為如來藏。現識者，起信論所謂之「業識」。現識是真心和無明和合而生染、淨二法之識體，唯識論謂之「阿賴耶識」。分別事識者又名轉識，以八識的論點說：阿賴耶識謂之本識，其他七

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謂之轉識。

至於本心經所說十二緣起法之識，就是業識，此識又名「藏識」，人的一生中所作所為的各種善惡二業，由生到死，這些造業行為都藏在各人第八識（第八識又名能藏識能生識）。所謂「能生識」者，是善惡二業不滅，藏在識中做為種子，業識中的種子，在某種因緣成熟時，自有力量帶動去投胎，接受應該的業報，所以人的一生當中所作所為，一點一滴都不漏掉，而儲存於「藏識」中，做為再世受報之種子。識緣名色。

四、名色：「名」是無形藏識的業種子，這個業識又名「中陰身」俗稱靈魂。「色」是父精和母體卵子，父精和卵子是色質的，所以謂之色。當男女交配時，必有中陰身的投入，（周子：「二五相交性命全，三五凝結貫人天。」）才能結成胚胎，所謂心物和合而成胎。業種子由無形變為有形，而謂名色。名色緣六入。

五、六入：六入是六根。當胚胎在母體內十個月，由名色漸漸成長到六

根齊全。眼、耳、鼻、舌、身、意完整了。六根雖然已經完整齊備，但是尚未涉入世間發生作用，所以名為六入。（從胚胎的名色到六根完整而出世共三十八星期）。六入緣觸。

六、觸：根和塵相合為觸。當六根俱備後，嬰兒在母胎已經成熟了，一定要出胎。誕生後的六根與塵世環境有很多接觸，這時正是再次生命的開始。觸緣受。

七、受：是領受，領受所接觸的環境。當嬰兒誕生後，對外境所有的接觸，自然會遇到順逆二種情況。對順境的感受生快樂心，對逆境感受生痛苦心。如，四五歲至十多歲時，知識漸開，對於飲食、衣服、玩具，都有所要求有所比較，且能分別美醜多少，而不願意接受不喜歡的事。「受」指小孩時期，對環境中發生的事情的各種感受。受緣愛。

八、愛：是貪愛。大凡有企求都可叫做愛，人在十一歲到二十歲時，對人生漸漸成熟。由環境上的苦樂感受，會變成對於色、聲、香、味、觸的貪

戀和追求，這就是愛的染著。大乘義章說：「貪染名愛。」愛緣取。

九、取：有貪愛和追求的心思，自有爭取的行動。人到了壯年貪欲轉盛，對五塵境廣求，遇可愛樂境則念念貪求染著，竭盡心力追取得到為止。對所憎恨的苦境念念厭離，必千方百計圖謀捨棄，所以取是愛染以後的一種行動。上面所說愛染和爭取，正是為再次生命，輪迴六道中紮根。取緣有。

十、有：是「業」成立的意思。人，因為有愛、取的無明心思，自然造種種業，而這些所造的新業因，必要感果，再招未來世受生，所以有是「因」位，未來受生是「果」位。由是而演成三界六道的事實果報。因為因果不亡，有前因的累積，而由積餘再牽引後果。正是，現在世因迷惑造諸業，感未來世因業而受生。有緣生。

十一、生：就是再世投胎。依現世所造的善惡業，隨業感報，再感來世在六道四生中受生。因果是定律，有善惡二種業因，必招六道生死中苦樂之果。生，是未來一世一世的各種不同環境和不同的活動。如，造作十惡因，

感生地獄之果報環境；造愚痴因，生為畜生之果報環境；造慳吝貪取因，生餓鬼飢餓之果報環境；守戒、定，行十善因，感天人快樂之果報境；能忍受逆境之遭遇，又能去惡從善，感生人道之果報境；好行諸善德，立護法願而無戒、定，又多瞋，感生為四生阿修羅之果報環境。生緣老死。

十二、老死：是衰老和死亡。既然有生，自然有生長以至衰老死亡，既有生就不能不死。因為此身是四大和合體，從小到大到老，活在無常世界，受時間、空間逼迫，將來必至於死。所以老和死是未來受報的一種結束。

至於六道中的眾生死亡各異。

天道：無色界四空天的天人，當樂果報盡死亡之前則生大苦惱，如萬箭穿體，後墮三途。經上說：「有非想非非想處天之天人墮落海中為魚鱗寄生蟲。欲界諸天之天人樂報盡死亡之前即現五衰相，一、衣裳垢穢，二、頭上花萎，三、身體臭穢，四、腋下出汗，五、不樂本座。是時非常痛苦，後墮三途。」經上說：「有忉利天之天人死後墮落為梅花鹿，也有墮落驢胎。」

阿修羅道：有胎生的天道修羅，有化生的人道修羅，有卵生的鬼道修羅，有濕生的畜道修羅四類，老死狀況未查出資料。

人道：人間是五趣雜居地，有地獄來，有鬼道來，有畜生來，有人道再轉生，也有天人、天仙報盡貶降，也有菩薩示現人間。菩薩下生則示現救度眾生職責，聖賢、天仙轉生的則表現保護仁義道德。而惡道來轉生，因習染未盡，舉止行動各有不同。有的凶橫如修羅，有愚痴頑固如畜生，有貧賤懶惰如餓鬼，有作惡多端終生囚禁如地獄。有上述的習染作為，所以人間有恩怨、有鬥爭、有冤枉、有不公平，也有欺人與被欺。有搶奪、有拐誘、有殺生害命、有侵佔、有被騙，也有強欺弱、大欺小等等事實。再因為有上述的造業事實，所以形成人間死亡各異，有長壽、有夭折、有善終、有遭遇無妄之災而死亡，有烽火連天刀兵鎗炮而死亡，有遭遇無情水火地震而死亡，有被病業纏身、手術開刀痛苦難忍而死亡，有拘禁刑罰而死亡，有瘟疫電擊而死亡，有不如意而自殺。總而言之，一樣生百樣死。

畜生道：畜生的死亡離不了殺割、破肚、開腸、分屍、剝碎、絞細、切片、煎煮、火烤等死亡後再處理。

鬼道：鬼道有四生，但是多數是化生鬼類。化生的鬼類，有的受刀兵劍樹砍殺而死亡，死後風吹又生，生後再受砍殺而死亡。生而又死，死又生，一日數億次。有一種餓鬼常被野狗分食，死後風吹又生。生後又被分食，一日達數億次之多。

地獄道：地獄道的鬼和鬼道的鬼大不相同，地獄道的鬼完全被拘禁得不到自由，鬼道的鬼還能得到自由。至於地獄道的鬼魂在拘禁中加上刑罰，有抱火柱而死亡，有刀輪而死亡，有灌銅汁而死亡，有千刀割殺而死亡，這些事言之難盡，但是地獄道眾生有一共同點，它們一日一夜死生生死次數，有達到九百億次之多。（上述老死的情況，請參考拙述「六道苦報真相」。）

總之，「無明」是蒙蔽自性的虛妄心。「行」是依照妄心迷惑所造成的業因。「識」是依所造的業，而存在藏識中做為投胎的種子。「名色」是

神識（中陰身）依賴父精母卵，結成的胚胎。「六入」是胎兒六根初成。「觸」是胎兒誕生六根和六塵接觸，但是尚未有憎愛心。心思。「愛」是心對境生起各種慾望。「取」是對五欲廣求的作業行為。「有」是由貪愛而造作的各種業力。「生」是依所造的業力去受報投生的一種事實（如投生為人，或投生善道，或投生惡道）。「老死」是六道中無常轉變，六根敗壞，身體衰竭死亡的一種現象。

眾生輪迴於三界六道的的原因，就是「無明」受妄心所驅使。因此，耽迷在聲色貨利之中，顛倒妄取，所以做了很多不合理的「行」為。有既造的業因，自然在種子引入藏「識」儲存。識中既有種子，自然會找有緣男女投胎（六道各道投胎）。有業識的投胎，自然有形體組成引起「名色」成就（識是名，精水卵子是色）。有名色自然引起「六入」（六根）的構成。六根成熟，當然要落地誕生，與大地塵境接「觸」。接觸後自然對順境樂「受」，對逆境苦受，苦樂中的各種感覺，自自然然樂生「愛」，苦生憎恨。有貪

愛便展開慾心追求和妄「取」。既有妄取的各種活動，自然再造新「有」的業因。有新業因必受未來果報，隨業力而六道再「生」。有新生命，自然有「老和死」的自然循環變化。

說明到此，大家應該明白生死根源就是「無明」。想求生死解脫，當然先下手斷除無明，作為首要工作，如擒賊先擒王。到底怎樣才能滅除無明？當然要用般若起觀照，照見無明性體本空。無明是人真心蒙蔽的一種虛妄心思，因為凡夫不覺才被其所迷惑，而後才生出種種顛倒取著的造業行為。

對於無明所執的問題，再作比喻更易明白，佛學上有句名相「空華」，「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是說明眼睛有病的人，向空中看時，看到很多花墜落，事實空中並沒有花，用來比喻人的無明妄心所計較的諸相本無實體，只是真如心受蒙蔽錯覺而已。如果能覺悟世間幻化，也能體悟無明生起的一切念是無性，則無明自然瓦解，無明滅了則真心顯現，這樣對於一切事理都能徹見本相，就不再執我法二相而妄造一切業。

前面有提起本段經文，是破除二乘緣覺所執的緣起法。這是怎樣說？因為二乘緣覺觀察輪迴的實況，心生畏懼，遂生般若妙智，體悟眾生怎樣才能沒有「生死」中的憂悲苦惱，當然是不來受「生」。怎樣才能不受生？當然不可造作一切業「有」。如何才沒有業因，當然不要妄「取」。要怎樣不妄取，當然不可貪「愛」，因為貪愛就會妄取。怎樣才能不貪愛，當然不要胡亂領「受」。如何不領受，當然是對六塵境不接「觸」。要不觸，當然不要有「六入」，因為六根完成就會涉入六塵，而根塵相觸。怎樣才無六入，當然是不可有「名色」的產生。要沒名色就該將藏「識」的種子清理乾淨。要藏識中的種子清淨，就不要妄作妄「行」。能不妄行，該破除「無明」。無明一旦破除，終其究竟生死自了。

緣覺聖者既有能力斷除無明，在無限的生死中得到解脫，證上涅槃。為何心經本段經文，說是佛陀破除緣覺聖者所修所執的法？因為涅槃有不同境界和不同含意，諸佛所證的涅槃，是聖智自覺內證涅槃的境界。再說聖智

涅槃無所謂生，所謂滅。如果涅槃的境界是滅除一切（包括無明至生死），那麼，就是滅了無明中生死，然後才有涅槃的生。但是生與滅是相對法，有相對的生滅法，仍然受生滅法所縛，也等於住於有為法的範圍。經文不是說過嗎？「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空相理體，不是修即有，不修即無。若是修即有、不修即無的話就是有生滅。起信論說：「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因此本經說明：「空中無色……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至於二乘聲聞、緣覺的涅槃境界，只是覺悟自我和捨離貪著外境的愛染。因此在捨離習染中，再也不敢生起無明的妄想顛倒，他們只是把這種修持作為自己涅槃的境界。所以佛陀要他們破除「完成小我」之固執成見，迴小向大，證上極果的佛位。下面研究四諦法的苦、集、滅、道。

事實十二因緣法也是四諦法，名詞上雖有差別，性質完全相同。無明、行、愛、取、有五支為集諦，識、名色、六入、觸、受、生、老死七支合為

苦諦，有觀因緣的智慧為道諦，十二支全滅是為滅諦。既是同義，為什麼重說？是為了適應眾生之機，不得不說。

無苦集滅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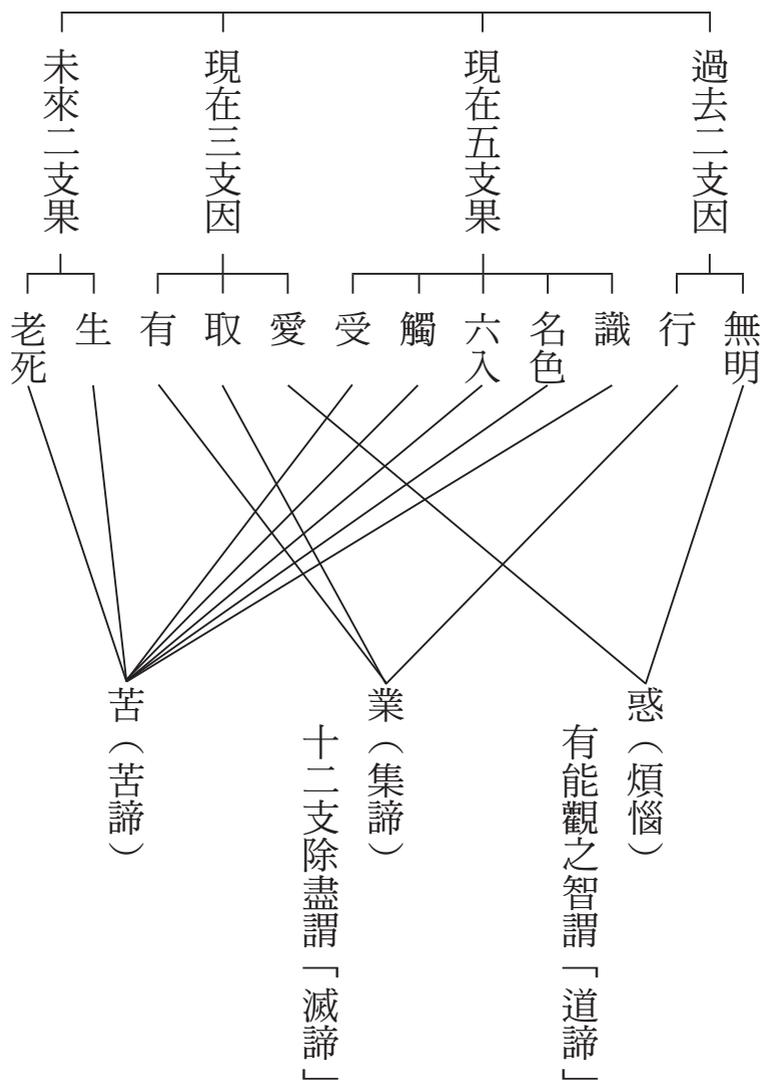
苦、集、滅、道又名四聖諦，是聖者所悟的真理，二乘（小乘）聖人阿羅漢依四聖諦為道業而超凡入聖，所以名為聖諦。

阿羅漢是四聖最底級，所以稱謂小乘聖者，他是聞佛言教覺悟修道，因此又名謂聲聞。

阿羅漢，翻譯中文謂之「殺賊」，是殺無明煩惱賊的意思，因為無明煩惱可盜功德法財。又譯「不生」，是永入涅槃，不再受生死果報的意思。

四聖諦是佛陀在菩提樹下所證悟的真理，也是最先開示世人的道理。根據佛經記載，佛陀成道後，在波羅奈國的附近鹿野苑，為憍陳如等五比丘作初次演法，就是「四聖道」，這是佛史最有名的初轉法輪。

表世三緣因二十



四聖諦也是佛陀弘法利生的要訣，更是佛陀教育弟子的根本要義。他在四十九年的說法生涯，是以四聖諦來散說諸法。

四聖諦的重要性，是可以叫眾生斷除個人的固執無明，也能夠徹底解決生死、憂悲苦惱的問題。佛陀向弟子說：「我昔與汝等，不見四真諦，是故久流轉生死大海。若能見四諦，則斷生死。」

《雜阿含》說：「一時佛在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法成就，名曰大醫王者所應，王之具王之分，何等為四？一者善知病，二者善知病源，三者善知病對治，四者善知治病已，當來更不發動。如來應等正覺為大王，成就四德，療眾生病亦復如是。云何謂四，謂如來知此是苦聖諦，如實知：此是苦集聖諦，如實知：此是苦滅聖諦，如實知：此是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諸比丘……如來應等正覺，為大醫王於生根本知對治，如實知：於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根本對治，如實知：故如來應等正覺為大醫王。」下面研究四聖諦各諦要義。

一、苦諦：是說明苦的真相，三界六道苦報實況。苦是壓迫性，也是威脅性。是不願意接受和沒能力接受，但是不得不接受的一種遭遇。

從人道來說明，人，自中陰身投入母體後，（中陰身是人死後，識身脫離母體，中間所受的陰形，這個陰形如童子身。中陰身是死後生前過渡期間的形狀。但是這個形狀七日一次變化，人死後七日就應該受後世的果報，假使七日內未能往到受報界地，這個中陰身一定蛻變，而重生一個中陰身，如此，最長經過七次，便決定受生地點。《成實宗》說：「極善和極惡的人無中陰身，死後即到受報之地。」）居在母腹即受胎獄之報，十個月的歲月暗無天日，出生後在環境上一定要接受下列八種苦厄。《增一阿含經》說：「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煩惱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

1、生苦：未生前困住母胎受胎獄之苦，既生後一生為生活掙扎的眾苦。

2、老苦：一旦身體老化器官多病，動作遲鈍，事事不如意也不方便的眾苦。

3、病苦：人的五臟、六腑、七孔、筋骨、關節、皮膚無所不病，這些病是苦。

4、死苦：死前身體受病痛折磨之苦，死後墮落惡趣之苦。

5、求不得苦：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多欲貪求不能稱心如意，自有精神上煩惱痛苦。

6、怨憎會苦：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彼此討厭、怨恨，偏偏冤家路窄。

7、愛別離苦。

8、憂悲煩惱苦：親情與知己無端被謀害，或因戰禍分散死亡，或天災、人禍、冤枉分離死亡，都會叫人肝腸寸斷，泣不成聲，是謂愛別離苦和憂悲苦。

上面所談苦諦，是人間事實的景象，但是這些事實都有原因，學佛的人

應該勇敢接受它，了解它，實實在在從根本上來解決它。這些苦果的來源，必要從集諦去探討，才能夠完全明白。（前面有說明身苦、心苦、後世苦至此簡略。）

二、集諦：是說明受苦的主要原因，也是說明貪瞋痴乃是惡業的造作根源，因此，引起三界六道苦報。

集是招感性的，佛陀認為人的種種痛苦，是因為「無明」所緣起，緣起貪、瞋、痴的心思，緣起殺、盜、淫的行動，緣起兩舌、綺語、妄言、惡口的穢語等。因此集諦的意思是聚集上述的十惡業，既有惡業的種植，自有苦果的結實。但是果實不能分享，是要自己獨得受報，苦果既是自己招惹，就該想辦法消滅求解脫才對。

三、滅諦：滅是可證性，是涅槃的意思，是遠離生死之苦，到達寂滅的境地，得到永久安樂。上述的苦果，是由無知的招惹。滅是樂果，是生死苦厄已滅，可是並非說滅就滅，說斷就斷，必有智慧的開發，真理的認知，真

實的修為，才能到達涅槃境界。不然永遠是沒辦法解脫，絕對不是說超生就超生。這些認知和修為辦道，就是道諦。

四、道諦：道是可修性，是通往涅槃故名之為道。「道」的意義非常廣泛，可以說是「宇宙真理」、「人的本性」，用動詞來說明是「通」和「導」的意思，是步入真理覺性的真修為。（邪妄法不能以道稱之）我們既明生死眾苦，是集業惑而成，同時又明白涅槃可證，必有上求的方法，如怎樣斷煩惱、滅無明、證涅槃。這些方法就是修證的道法。道法有三學戒、定、慧，五戒、六度萬行、八正道、十善業等，都是可修性，所以稱之謂「道」。

能證涅槃之道，謂之「正道」，五戒、十善是三學、六度的基礎，其中必依八正道，才能貫穿諸法，而到達實相理體。因此，無論從那個法門入手，絕對要施行八正道，不然「度無極」、「了生死」就非常困難。八正道是證滅的八條道路，也可說八種正確方法，其中包括正見、正思惟、正語、

正業、正命、正勤、正念、正定。

1、正見（認識正確、見解正確）

從人事方面講：人道生活環境是錯綜複雜，尤其是不如意十有八九，對所遭遇的事情，能預防者要預防，不能預防已發生者也要忍受，不可因為不幸遭遇困擾心情，或改變學佛修行初志，一位有正見的人，明白事理乃相輔相成，接受環境挑戰，不敢荒廢道業。

從真理方面講：要有下列的認識，(一)人生和宇宙的關係。(二)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萬物關係。(三)現象界一切事物是因緣和合。上述三點要有真知正見。正見不是猜測，不是理解識見，是開悟證見。

2、正思惟（心思正確）

人的思想念慮是行為起點，念慮光明，行為磊落，結果光明。念慮自私，行為乖張，結果黑暗。因此，所想所做必須無愧於心，切不可把自己和他人帶上恐懼和愧疚。

3、正語（說話正確）

從消極方面講：不說謊言、不欺騙、不食言、不隨便承諾、不黃腔、不罵人、不吼叫、不造謠生非、不說尖酸刻薄傷人的話、不說凶狠惡毒粗魯的話、不挑撥離間、不誹謗、不作無益空談、不必爭論、不花言巧語、不竊竊私語他人隱私和過失。

從積極方面說：要說有價值性的話，合乎真實，合乎常情，合乎需要，說的話要適當精要，能夠叫人不起猜疑，不亂方寸，從善止惡。尤其是講經說法時，話要有內容、真實，容易實踐，忌以訛傳訛。平常多讚美別人（不是美麗謊言），要注意說話時言辭和態度要誠懇、和藹、親切。

4、正業（行為正確）

業的本意是行為造作（不是事業），正業是正當行為，作事要合乎中道，時時流露慈、悲、喜、捨（慈是給眾生快樂。悲是設法解決眾生的煩惱痛苦。喜是見眾生離苦得樂心生歡喜。捨是內心平等而無執著）。不殺生、

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不吸毒、不貪求無厭、不奢侈浪費、不惱怒傷人，也不傷害生靈。要愛護一切眾生，見義勇為，廣大利益眾生，量力以財物施捨。時時有感恩之心（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世間有四恩，父母恩、眾生恩、國家恩、三寶恩。」）。更要有責任心、榮譽心、合群心理表現，才算正業。

5、正命（職業正確、謀生正確）

正命是謀生職業，也可說職業本份。人需要生活，生活需要工作職業，人的職業責任，是非常重要的，軍人職責保國衛國，官員的職責是衛民護民。民間無論從事各種行業，各種工作，都有直接間接影響他所屬的國家社會。

正命是選擇正當職業，遵守本份，不做損害道德、國家人民的職業工作，如：官員不舞弊營私、不濫用權力、不做禍國殃民的事。百姓無論從事何種行業，不因私利做違害道德社會的工作為職業，如：販毒、開賭場、賣淫、販賣人口、買賣武器、占卜、放高利等。修行人更不可以從事動物交

易，如：養雞、鴨、豬、魚池經營，魚販、肉販、屠宰、釀酒等。要以正當的方法謀生，正當方法求財。尤其是選擇對自己身心以及社會有益行業才算正命。婦女從事家庭管理，也要認真工作，做好家務，才是婦女正命。

6、正勤（努力正確）

勤快努力，方針正確。所謂：「行盡世間天下路，惟有修行不誤人。」佛陀一生從事教育，在教育中他要眾生向真理善德方面去努力，好好施行「四正勤」。

《大乘理趣六波羅多經》說：「一、阻止邪惡不善念頭，二、已生惡念要斷除，三、未生善念努力助它成長，四、已生之善念付於施行不滅。」

一、阻止邪惡不善念頭：人性雖善，自無始劫來受諸業蒙蔽，今生受物質和環境的影響，起心動念容易自私虛偽，因此要有警覺性，謹慎不善念頭於隱微之間。

二、已生惡念要急切斷除：念是行為前奏，有惡念容易產生罪惡傾向，

步入行動，因此，有惡念產生應該趕快遏止斷除。

三、未生善念努力助長：心是非常複雜，可使報體上天堂下地獄，成佛、菩薩也是由它。因此，有善念才能孕育道德種子，才有道德行為，凡是有道德念思，這種人的人格是高尚的，這種人的一生也必然活得有價值。

四、要保持善念不滅：人心多變剎那萬千，為什麼？(一)受藏識種子影響，(二)受父母遺傳影響，(三)受教育影響，(四)受環境財物引誘影響，有這些因素，所以心容易多變。唯識所謂「種子起現行，相熏相染。」今日聞法受正法真理教育，受諸佛、菩薩遺留經典教育，受大德苦口婆心開示，才發現人人有般若良善的心，應當把握良善作為，甚至要將它發揚光大，不要因環境一變遷就保不住這顆良善的心。

7、正念（正確想念）

正念是正當的想念。人的生命是點點滴滴累積成的，一生的生活經歷，免不了有些可愛可恨的遭遇，有苦樂、稱譏、毀譽、得失等，有的時間久

了會記得乾乾淨淨，但是也有的歷久彌新，沒齒難忘，憶想當初值得驕傲的事，便滔滔不絕，說個沒完沒了。想到可惡可恨的事，便咬牙切齒，吼叫咒罵。這些回憶，對個人來說沒什麼好處。

正念是以「四念住」（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來觀察人生，體悟人生的實質，那一樣是真實，那一樣是虛幻、無常、不實際，一幕一幕體會觀察，理出一條正確道路，作為一生思想行為的指針。學佛修道為了脫生死，不是享受天堂福報。假如觀念偏差，容易鑄成千古遺恨，不可不慎。

8、正定（安靜正確）

正定是內心安靜（甚至不起靜念）。眾生是前念未平後念又生，因此，不能活得安靜。內心的煩雜是修道最大障礙，禪宗打坐，淨土宗念佛誦經，密宗持咒，唯一要求是一心不亂，多數不能收到預期效果。也容易產生偏差，或心帶異計。如色界四禪，屬於有漏禪定造成。

呂洞賓的初期修煉，有很好成就，可以帶肉體雲遊四海，後來經過黃龍山，被黃龍真人說他是守屍鬼，竟然祭劍刺殺黃龍真人，劍刺不入，後來拜黃龍真人為師，受真人開示「正道法要」。

正定是清淨禪定，是放下一切有為的心思造作，在諸惡莫作，還要眾善奉行，又能夠自淨其意。

佛陀在世時，一名梵志持花獻佛，佛陀說：「放下。」梵志放下左手的花。佛陀再說：「放下。」梵志又放下右手的花。佛陀又說：「放下。」梵志說：「我的花全部放下了，還要放下什麼？」佛陀說：「放下你的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切捨去，捨至無可捨，才是你放生命處。」

馬祖道一初出家時，常常一個人打坐，懷讓問他：「打坐是為了什麼？」道一回答：「為了作佛。」後來懷讓拿了一塊磚頭在他的面前磨，經過一段時間，道一好奇問他：「磨磚作什麼？」懷讓答：「作鏡。」道一說：「磨磚怎能作鏡？」懷讓說：「磨磚不能成鏡，打坐何能成佛？」道一

問：「怎樣才能成佛？」懷讓說：「如果牛拉車，車不能動，該打車，還是打牛？你是學坐禪，還是學坐佛？如果學坐禪，禪不在坐臥。如果是學坐佛，佛那有一定形態？正法是無住，因為求佛法不該有取和捨的執著。你這樣學坐佛，等於扼殺了佛，如果執著坐相，便永遠不見大道。」道一又問：「道無形相，怎樣才能看到？」懷讓說：「內在法眼能見道，也能見無相三昧。」道一又問：「道是否有成壞？」懷讓說：「如以成壞聚散的現象來看道，便非真的見道。」這時懷讓說了偈言：「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花無相，何壞復何成。」道一聞後大悟。

正定不是身相打坐，更不是外相端莊，也不是內心著相、著境。《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有所著，即非無漏三昧定。

正定，是透視五蘊是空，看徹一切外緣所組合色相，是虛幻變化，內心受、想、行、識也是不實，和自身相關的苦樂是業力引起。有正定的修為者，以平常心隨順因緣，聽憑業力內調自性，隨遇而安，更不使苦樂、生

死、得失成為道障。

以上四聖諦和八正道的內容大概說完了，為了加重諸位內心的認識，把「聖諦」本義再作簡單分析。苦、集、滅、道為什麼稱聖諦？因為「諦」有包括二種意義，是「審察」和「真實」。審察是從智的方面講，真實是從境的方面講。審察三界中的輪迴生死，真實苦不堪言，因此說它是苦諦。審察貪瞋痴等惑業，真實能招感三界六道生死，因此說它是集諦。審察涅槃理體，真實寂滅，因此說它是滅諦。審察出世道法（八正道），真實能夠使眾生離苦得樂，因此說它是道諦。

也可以這樣說，審察六道中的生死苦果，是由集所惹的，要滅苦果當然要斷除集因。斷除集因，一定要精修道法，將來達到功行圓滿，便可以永遠了生死，證得涅槃。能真實明白苦集滅道的理，才謂之諦。

學佛的人眾對四聖諦該有根本理念，當初佛陀是以四諦理展開說法。從表面看是小乘羅漢（聲聞）所修的，其實大乘菩薩法門，也要從此通往。不

過小乘聖者太過重視自己解脫，大乘菩薩就不同，菩薩了生死證涅槃後，觀察六道苦海，尚有無量眾生輪迴生死，因此發無量無邊大慈悲心廣施六度萬行，救度眾生，這正是小乘與大乘之不同。

從上面所談四聖諦的道理一大篇，為什麼佛陀又說無苦集滅道呢？前面曾經提起《大乘起信論》說：「真如實相具足一種空義，一者如實空，二者如實不空。」如實空者是說理體實相，不但沒有苦集虛妄，煩惱垢穢，也不是修道才能寂滅，不修道就不能寂滅。因為煩惱、垢穢是後天生起，所以才說「如實空」。自性理體的功德智慧本來圓滿具足，不是因為修即有，不修即無，所以說「如實不空」。《起信論》又說：「自體不空，具足無量性功德。」又說：「如來之藏，無有增減，體備一切功德之法。」佛陀在四十九年說法生涯，雖說八萬四千法門，是對治凡夫迷執。眾生一旦沒有妄想執著，何必多此一舉。如：菩薩行深般若，照見五蘊是空，不因五蘊而生諸法。自性天真流露，那裡還有什麼苦集滅道。《起信論》說：「若有眾生，

能觀無念者則為向佛智故。」總之就是眾生迷，才說四諦法對治。菩薩悟而性體流露，當然無苦集滅道。說真的，佛陀為什麼說諸法？欲眾生了知有輪迴生死，佛陀為什麼破諸法？欲二乘覺悟無輪迴生死。

無智亦無得。

心經是佛陀為了開發眾生般若智而說的，為什麼說到經文中段又說「無智無得」，好像否定心經本意。其實無智亦無得是本經精要，是屬於法定的中道實相妙理，也是菩薩真實智境。

眾生因為迷執不同，佛陀大慈不得不破除，如凡夫執五蘊根塵妄想意識，因此佛陀不得不說：「空中無色……無眼、耳、鼻……乃至無意識界。」小乘辟支佛、阿羅漢，雖能去掉我空，可是尚迷於法，因此佛陀不得不說：「無無明亦無無明盡……無苦集滅道。」至於權教菩薩，尚執六度菩薩法（有眾生可度，不可不度，不度就不能顯出大慈大悲，有菩薩行可修，

不修不能證菩薩），而心常罣礙所修之行，和所證之果，因此佛陀不得不破權教菩薩所迷執的菩薩法。所以說出實相理體本來法空，無所謂得無所謂失「無智亦無得」。

至於大乘菩薩真實智境「無智亦無得」，我們可將大慧菩薩問佛有關六波羅蜜的實義來求證。

大慧菩薩問佛說：「世尊常說六波羅蜜，那麼！要怎樣才能達到圓滿正覺。」

佛陀說：「波羅蜜共有三種分別，就是世間、出世間和出世間上上。世間波羅蜜和凡夫所執沒什麼差別，凡夫貪求色、聲、香、味、觸的欲樂，修世間波羅蜜，雖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修持，可是這種人的目的是求神通，或是求生梵天享受快樂。出世間波羅蜜，就是像緣覺、聲聞這類，為了自己證得涅槃之樂，所以才修行六波羅蜜。至於出世間上上波羅蜜者，是菩薩摩訶薩，是從內心自證自覺，了知自心現量本來具足功德

智慧，不是修即有，不修即無。所以大菩薩的深行，不起分別，不生妄想，也無執著取捨，也不是為了自己安樂，才去做利益眾生的工作，才去修行六波羅蜜，……大菩薩獲得聖智內證境界，身心淨化，不墮有無二邊，因此名為般若波羅蜜。」（《大乘入楞伽經》卷五）

我們再研究一段佛陀與須菩提的對言，更能明白「無得」才是真得。

佛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定光如來）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無上正等正覺）。」須菩提回答：「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陀說：「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

(《金剛經》)

下面一段祖師公案，可以左證「無智亦無得」。

西方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往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處求道時問：「我欲求道，當用何心。」尊者回答：「汝欲求道，無所用心。」師子問：「既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回答：「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言已，即入佛智。後，鶴勒那尊者說：「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

我們曾經研究過，般若智不是一般學識知見，知識是屬於後天所習妄想分別心。般若無開悟者，不能認知諸法真偽、大小乘，不能證真空實相理體，不能到佛境地。而「無智無得」是更進一層面把我實體與真空同化回歸自然第一義空。這種境界正是真真實實，也無所謂佛也無所謂道，與大自然混為一體，我即宇宙，宇宙即我。因此才勉強以文字語言述說，他是法身、

佛、如來、真如理體、大道、如來藏。這種至高境界，回歸自然是歷代祖師的方針、目標、目的。

趙州古佛初問南泉禪師：「有何方法可以見道？」南泉說：「當你有一個要達到的念頭便有所偏差了。」趙州又問：「如果絕諸意念，又如何能見道呢？」南泉說：「道不在知與不知，知是妄見，不知是麻木。如果你真能毫無疑惑證得大道，就同太空虛豁開闊，毫無間隔。又不受外在是非觀念約束。」趙州聞後大悟。

一位僧人問德韶國師：「古德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為什麼卻被縛？」師答：「你道般若是什麼？」僧問：「不見般若為什麼卻被縛？」師答：「你道般若什麼處不見？」師又說：「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般若怎麼說見不見？所以古德云：『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

上述舉例是大乘菩薩「無智亦無得」意境。大乘菩薩雖修六度諸行，而不執著諸行。如行布施時，不著布施相，內無能施的我，也無所施物品，外無受施的眾生，至於其他五度也抱同等心理。度眾生既無度眾生相，在證果方面當然也是一樣，證無證相，才是實證，這是大乘菩薩修證的真實境界。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以無所得故」，是承上起下之詞，說明菩薩因為修深行，得大般若智，能照見真空實相理體本自清淨，無一法可得（即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這種有大智慧力的摩訶薩，依大智慧力，內心是清淨自在的，所以沒有罣礙，沒有恐怖，也沒有顛倒妄想，得到究竟解脫。

前面提起，眾生因為迷情妄執，故有偏差觀念，如凡夫執五蘊根身為

實，因此為物質環境的佔有而造業。二乘聖者雖能看破四大和合我法，可是執迷「四諦道」法，而勤修苦行，因此得到偏空涅槃。權教菩薩一味執著上求佛道，和下化眾生的工作而努力。總之「無所得」者就是無取著，有所得者就有取著。一旦有取著，就是法執未亡之妄見，因此佛陀才說「空中無色……無苦集滅道」，使權教、二乘、眾生，去認知空性理體，本來無所謂智，也無所謂得，才能落實在大乘（實教）菩薩。

從上面的經義，我們一定要體證，諸法皆無所得，才是真得。正如雲門所說：「人人自有光明在。」就是去盡心中執著、污染，自然顯現本淨自性，這正是真得。

《大般若經》說：「善現言：『世尊！若不可得，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若不得一切法，云何能圓滿六度，入菩薩正性，嚴淨佛土，成就有情？』佛言：『菩薩摩訶薩，不為一切法故，修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無所得故，修般若波羅蜜多。』」我們再探討祖師幾段公案，使大家更

能肯定自性功德本自具足，一切現成不假外求。（中庸所謂「道不遠人」）

慧海最初參見馬祖道一，馬祖問他：「來作什麼？」慧海回話：「求作佛。」馬祖說：「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處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慧海還是再問：「那個是慧海自家寶藏？」馬祖說：「即今問我者是，一切具足，使用自然，何假外求。」慧海聞後自識本心，作禮而退。

六祖慧能三更入禪房，受五祖開示後即大悟說：「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萬物。」

自性理體本自圓滿不缺，具足一切功德智慧。因此在聞法辦道行化的工作，切勿心上生心，幻起自是自見的錯雜意念。

《金剛經》：「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

《金剛經》：「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

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吾人能體證理體性空，無智無得，智得現成，又生無所住心，行施六度諸行，不執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才是落實菩薩摩訶薩。（菩提薩埵，前面已解，不再分析。）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諸法當體即空，因此菩薩以般若妙智慧徹底產生效用，破除下列諸障，乃至達到究竟涅槃。

罣礙，事物障蔽於心，得不到解脫的方法。罣是牽掛，礙是被阻不得前進。意思是說明心因為迷惑，對境產生妄見，事事牽掛，患得患失，而不自在。如凡夫牽掛親情、愛情、物質、地位、名利、生命，所以有我見迷執障礙在心，謂之我執障礙。而權教菩薩，執有六波羅蜜可修，有眾生可度，也是法執障礙。

恐怖，對罣礙的事、物，恐怕不能達成心願發生變化，心理不能安寧，常存畏懼，謂之恐怖。再說凡夫身口意之業常造，而與罪相應，以此緣故，

在生活上，常有恐怖感。命終前去處迷惘，命終後墮三途地獄、餓鬼、畜生受無量苦，以此為恐怖。天人報盡現五衰相，或似萬箭穿身，有墮落之恐怖。

上述之罣礙、恐怖心理，皆因無般若智，不能了知諸法實相（真如性空），因此產生無明諸煩惱，貪瞋痴諸惑熾盛造無邊業，所以才有罣礙、恐怖。二乘、權教執所知之見，罣礙個人成就，恐懼不能完成聖業而解脫，是被所知而障蔽。至於大乘菩薩了知諸法緣起而性空，空性理體無智無得，無所謂煩惱、菩提，因此能斷煩惱障，亦斷所知障，而至如如之境界。故無罣礙、無恐怖。

眾生能夠以般若而證而修，內不執根身為我，則不為身心、事所罣礙。外不著諸法則不受塵境所罣礙，身心境一如，自然解脫自在。既然沒罣礙，就沒有恐怖。所以說，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遠離」是永遠脫離的意思，也可說永遠解脫，不重生

六道、四生之業報界。「顛倒」者，是本末倒置，指東為西，認假為真，背覺合塵的意思。

《俱舍論》說明眾生有邊見、見取見、身見，所以產生四種顛倒。一、世間諸法無常是生滅法，卻認為常，是謂常倒。二、六道與世間皆苦，卻認為是樂，是謂樂倒。三、世間諸行是對待不淨法，卻認為是淨，是謂淨倒。四、諸法緣生幻成，我體亦然一切無我，而認定有我，是謂我倒。（《阿毘達磨俱舍論》卷十九）

佛陀臨滅時從棺而起：「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夢想，是一種虛妄的幻想，因為幻想不實似夢，所以稱為夢想，亦可稱妄想。如眾生迷時認為諸法皆實（如夢），一旦覺悟，才知萬法皆虛幻（醒了）。所謂夢裡情景宛然，覺後事物全非。總之眾生因為無明煩惱，而生活在夢幻的世界內，認假作真，所以顛倒取著，妄造惡業，再受生死輪迴之

苦。修道人因為無真知正見，妄執諸法為實，著相修行，因此不能達到真實解脫。

《金剛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大慧菩薩問佛陀說：「凡夫基於什麼原因誹謗正法？」

佛陀告大慧說：「凡夫因為執著身心感受，因此建立四種我見意念而誹謗正法。一、正法本來無相，卻建立法相。二、正法本來沒個人見解，卻建立個人見解。三、正法本來沒所謂因，卻建立無因論。四、正法本來沒個性，卻建立性相。因為有這四種不正確觀念建立，因此發生誹謗正法之事。其實凡夫自我建立觀念，和正法毫無相關。眾生因為不善觀察正法，所以產生誹謗的事。」

再說，什麼是本來無相卻建立法相，就是對於身心所現的五蘊、十八界諸法相，本來無他的個別相，可是凡夫卻遍計執有，認定為實，這正是本來

無相卻建立法相。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眾生自無始劫以來，受種種惡習污染，所以產生這種觀念。

什麼是本來無個人見解，卻建立個人見解？就是對於身心所現五蘊、十八界，認定為實，因此生起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的分別見解。這就是空性本無四相分別見解，而凡夫建立個人見解的原因。

什麼是本來無所謂因，卻建立無因論？因為凡夫認定人是無因而生，所謂因果也是不實，目前所看生生不息，死亡不斷，是自自然然的事，那有什麼因果論的問題？這是凡夫所建立無因論。（永嘉大師證道歌：「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

什麼是無所謂性卻建立性相？就是對於空性理體的假名執著，如立名稱虛空、如來藏、寂滅、涅槃是為了方便起見，萬法的建立也是不得已。是法非法，事實諸法不實，猶如兔角馬角。法相是因為眾生迷昧而暫立，本來所立之法非實在，而迷惑的眾生卻各別認為諸法是實性，執著不放，至死無

成。這就是空性無所謂性，而凡夫卻建立性相。

總之建立錯誤觀念，就是誹謗正法，這些是愚痴凡夫妄想所生的分別心。因為他們不善觀察空性現量，而無法到達聖者境界，因此你們要勤學而遠離上述的誹謗邪見。（《大乘入楞伽經》第二）

《金剛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行深般若的菩薩，能徹見諸法性空，自然不起種種顛倒執著，就能遠離顛倒夢想。因為顛倒夢想是為生死業因，業因既無，生死自了。解脫了生死免輪迴，就是涅槃境界，所以下句說明「究竟涅槃」。

究竟涅槃。涅槃是梵音「涅槃那」的簡稱，譯中文謂滅度、寂滅、不生、無為、安樂、解脫等。唐玄奘譯為圓寂。所謂滅度者滅生死因果，度生死之橫流。寂滅者，空寂安穩，滅生死之大患。不生者，生死之苦果不重生也。無為者，無惑業之因緣再造作。安樂者，安穩快樂也。解脫者，離開眾業果。

《圓覺經》：「以因緣俱滅，故心相皆盡名為涅槃。」

圓寂者，具備一切福德智慧謂「圓」，永斷一切煩惱生死謂「寂」。詳細說明即福慧圓滿無缺（圓）。無明煩惱徹底清除（寂）。

在經典上對於涅槃有幾類詳細說明。有餘涅槃、無餘涅槃，小乘涅槃、大乘涅槃。其他尚有，法相宗所立的四種涅槃，凡夫自我計度的五種涅槃，和小乘二家所立涅槃。大涅槃經以「佛性」謂涅槃，禪宗所說「證得本來面目」是涅槃，《勝鬘經》說「如來藏」，「自性清淨心」是涅槃。

涅槃的實質意義是什麼？

《雜阿含經》說：「貪欲永盡，瞋恚永盡，愚痴永盡，一切煩惱永盡，是名涅槃。」

大慧菩薩問世尊說：「諸佛如來所說涅槃是什麼？怎樣才能證涅槃？」

佛陀向大慧說：「在自性中由業識所生的一切習氣，包括無始劫以來熏習如來藏識（阿賴耶識），和意識的妄見習染，都能徹底轉了，這樣情形，

我和三世諸佛稱名為涅槃，也就是諸法性空的境界。」

佛陀再向大慧說：「涅槃，就是聖智（空性）自覺的境界，也是遠離斷見和常見二邊的對立觀念（斷見是固執人的個體身心斷滅，不續再生之見解，即無見也。常見是固執人的個體身心過去現在未來是常住無間斷的延續，即有見也。）也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為什麼說不是常見呢？因為諸法是遠離自相（自我存在），也遠離共相（物我同體），所以不是常見，當然也不可說是斷見。因為過去、現在、未來的聖者，確實是自覺內證而達到涅槃境界，所以不是斷見。」

佛陀再向大慧說：「大涅槃是不壞滅，無生死。如果涅槃是死的話，當然是要再生。如果涅槃是壞滅的話，那應該是有為。因為生與滅是對待的法，所以涅槃不是壞滅，也不是生死，是遠離生死和壞滅。是一切聖者自我證智所歸依。大慧啊！涅槃的境界，是無一法可捨，也無一法可得。不是斷滅見，也不是恆常見。不是一理，也不是多種理，這才名為涅槃。」

佛陀又向大慧說：「二乘聲聞緣覺的涅槃境界，只是覺悟自我，和捨棄貪著外境的愛染心，而達到不生顛倒心，不起分別相。把這種完成自我的修持，作為涅槃的境界。」（《大乘入楞伽經》卷三）

從上面所了解，佛陀給大慧說明，有關「涅槃」有大乘涅槃，和二乘涅槃。大乘涅槃是證得「空性」理體，遠離斷常二見。在自證上了知理體無生死，不壞滅。在修持的心境達到無一法可得，無法可捨，真理不是斷滅見，不是恆常見。不是一，也不是多。不是自相，也不是共相，二乘涅槃是斷盡無明的愛染心，完成自我的修持涅槃。

二乘涅槃又名有餘涅槃。因為阿羅漢雖然對於無明見思煩惱，斷盡不再生起，但是尚有無始以來，深藏業識種子未滅，所以名為有餘涅槃。因為剩餘塵沙無明煩惱，所以只能滅分段生死，而變易生死未了。

大乘涅槃又名無餘涅槃。無餘就是把無始劫所有的無明煩惱完全滅盡，已無招感生死之本，所以名為無餘涅槃。這種聖者滅盡變易生死，具備法

身、般若、解脫三德，常樂我淨。這種境界，是本經所說究竟涅槃。

此外尚有自性清淨涅槃，無住涅槃。自性清淨涅槃就是真如自性，自性雖然受到外在影響而似有染污，但是自性法身清淨不變，本來具足無量無邊圓滿功德。這個性體又是眾生共有而平等，任何人不假外求而自有，尤其是清淨自在，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無住涅槃，是和前面所說的大涅槃同樣，是證得空性理體。不貪涅槃境界安樂，以大悲大智應化人間，倒駕慈航，救度六道眾生疾苦。有真實大般若智，必不沾染生死無明，因能覺知諸法虛妄，可常為眾生明燈，引導迷津。經典上：「因智慧故，不住生死；因慈悲故，不住涅槃。」無住涅槃是諸大佛陀，諸大菩薩的意境。

當初佛陀三十歲時，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夜觀明星，證悟了宇宙人生真理，也證悟人生生命是永恆無限，超越時空人我障礙，這種境界就是涅槃境界。但是願力未了，依報身還在，所以稱謂有餘涅槃。佛陀在四十九年的行化度生生涯、和光混俗，過著無著無染的生活，就是無住涅槃。八十歲在

娑羅雙樹下寂滅是證無餘涅槃。一生中由有餘涅槃的證悟進入無住涅槃的度化生涯。後來證無餘涅槃，才是真正大涅槃。

有人誤會涅槃是死後的寂滅世界，其實真正涅槃，不是離開現實世界，另尋一個不生不滅的涅槃世界，而是把當前的世界成為涅槃世界。也不是離了現實的人生，另尋一個涅槃的人生，而是把當前自心所蔽的種種無明煩惱，完全斷盡，這樣就是得到涅槃真實境界。佛陀菩提樹下的開悟，三更入室後的慧能，站立不動的慧可，覓罪不得的僧璨，無縛無解的道信，皆是當下證得涅槃的高僧大德。

涅槃後的人生，應該有什麼境界？

一、涅槃的人對世情不貪著，不牽掛——證涅槃的人，明白諸法緣生緣滅，我體生命亦然，一切隨緣生活，隨境而住，安然自在，不起迷惑，不起愛憎，心行平直。如孔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如神光混入市肆人群三十四年，善自調心不沾一物。如慧能為避開奪衣鉢的師兄們，隱入深山與獵人群

居，拾樹葉、野菜生活，十五年不以為苦。如龐居士雖有妻子兒女，堅守梵行，視一家妻小為修道伴侶。雖住紅塵而不染一塵，所謂「百花叢裡過，香味不沾身。」其實修道人，若一絲一毫貪著牽掛，就不能到達涅槃世界，如金碧峰禪師，貪愛一塊玉鉢，差點失掉慧命，重落閻王之手。所以修道人不起迷情妄念，不受世情干擾，所謂「八風吹不動」慎慎慎。

二、涅槃的人對死亡不畏懼——其實貪生怕死是眾生的本能，什麼人都想多活幾年，甚至最好永久不死，當然免死是辦不到的事。可是凡夫因迷妄，對生死產生偏差觀念，因此墮落生死環內輪迴不息。證涅槃的人，明白諸法空性，生死輪迴也空，有六根的形成，乃是業識蒙蔽「如來藏」為種子，才有短暫生命生滅。能夠了脫生死，只要釜底抽薪，斷盡無明煩惱，生死就免了。所以證涅槃的人，不把生當做可戀，也不把死當做可怕，只要能夠準備死後資糧，了知死後去處，就無罣無礙，生死自在。如龐居士父子，說走就走，視死亡如遊戲。五台山隱峰禪師更為怪異，死前問徒眾說：「除臥死、

坐死之外，有立死的嗎？」徒說：「有。」隱峰又問：「有倒立死否？」徒答：「沒有聽過。」師就倒立而化，衣服仍然順體。火化不燃燒，隱峰胞妹出家為尼，聞後前來向其兄身體說：「生時古怪，死後作怪，放去怪異，何等自在。」說後一推便倒，而後火化。

一位比丘尼叫優婆先那，一日在洞窟打坐時，被毒蛇咬傷，她弟子看後，急得哭了，要趕快帶她求醫，而優婆先那很安詳說：「不必了，毒蛇液已蔓延全身。」弟子們一聽都哭了，這時優婆先那很鎮靜叫人去請舍利弗來吩咐後事。當舍利弗來時，看到優婆先那很平靜含笑相迎，一點也沒有死前驚怖，就問：「優婆先那，妳被毒蛇咬了，即將死去，為什麼氣色這麼好，還滿面笑容？」優婆先那直呼尊者說：「我最近修行『空觀』知諸法皆空之理，一切皆為因緣所生，我把自己安在無住涅槃之中，今日毒蛇只能咬我身體，咬不到我已修證涅槃寂滅的心。」遺囑交代後非常自在涅槃了。

三、涅槃的人身如大地——大地廣厚，承載養育萬物。各類生命，無不托

生大地，而得到生生不息，中庸所謂：「載華嶽而不重草木生之，禽獸居之，黿、鼉、蛟、龍、魚、鱉生焉。」涅槃的人是有渾厚的德性，有包容的心量，為了廣度眾生、造福眾生，如大地承載萬物，忍辱負重，擔當一切度眾生責任。

四、涅槃的人身心如蓮花——蓮花在國人心目中是代表君子。因為它有潔淨特質，就是出污泥而不染。涅槃的人雖然身住娑婆人間和光混俗，但是已除貪愛痴迷，而不被人情世道染污，更可貴的是，涅槃的人也不起無漏清淨涅槃想，把染淨俱忘。

五、涅槃的人身心如水——水對人類、萬物實在太重要，從食用到洗滌、灌溉，莫不盡受其恩。老子說：「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意思是說明水滋潤群生，利益萬物，處理人間污穢（洗滌）回復其清淨，尤其水性居下、而不好高。下流而不擇地，被用不擇人，也不擇物。菩薩以平常正直心教育眾生，善者也教育，不善者也教育。使眾生能去除無明污穢染

著，以免輪迴六道，受盡苦厄。尤其循循善誘，以至明理修證，如水運行天上人間，而不間斷。菩薩隨緣度眾生不居位、不貪功，吞聲忍氣不與人爭，有如水性利益群生而不爭，因此說明涅槃的人身心如水。

綜合本段經文的經義，說明菩薩依般若明了諸法皆空，因此內心不執著諸法，既然沒有執著就沒有罣礙，沒罣礙還有什麼恐怖。既無恐怖，顛倒夢想自然消失，終其究竟自然獲得解脫，而菩薩所得的是究竟涅槃。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經文前段是說明，菩薩是依般若波羅蜜多，到了究竟涅槃的境界。而本段是說明佛陀依般若波羅蜜多達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證明般若是成就菩薩道，成就佛道，獨一無二的法門。

佛陀在菩提樹下初開悟時說：「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性智。」眾生既有如來性智，當然眾生個個能與佛陀一樣，證得「菩提」。只要依般若為

依歸，自能得大涅槃佛位。其實三世諸佛都是認定「佛與眾生平等，皆有如來智慧德相。」既有德相，當然夠資格作佛。那麼三世諸佛是根據什麼成就菩提？當然是依般若波羅蜜多，因此佛陀說出「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

三世。從時間說，三世就是過去、現在、未來，這是依時間說的。我們知道宇宙二字是代表時間和空間，又說浩瀚宇宙，是表示時間無限和空間無限。人是活在有對待的世界裡，有日月輪轉，來形成日夜的二種不同的境象，也因此情形造成時間，有時間的事實，所以有過去、現在、未來。如去年、今年、明年，昨日、今日、明日都可稱為三世。根據佛經記載，過去劫為「莊嚴劫」，現在劫為「賢劫」，未來劫為「星宿劫」（劫也可代表時間）。所謂三世諸佛，是說明「莊嚴劫」有千佛成就，「賢劫」也有千佛成就，「星宿劫」也有千佛成就。至於現在世的「賢劫」已成就的佛，有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在「賢劫」的時間前三位可稱

為過去佛，釋迦牟尼可稱現在佛，未來佛是彌勒佛，第六位是師子佛，最後第一千位樓至佛是「賢劫」中最後一位。

佛是佛陀的簡稱。梵語佛陀，譯中文為覺者，覺者是覺悟的人。在十法界中覺悟的人有四種，稱為四聖，包括阿羅漢、辟支佛、菩薩、佛陀。佛陀是四聖中最高級的聖者，因此佛陀二字譯為「大覺者」比較妥當。

《大智度論》說：「佛名為覺，於一切睡眠中最初覺故，名為覺。」也譯為智者。覺有覺察和覺悟二種意義。

覺察六道生死輪迴的主因，是無明煩惱。而集眾業為因，才有三界、六道充滿眾苦之果報。覺察眾生認苦為樂，不明三界如火宅，是眾苦充滿。覺察眾生認假為真不明萬有為緣生，當體是空。覺察眾生太計較有我，不明四大和合的身心是空，本來無我，因執著有我，所以關心我體，以及兼有的環境，在自私和不知足的情形下，一味貪取佔有，因此造成無窮無盡危害自己的罪業，從此輪迴六道生死。

覺悟人生是苦、空、無常、無我，一切有情是緣起性空的道理。覺悟宇宙、萬有、人生的真理實相，覺悟脫離生死輪迴的大道理。覺悟諸行無常，是生滅之法，生滅滅已，寂滅之境為樂。

佛又譯為智者。是大智慧的人，不但能自覺，也能覺他，成就覺行圓滿。

自覺——外能覺悟諸法幻化無常，內能覺悟人人皆有不生不滅的佛性。

覺他——眾生不能解脫，因為沒有覺悟。而佛陀雖能解脫，不忍坐視不救，因此將所覺的道理，一一啟示眾生，積極活動，努力救度，使大地眾生同登覺岸，獲得解脫。

覺行圓滿——在自覺和覺他的兩種功德，做到究竟圓滿。自覺方面，從斷無明煩惱開始，以至業識種子淨盡。覺他方面，從自覺後，依上乘法門，發菩提心，終生做弘法利生工作，覺悟法界有情。如釋迦牟尼佛，從出家菩提樹下證道為自覺，四十九年說法度生為覺他，直到娑羅雙樹下示寂為覺行

圓滿。

二乘中的聲聞和緣覺同有覺悟，為什麼不能稱謂佛陀。因為二乘聖者雖有覺悟，僅有得到偏空之理，尚有塵沙無明，可以說自覺未圓滿。尤其是只顧私利，自求解脫生死，這種自求多福的二乘聖者，不發無上道心，不做利生工作，被世尊喻為焦芽敗種。如草芽已被燒焦，種子腐敗已無生機。《維摩詰經》說：「二乘如焦芽敗種，不能發無上道心。」至於菩薩雖然努力覺他利他，但是功德未到圓滿，同時尚有細微無明未斷，所以也不能稱為佛陀。菩薩如十三、十四月亮（慧未足，功德未圓滿），佛陀如十五夜明月當空，盈滿普照大地。

三種覺的道理與大學三綱領相同，自覺者「在明明德」，覺他者「在新民」，覺行圓滿者「在止於至善」。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梵語，譯中文者，阿耨多羅譯為「無上」，三藐譯為「正等」，三菩提譯為「正覺」，合起來是「無上正等正覺」。順說

是，覺知一切真正平等的真理，所得的無上智慧。也可說，三世諸佛以妙智妙慧，所修所證，而達到最徹底、最究竟而無可比的功德圓滿，叫「無上平等正覺」。反過來說，要達到最究竟的功德圓滿，一定要有正確的覺悟「正覺」。有正確的覺悟，才能遍知一切法而不顛倒。覺悟正確，才能做到真正平等圓滿的利他工作「正等」。「正覺」是智慧圓滿無上，「正等」是利他功德圓滿無上。福慧兩足，究竟圓滿，因此佛陀稱謂「無上平等正覺」。阿羅漢、辟支佛等二乘聖人，雖然有正覺，能覺悟解脫生死的大道理，但是只求自利，不能利他，念思還是偏而不正，沒有平等普化眾生心意，所以沒有正等可言，也沒有正等功德可得。

對於菩薩來說，雖然能夠自覺「正覺」，也能做利生的覺他「正等」，可是自證智慧未圓（尚有微細無明），利他功德未滿（還要下化眾生），因此僅可稱「正等正覺」，不能稱「無上平等正覺」。

二乘聖人自覺所得的涅槃，謂「偏空涅槃」（有餘涅槃），而菩薩由

自覺而覺他，自覺覺他還要繼續努力上求，因此，所得涅槃，謂「無住涅槃」。佛陀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已徹底達到最究竟境界（無上）。因此，佛陀的涅槃謂之「大涅槃」。佛陀的大涅槃，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正等正覺）。

上面所研究的道理，是大覺者佛陀慈悲開示，相信大家研究後，就能了解怎樣上求佛道，怎樣下化眾生，而到涅槃境界。切不可再作糊塗人，毫無準則空談闊論，或者妄想瞎修，自認正途，自誤誤人，到最後一事無成而悔恨。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這段文是讚美、讚嘆之詞，讚嘆般若的功用，是達到不可思議的力量，菩薩和佛陀是依般若而達究竟涅槃，就是眾生依般若也能解脫生死苦厄，超

凡入聖。般若的殊勝功德是無可比喻，所以特舉四種咒語功能來讚嘆它，說它好像是「大神咒、大明咒、無上咒、無等等咒」的功德一樣。為什麼以咒來比喻？

我們先從眾生根性說起。眾生的根性蔽染不同，智愚殊異。因此，佛說說法利生有顯有密。比如經中所顯示的道理，為引導眾生修持，所以謂之顯教。眾生能依法修行，自能開發智慧，滅除煩惱，以至於脫生死。密說者咒語，如本經下文「揭諦揭諦……」《楞嚴經》的「楞嚴咒」，《藥師經》的「藥師咒」，《彌陀經》的「往生咒」，「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羅尼咒」（大悲咒）……等等。眾生能至心持誦者，能獲得不可思議功德，如增長福慧，消滅業障等等。咒語是不重視解釋，但是其中已受諸佛菩薩威力加被，具足不可思議的祕密力量，極大神威，能令眾生卻除黑暗，露顯光明，乃至得證無上菩提。

如大悲咒之殊勝。一、是過去九十九億恆河沙數諸佛所說，當初觀世音

始證初地，後受於千光王靜住如來開示此咒殊勝。觀世音菩薩一聞此咒，即超第八地，心生歡喜，發誓弘揚，安樂眾生，即時應願，身體生了千手千眼。二、觀世音菩薩白佛言：「若諸眾生誦持大悲神咒，墮三惡道者，我誓不成正覺。誦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諸佛國者，我誓不成正覺。誦持大悲神咒者，若不得無量三昧辯才者，我誓不成正覺。誦持大悲神咒者，於現在生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為大悲心陀羅尼也。惟除不善，除不至誠。」三、持誦大悲咒者即得佛身藏，受九十九億恆河沙數諸佛所愛惜。即得光明藏，受一切如來光明照。……甚至得到數不盡的感應，除卻世間八萬四千種病，得到安樂延年。臨命終時，任何佛土，隨願得生。（《大悲心陀羅尼經》）。

就是一句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彌吽」也能成就不可思議功德，而證圓通。諸位！咒語是何等殊勝。

因為般若波羅蜜多的殊勝太不可思議，所以佛陀以大神咒，大明咒，

……等比喻，甚至肯定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大神咒：說明般若波羅蜜多，能夠使受持的人，驅除煩惱障礙，解脫生死苦厄，妙力如神，因此，讚嘆喻為大神咒。

大明咒：說明般若波羅蜜多，能夠使受持的人，打破愚痴迷執，照見無明虛妄，因此，讚嘆喻為大明咒。

無上咒：說明般若波羅蜜多，能夠使受持的人，直證無上涅槃妙果，世出世間無他法能勝過此，可說是至高無上，因此，讚嘆喻為無上咒。

無等等咒：說明般若波羅蜜多，能夠使受持的人，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其他無一法能與相等，因此，讚嘆喻為無等等咒。

般若波羅蜜多有上述的神妙，確確實實能啟發眾生智慧使眾生遠離顛倒妄想，斷除生死業因，自無一切苦厄，因此，再強調「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如《金剛經》說：「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這種沈痛勉勵的語詞，為了使大地眾生堅定信念，好好精進努

力，以便將來與諸佛陀同證菩提。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上面已將般若波羅蜜多的功用，非常詳細說明，甚至佛陀也交代般若波羅蜜多，像咒一樣神妙莫測，只要肯依般若去修，一定可以離開一切生死苦厄，得到無上菩提。可是為了根鈍的眾生，也能明白般若的好處，因此說出四句密咒，好使現在、未來有情眾生，能至誠受持，便與諸佛陀感應溝通，而獲得究竟解脫。

此咒只有四句十八字，好記也容易受持，具有不可思議功用，只要眾生至誠念誦，自能生出靈感效驗，而開發智慧，令身心安寧，消災滅罪等等（如前面所述）。總而言之，持咒功德非常神妙，不是語言文字可以形容的，但是一定要有虔誠的心，才能搭起與諸佛菩薩溝通的橋樑。誠如易經所

說的：「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孔夫子申明解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論語說：「道不同不相為謀。」因此，一定要信念十足，相信佛陀所說的話，遵照經義，做該做的事，行該行的路，另一方常持「心經」、「大悲咒」，以祈早日完成內心清淨，得證菩提。

咒的神祕，不是凡夫、聲聞、緣覺所能了知其蘊含的深義。為什麼？因為凡夫與二乘聖者的功力，還未到達了知的境地，所以被視為神祕。套一句莊子說：「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古來翻譯經典的諸大德，不把咒語翻譯是有二點原因，一、譯後會失去原意。二、眾生看譯文容易生起分別心，至誠信念不能落實。不但中國高僧大德不解釋，就是印度修行者也未解釋。區區四句神咒，就能救度眾生，可見諸佛菩薩的大悲心無微不至，無所不被，只要大地眾生速速回頭，同登覺岸，莫不受其加被眷顧。

五、後記

般若心經的研究，自開課以來歷經數月，總算功德圓滿，常照承蒙在座諸位菩薩鼓勵，真是獲益匪淺。大道理的參研是相輔相成，假如沒有諸位的毅力，不受風雨阻隔、披星戴月來參加，當然這般若心經法會，就難以圓滿成功。

在研究中大家更加了解，諸佛菩薩所成就的，不是毫無程序、毫無原則、毫無方針的盲修瞎行，也不是淺薄的我見我思帶動行為。諸佛菩薩是把思想觀念建立在般若妙智，才理出一正確方針，而後逐步努力進修，以至於功德圓滿。

原來菩薩從覺悟空性理體，證知如來藏，本來無所謂生也無所謂滅，也無所謂垢淨，也無所謂增減。現象界一切無論心法、色法皆是緣起而性空，所以不可執著諸有，一旦有所執著，就產生偏差。因此，要去掉五蘊色、受、想、行、識的念慮，也去掉六根所對的六塵境，以及六識緣影，這樣無

明煩惱就無從生起。藏識中的業識種子一旦淨盡，生死自了，六道苦厄自然結束。

諸佛為了普度眾生同歸正覺，因此，倒駕慈航，出現世間，說法度生。今日大家能夠自覺，不可做一個自了漢，一定要有大菩薩的精神，依般若波羅蜜多，證知無智無得的真實性空，要與眾生共成一體，不但自己要達到無上正等正覺，也要設法使每個眾生開悟，同樣達到無上正等正覺。這種心思意境，才能顯出大菩薩精神，也是修道人行道佈德的偉大精神。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釋

作者：釋常照

出版所：彌勒講堂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50號8樓

電話：(07)3234299 · 3221229

傳真：(07)3133360

郵政劃撥：42235642 戶名：王重人（釋如崑）

網址：<http://maitreya.sun.net.tw/>

E-mail：maitreya@seed.net.tw

承印：宏祥印刷廠

地址：鳳山市八德路356巷3號

電話：(07)7761351

出版日期：2007年9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180元

ISBN：978-986-80145-4-1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釋 / 釋常照著. -- 初版.

-- 高雄市 : 彌勒講堂, 2007.09

面 ; 公分

ISBN 978-986-80145-4-1(平裝)

1. 般若部

221.45

96016514